

1909

年

第

卷

第

3

期

小說時報



第一年第三號

有正書局精印美術圖畫價目表

中國名畫第一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唐楊昇雪霽圖幅。元王叔明青卞隱居圖幅。元陸天游丹臺春曉圖幅。元吳仲圭墨竹幅。明文徵明溪橋策杖圖幅。明董香光山水幅。王烟客仿大痴山水幅。王麓臺仿大痴山水幅。王石谷仿荆浩山水幅。王石谷山水畫冊之一二。御題南田畫冊第一第二第三。羅兩峯妻方白蓮夫人畫杜鵑花

中國名畫第二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唐尉遲乙僧畫天王像。宋趙松雪畫馬橫幅。宋管仲姬竹亭高逸圖橫幅。明沈石田山水仿古九段錦畫冊一二。明唐六如山水雲槎圖卷。明仇十洲山水雲槎圖卷。王麓臺仿倪高士設色平遠立軸。王麓臺仿大痴山水立軸。王石谷畫冊之三。御題南田畫冊第四第五。湯雨生桐蔭書屋橫幅。戴醇士山水卷第一第二第三

中國名畫第三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王齊翰挑耳圖。挑耳圖題跋。元九龍山人層巒疊嶂圖。元馬文璧秋山遠寺圖。沈石田九段錦之三松竹茅亭。唐六如秋林叢竹圖。陳老蓮仿唐人春秋圖。藍田叔喬岳高秋圖。王廉州畫冊之一。吳墨井摹黃鶴山人山水。王石谷山水冊之五。御題南田畫冊第六。王麓臺做黃鶴山樵丹台春曉圖。王麓臺做梅道人山水。大漁子溪山釣艇圖。石溪風雨圖。恽南田秋聲圖扇面

中國名畫第四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北宋孫太古達摩像。趙松雪楊妃簪花圖。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四。沈石田杏花書屋圖。唐六如桐陰玩月圖。王烟客南山松柏圖。王廉州仿梅道人溪亭山色圖。御題南田畫冊第七。石谷山水冊之六。王石谷奇峯出雲圖。王麓臺做高尚書雲山圖。張大風草堂讀書圖。錢南園畫馬。郎世甯畫虎

中國名畫第五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宋夏珪山水卷第一二。闕名雪景仕女圖。元梅道人水竹居圖。明沈石田秋林黃葉圖。明唐六如秋風扇圖。王廉州雲壑松陰圖。湯雨生石橋流水圖。王石谷雪景圖。王麓臺畫贈石谷山水。石溪上人秋山釣艇圖。戴醇士擬退思巖圖。蔣廷錫御園瑞蔬圖。羅兩峯畫蘭石梅花雙軸

中國名畫第六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董元萬木奇峰圖。北宋趙昌粉花。元盛子昭秋林漁隱圖。明程孟陽山水軸。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五。御題衡文山水軸。明仇十洲擣衣圖。王烟客擬一峰筆意山水。王麓臺瀟湘夜雨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八。王石谷山水冊之七。王石谷溪堂詩思圖。戴醇士山水軸。王石谷楊西亭合作松鶴竹石軸。黃尊古山水軸

中國名畫第七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圖。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六。吳墨井仿趙大年湖天春色圖。御題南田畫冊第九。王烟客仿梅道人

夏木垂陰圖。王廉州陡壑密林圖。石谷畫冊之八。王石谷泰嶽松風圖。王麓臺富春大嶺圖。王麓臺仿趙松雪松溪仙館圖。查二瞻風雨歸舟圖。蔣南沙着色萱化。沈南蘋秋棠錦鷄圖。鄭板橋畫菊。金冬心畫鍾馗

中國名畫第八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北宋范華原秋山蕭寺圖卷。王石谷臨柯敬仲竹石小景。明楊龍友深谷吟秋圖。王石谷山水冊之九。明唐六如藕香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十。王烟客做大痴山水。吳墨井南嶽松雲圖。王麓臺做子久擬北苑夏山圖。改七薊天女散花圖。王麓臺平岡曲澗圖。沈南蘋設色雙鳳圖。王麓石谷盧鴻草堂圖。禹之鼎畫王漁洋踏雪尋梅小影

中國名畫第九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宋靈修寺觀音畫像。王石谷山水冊之十。元錢舜舉畫陶淵明策杖圖。王麓臺赭色山水。明李流芳山水。新羅山人竹林雙兔。明仇十洲秋林聽瀑圖。明莫雲卿山水。明馬湘蘭畫蘭竹。查士標山水。王烟客墨筆花卉。王東莊淺絳山水。王廉州翠峯萬木圖。董蔗林芝仙祝壽圖。王石谷仿巨然秋江漁樂圖。禹之鼎畫納蘭成性小照天香滿院圖

中國名畫第十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元王叔明秋林晚翠圖。明丁南羽菩提樹下佛像。明仇十洲春龍起雲圖。王廉州松澗泉聲圖。王石谷楊子鶴王漢藻合作歲寒三友圖。王麓臺溪橋流水圖。八大山人山水。新羅山人采蓮圖。漸江上人做倪雲林小景。蕭長教子圖。錢南園三馬圖。王東莊山水。御題李世倬殘臘分粥。羅兩峯飲篠園圖。錢叔美仙壑螺舟圖。金冬心畫竹

中國名畫集全年一份共十集洋十二元郵費不取

正書局精印美術圖畫價目下

第一冊 董香光山水冊 紙本墨筆山水八開字題十開共十 八頁 定價一元二角 郵費五分

第二冊 暉南田山水冊 山水八開題字八開共十六頁 定價一元二角郵費五分

第三冊 暉王山水合冊 南田墨筆山水四開石谷山水八開 定價一元

第四冊 王石谷洞庭秋色長卷 有翁叔平相國題誌 定價六角

第五冊 石濤山水冊 陶齋尚書藏為石濤最佳之作每冊定價七角

第六冊 南田花卉山水合冊 崑聽彝觀察藏每冊 定價八角

第七冊 御賜竹鑪山房王子孟端畫卷 此卷乃高宗賜惠山竹鑪山房者高宗南巡三次皆有御題於上誠著名之至寶也合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第八冊 畫中九友山水合冊 陶齋尚書藏乃吳梅邨評隲同時之畫中九友主賓十人之名蹟合印一冊定價一元

第九冊 扇面第一集 明清兩朝大家所作擇最精者先印成冊 平等閣藏定價一元

第十冊 藍田叔山水冊 定價一元五角

第十一冊 四王暉吳山水合冊 計煙客一頁廉州一頁石谷二頁麓台四頁南田三頁墨井一頁皆極精之作顧鶴逸觀察藏 定價八角

第十二冊 金冬心畫梅小冊 此冊為冬心最精之作畫之超逸字之可愛題句之有味均稱得未曾有共十二頁一冊定價八角

第十三冊 王石谷仿古山水冊 此冊十

二頁乃石谷中年用功時仿臨宋元各家誠為石谷生平合作此冊與印入中國名畫集內陶齋尚書所藏之冊端稱雙璧明眼人當自知之後有吳榮光題誌一頁辛仿蘇部郎藏茲用珂羅版精印以供同好每冊定價一元五角

第十四冊 石谷太白觀泉圖長卷 此卷為增補民觀察所藏極工秀之能事最便於臨學共印成一冊 定價六角

第十五冊 扇面第二集 平等閣藏定價洋一元

第十六冊 錢叔美山水人物冊 此冊精秀絕倫為中國美術品之佳者全冊十二頁樊樊山方伯藏 定價一元二角

第十七冊 羅兩峯畫冊 此冊為兩峰精意之作樊樊山方伯藏每頁有方伯題詠于上端稱三絕也每冊十幀 定價一元

第十八冊 王廉州山水冊 此冊為王氏家傳之寶世守勿失者有王氏昆季子孫題誌畫乃仿宋元各家初為六幅後復增仿倪一幀又自題兩幅共九頁誠為廉州得意之筆也定價八角

第十九冊 黃子久秋山無盡圖卷 定價大洋五角

第二十冊 明代名畫集錦冊 金石書畫賽會審定精品蔡伯浩觀察藏每冊定價八角

第二十一冊 國朝名畫集錦冊 金石書畫賽會審定精品蔡伯浩觀察藏每冊定價一元

第二十二冊 扇面第三集 定價大洋一元

第二十三冊 石谷竹林漁村圖長卷 定價八角

第二十四冊 湯雨生全家夫婦子女畫山水花鳥仕女草虫合冊 定價一元

外冊第 戴醇士山水花卉冊 一元

外冊第 石谷臨安山水色圖長卷 八角

外冊第 戴醇士三卷合冊 定價六角

外冊第 扇面第四集 定價大洋一元

外冊第 蔣南沙花鳥草虫冊 定價一元二角

外冊第 翁松禪人物山水冊 定價八角

外冊第 李復堂寫生冊 定價八角

外冊第 天然習畫帖 定價六角

外冊第 元柯九思竹譜 定價七角

外冊第 丁南羽達摩面壁圖立軸 沈石田山水秋林雅集圖立軸 文衡山寒烟半壁圖立軸 文徵明山水立軸 黃石齋畫松石立軸 唐六如畫人物立軸 王石谷仿大痴山水立軸 蕭寺圖立軸 王石谷仿大痴山水立軸 石谷北溪草堂圖 王麓台仿巨然山水 吳墨井乾坤一艸亭圖立軸 石谿上人墨筆山水 仿子久山水立軸 石谿上人墨筆山水 軸 新羅山人畫秋林鴉鵲立軸 張大風 草堂讀書圖 戴醇士松林飛瀑圖立軸 高其佩五毒圖 以上每種洋一角

外冊第 黃一峯陽洞天圖山水軸 王叔明青卞隱居圖大軸 王石谷竹林棲鶴圖大軸 王石谷仿天游山水大軸 王廉州仿梅道人仙山圖大軸 御題董香光婉孌草堂圖大軸 今上宣統皇帝二尺餘大軸 趙松雪容天 禮佛圖大軸 仇十洲彈篋篋美人大軸 王石谷平坡曲澗圖大軸 王石谷春樹圖大軸 翠圖大軸 王石谷春樹圖大軸 世甯嬰戲圖大軸 以上每種洋三角

小說時報第三期目錄

(一) 短篇新作

絳衣女

(夢)

邵飛飛

(微)

(二) 名著雜譯

火車客

(笑)

薔薇淚

(夢)

(三) 各國新聞

空中飛板

(冷)

怪美人

(冷)

(四) 長篇名譯

豆蔻葩

大俠錦幟客傳

下卷

(蟻)

(笑)

共十二章

(五) 雜記隨筆

平等閣瑣言

息樓談餘

其餘尚有滑稽問答新物新語世界叢談等等不列目

本報通告一

(一) 本報每期小說每種首尾完全。即有過長不能完全之作。每期不得過一種。每種連續不得過二次。以矯他報東鱗西爪之弊。

(二) 本報每月一期。每期均有定日。即或中有改變。亦必以半年六期為一結束。六期之內決不中變。以矯他報有始無終之弊。

(三) 本報每一期內所有小說自成一結構。每半年六期內又成一大結構。既便分閱。又宜合觀。以矯他報東拖西扯之弊。

(四) 本報每期均用大紙。每頁均用五號細字。每種小說接頭處均有筆記。圖畫補滿。以矯他報紙多字少之弊。

(五) 本報每種小說均有圖畫。或刻或照。無不鮮明。不惜重資。均請名手製成。以矯他報因陋就簡之弊。

凡此五者。一一俱實。在本報決非自誇。閱者。苟閱一二期。當信斯言不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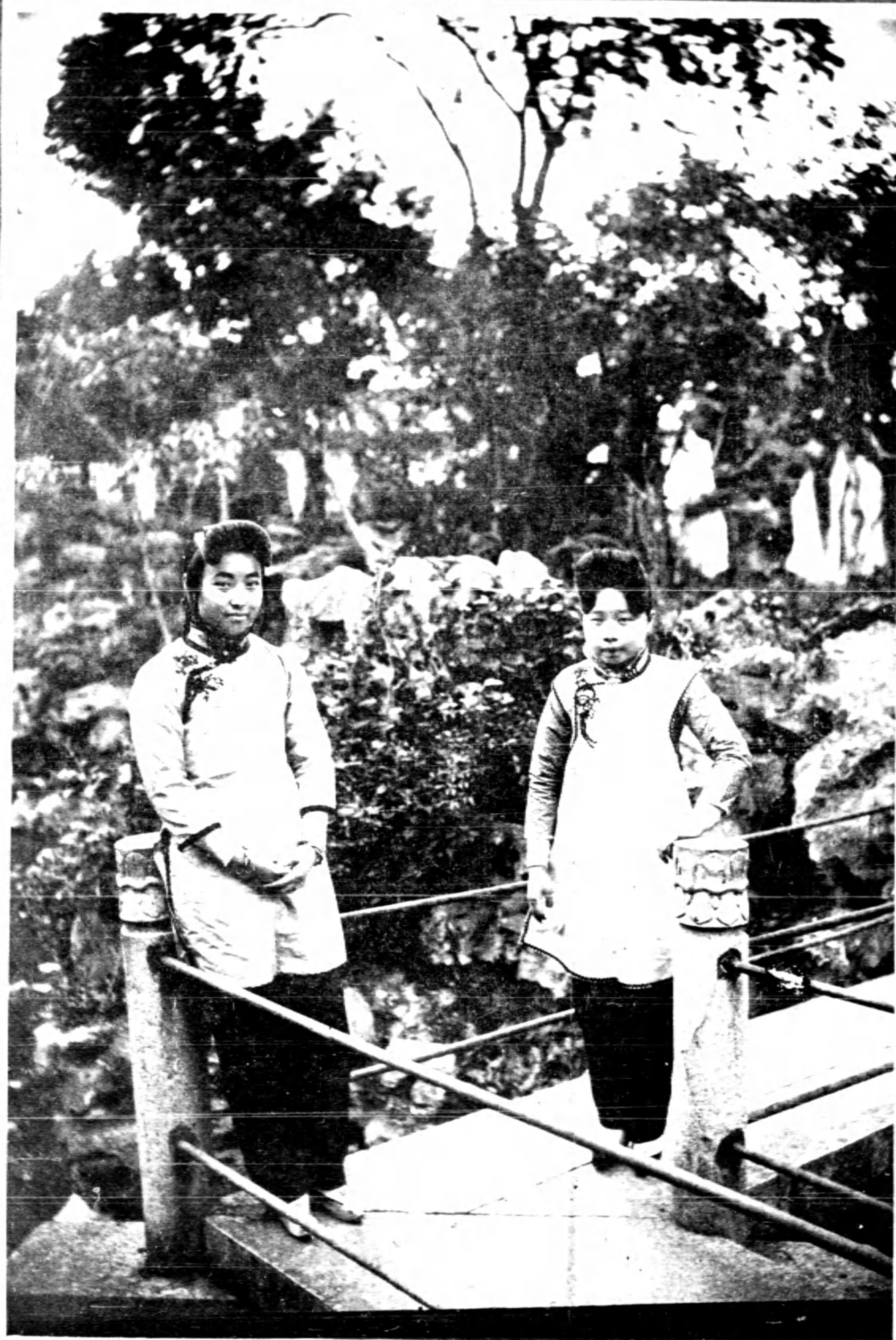
本報通告一

- (一) 購稿 如願售稿本報者價直略分三等第一等每千字兩元半第二等每千字一元半第三等每千字一元
- (二) 徵稿 本報如遇命題徵稿時價值等第各以其題之難見長短臨時定價
- (三) 投稿 如有異聞逸事崇文宏論詩記歌詞等類欲藉本報發表不願取資者本報苟經登錄亦必略有報酬用答高誼
- (四) 原稿 無論購稿徵稿投稿既承惠寄登與未登原稿一概不能寄還以免寄失寄誤等種種糾葛尚祈原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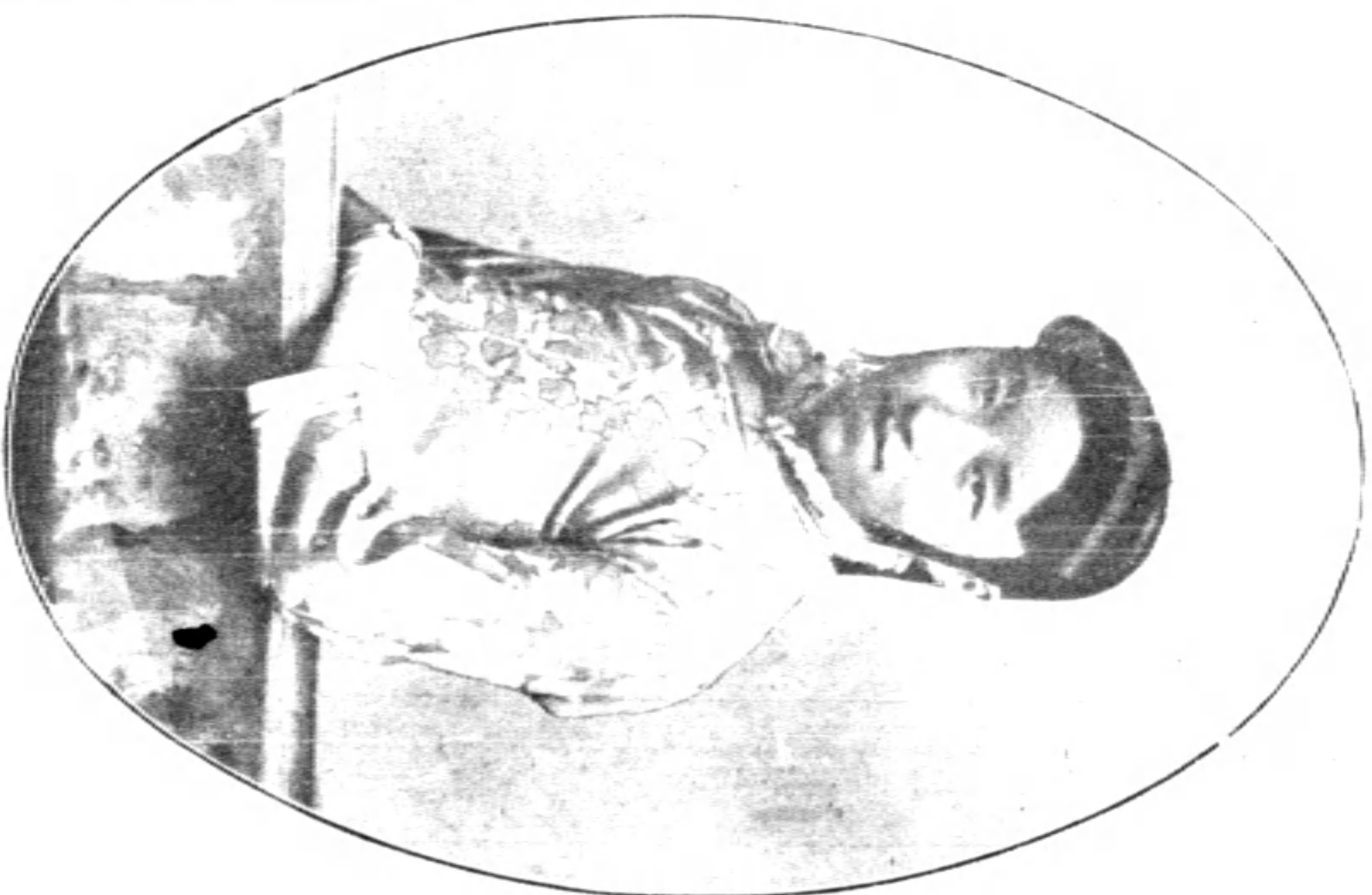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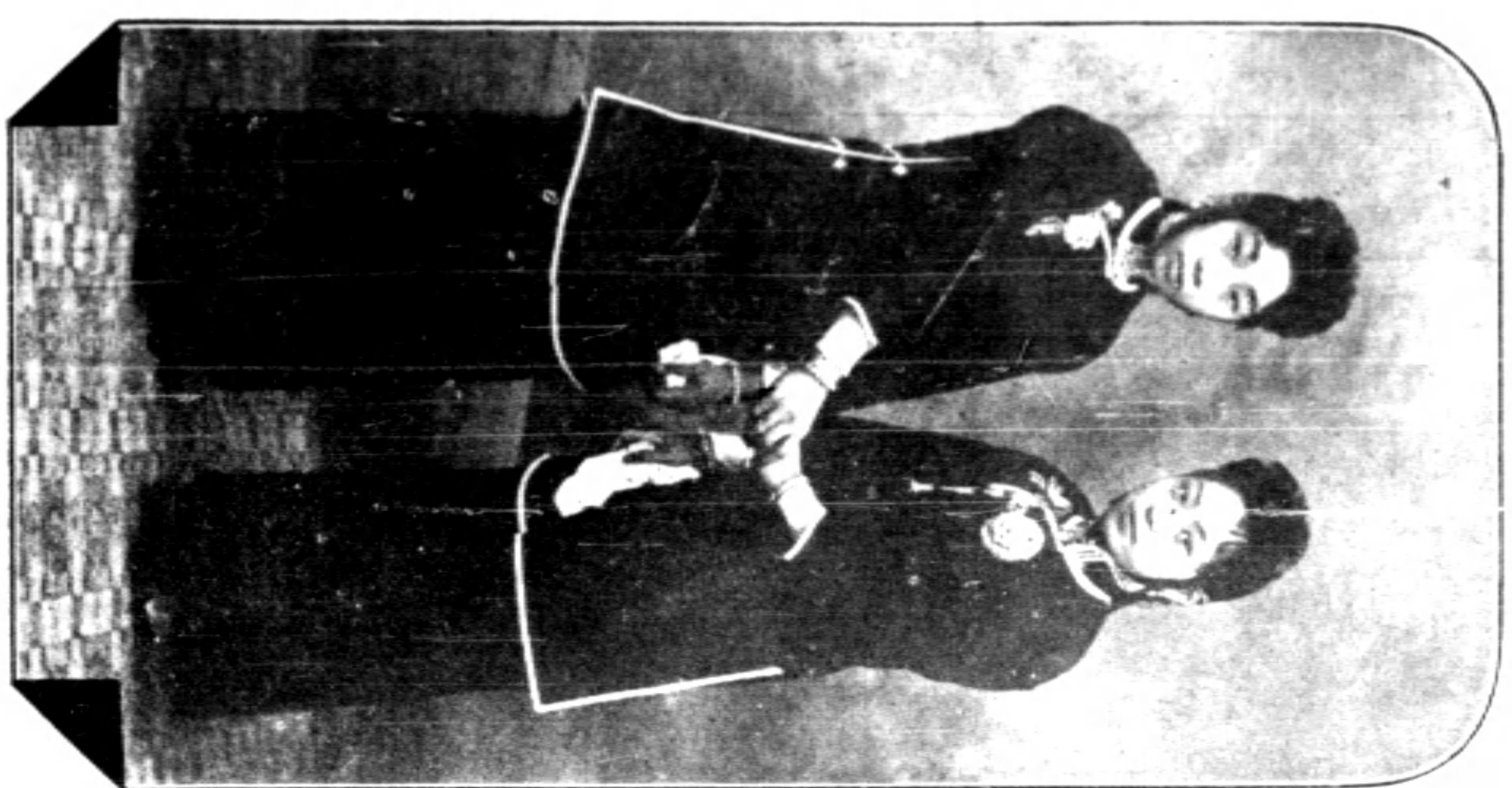


寫真募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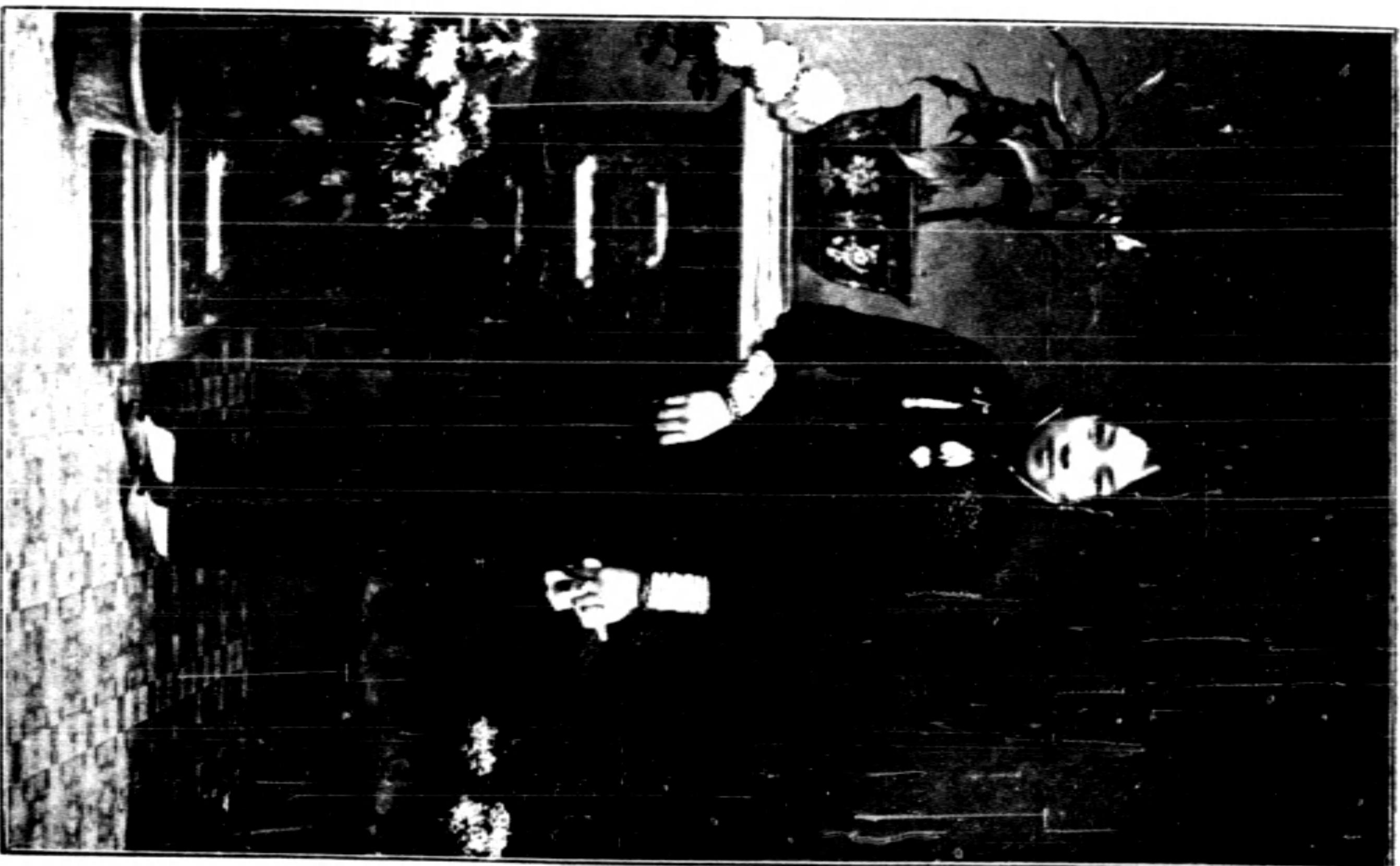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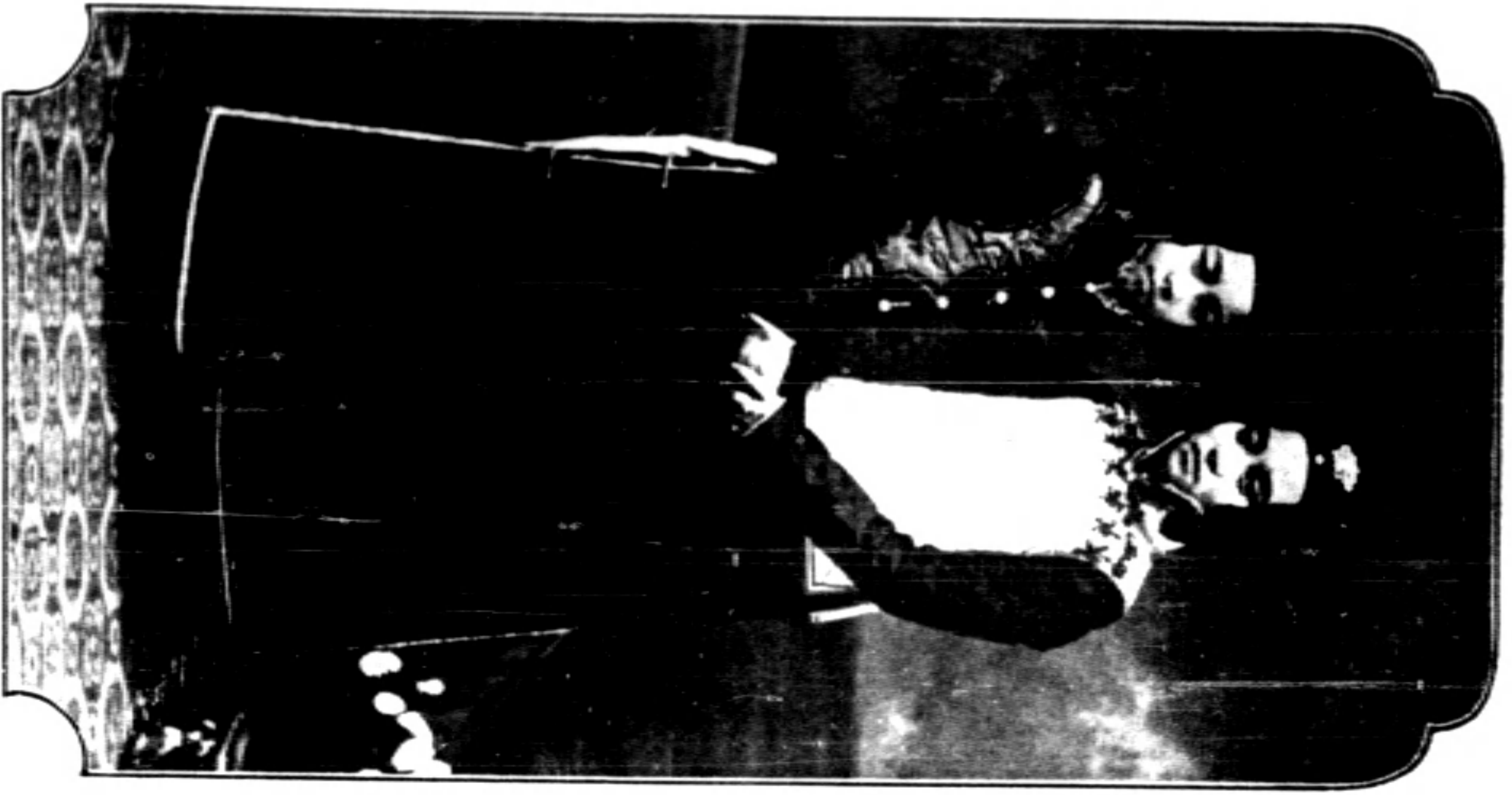
- 一 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
- 一 風景 乞註名勝及在何地
- 一 風俗 乞註事狀及在何處
- 一 凡登出後即奉贈本報一冊
- 一 來件須書明寄上海小說時報社收
- 一 登與不登來件概不寄還



蘇州名妓金鳳在西園撮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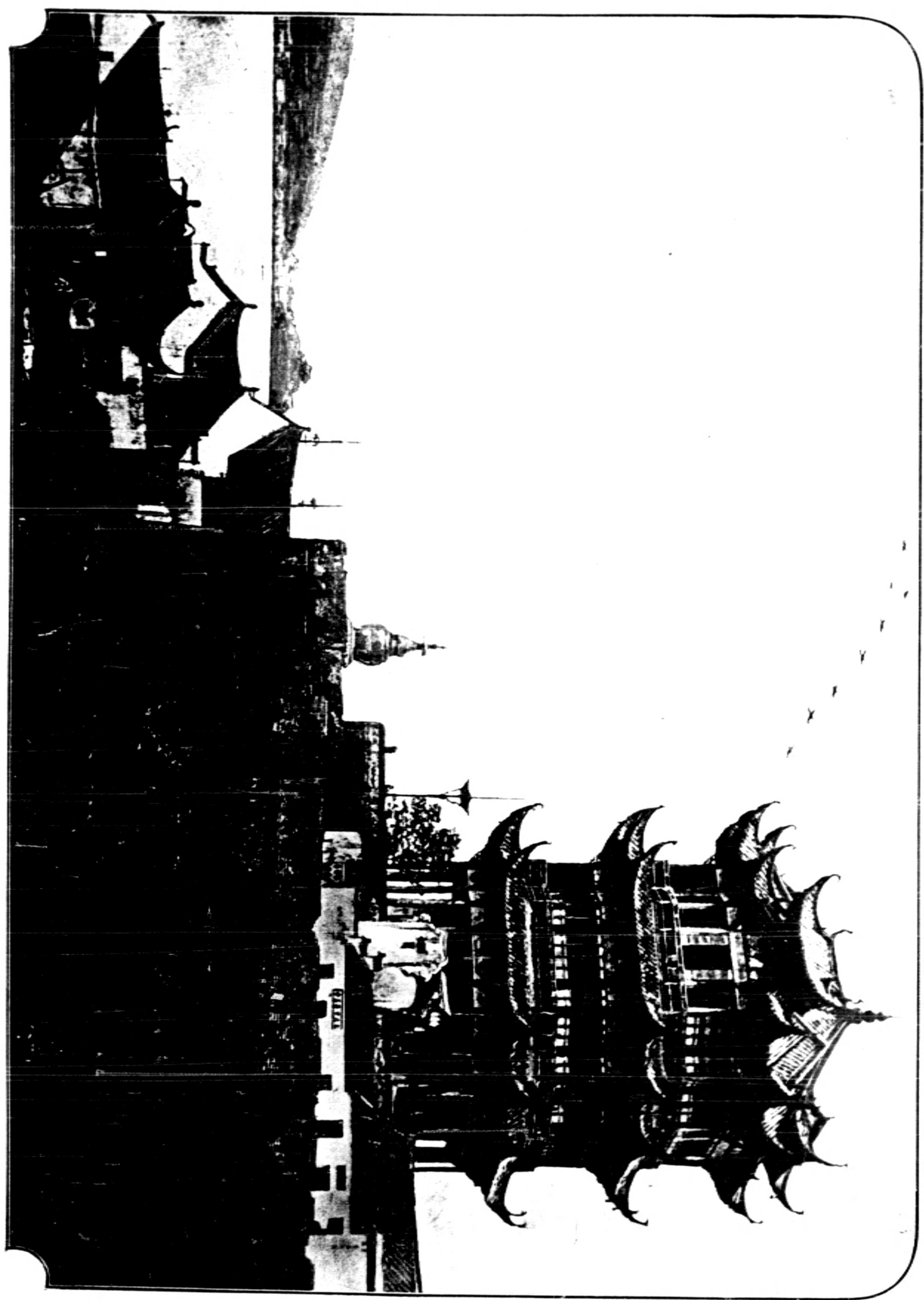


一 之 東 裝 種 種 時 現 海 上



二 之 束 裝 種 種 時 現 海 上

未焚之前黃鶴樓





絳衣女

(夢)

庭柯落葉征雁哀。唳蘆花風起。午夜潮來。仰視天空。冷月埋濕雲裏。微漏慘淡之。欲雨未雨。水氣濛濛。籠罩四野。半禿之樹。若在烟霧中。燐火點點。逐風上下。散作千百小燈。狀魚貫四行。飄忽若閃電。刹那間。復凝成一大火球。徑數十圍。噴幽綠色。村犬四吠。聲淒厲。令人毛骨爲悚。於時紅葉村中。丹楓莊裡。主客數十。促膝圍坐。剪燭淪茗。切切相告。以白楊阜見鬼事。

白楊阜者。踞村之東南隅。阜左羊腸一徑。紆迴達大道。脩五百尺。阜高三尋。周二十餘丈。古木數十。幹拔阜出。亭亭若蓋之下。覆怒生之草。交蔓之藤。糾蟠蒙茸。深可隱人。阜爲所蔽。長日陽光不入。怪鳥成群。來巢樹頂。側翅引吭。時發悲鳴。風雨之夜。白楊蕭蕭。狐嘯。燐走。春夏之交。草木翳綠。野花一。一作慘紅。環阜而顛。爲狀淒黯。正極入秋。草際蟲聲。尤哀婉。令人無歡。阜始自何時。人亦無從別。悉據故老流傳。及考諸風土誌。咸言此阜爲先代某權貴。瑩兆顧碣。斷碑殘樵。蘇却步。卽不有陳死人。長眠千載。亦朽骨委壤。無自證實。第村人沿襲名之。爲白楊阜。以是間陰森幽峭。等於鬼墟。遠近知者。日暮動色。相戒勿過。其地具

復張皇附會其詞。蛇影杯弓。三人市虎。白楊阜見鬼之說。遂喧騰於萬喙。

丹楓莊主劉姓。年逾五十。自號鐵叟。額上微露縐紋。鬢見二毛。顧廣膊。直背。面蒼然。形黝黑。色望而知爲風塵中人。且英氣尙勃勃也。莊之四周植楓樹。數百株。霜來萬葉齊。紅襯返照之光。艷麗奪錦。莊遂以名。莊主人雄于資。少攻書。復嫻弓馬。及長。壯遊萬里。三十年來。遍歷國內。名山大川。旋渡海入南洋。各島以漸。經商歐美。間嘗至埃及。觀金字塔。耶路撒冷。訪耶蘇墓。來茵河畔。弔拿破崙。大戰場。費而費。特城瞻美利堅。自由破鐘。錫蘭尋臥佛足跡。所至幾遍大地。今此倦遊歸來。戚族隣里。爭欲望見顏色。聆其談吐。主人故好客。夜集隣右。數輩話別後情狀。而白楊阜見鬼事。乃驟入此老人之耳。

老人曰。異哉。吾三十年來。芒鞋竹杖。踏遍五洲。未見所謂鬼也。矧二十世紀。哲理大明。地獄天堂。特古人神道設教之意。用以勸善而儆惡。烏得真有所謂鬼者。抑諺有之。疑心生暗鬼。諸公所見。毋乃近是。盍試爲吾言之。

座中一叟曰。否否。老哥運佳。安得遇鬼。僕前夕過白楊阜。爲時正三鼓。斜月照林。纖髮可數。瞥見一絳衣女子。徘徊阜側。僕固知其爲鬼也。大呼而趨。女子亦冉冉入林而沒。一客曰。吾所見非是。疇昔之夜。鬼火出沒。余約村中少年數十人。伏行覘之。近阜矣。突見夜叉十餘。自阜中跳躍出血口。如盆。獠牙出吻。數寸。目閃閃若雙燈。張皇四顧。作覓人狀。吾等駭極。各不暇顧。抱頸狂奔。恍惚夜叉自後逐甚。急疲極。反顧却。

無一物鬼火亦不知於何時已熄。今三日矣。怯者尙驚悸亡魂。僵臥不起。吾等素以膽壯聞。及今思之。猶不禁爲之股栗。言次。肺葉相擊。齒震震作聲。諸客皆避。其說獨隅。坐一少年笑而不語。

衆人視之。此少年英爽之氣溢眉宇。雙目英英。神光四射。貌美秀而猛。衣履輕捷。斜睨諸客。蓋主人之甥也。方爲某學校高材生。刻厲向學。試輒冠其曹。偶國文粹美。武力絕倫於歐西文學。治之已升堂矣。聞舅氏新歸。假出隨母來省。因留止宿。於是比聞諸客作鬼談。則側耳向隅。直欲嗤之以鼻。

老人曰。吾甥於意云何。胡竟笑而不語。少年起立曰。舅甥聞諸師參以學理。世有科學。殊不知有鬼。彼丈所見女子。安知非嗜奇閨秀。夜出步月。愛此清幽勝地。因而暫爲駐足。或彼人大不得已。故躑躅荒邱。冀藉以稍紓其忿懣。亦未可必。至如所謂夜叉者。吾聞匪徒往往裝鬼劫人。掠奪財物。美洲某鄉嘗有鬼矣。卒爲行客所搏。乃一少婦。貧極無以自聊。出此自贍。旣破露遂爲夫婦。西人多艷稱之。舅久遊海外。茲事諒有所聞。如諸客言鬼多於毛人。又安所得立足地。語未畢。諸客譁然曰。公子童騃也。閨中弱質。安敢夜涉鬼墟。或公子有此膽畧耳。至如夜叉者。少年急問之曰。茲事且勿論。吾將往問之。爲鬼爲人數日後。不難水落石出也。老人曰。壯哉。吾甥老夫助汝捉鬼。藉以稍舒筋骨。諸客休矣。

五分鐘後。客盡散。舅甥入內室。老人悉以語其姊。且曰。勇哉。吾甥姊有後矣。似此昂昂千里駒。不獨爲黃氏增光。卽吾亦因而生色。黃夫人含淚答曰。吾弟聽之。汝姊夫歿時。此兒方在襁褓。吾撫之。十八年始有。

今日彼近在校頗善復以善運動冠其同學去冬得優獎杯一銀製鑲金上刻龍紋并篆刻校名年月及兒之姓氏其上吾以此杯供諸影堂中藉慰先夫地下所歎者兒今已長成姻事尙未就良悵悵耳老人笑以他語慰其姊復顧謂少年曰甥運動極佳當可與老夫較捷少年曰甥初生犢耳身亦知此間有一奇女子曰鄭秋菊近在某女校任國文體操兩科甥嘗見其越短牆超流溪如燕子穿簾瞬息遠逝以甥測之彼出技尙不及三之一窮其藝甥殊未之逮也老人撫髭曰吾去鄉久不審此女彼父非鄭雲鶴歟少年曰是與否不可知甥第論其居鸚鵡山村老人曰是矣鸚鵡山村鄭氏祇吾友雲鶴一家嗟夫虎父安有犬女蓋吾老友雲鶴魁梧奇偉好讀書拳術絕倫擁貲鉅萬任俠好施與無宿諾座上客常滿也及余行時年逾四十膝下尙虛當日長亭握手送我兼程相期後會言猶在耳詎料今日歸來此蓋世英雄墓木已拱祇留此三尺斷墳與衰草野花同其晨夕可見人生世上直夢幻而泡影耳吾甥明日南望距白楊阜西半里許高牆一帶衆杉環繞中卽其廬也吾歸日淺曾遣人存問其孤知雲鶴所生一女嗣子來自遠族頗不肖鄭夫人殊鬱鬱余擬明日親往訪之便道過白楊阜先察勘一切甥其從吾行乎少年曰諾時高燒之燭已三見跋矣黃夫人曰家人團聚久別深談不覺夜之過半且各息乎語未已忽聞槍聲一擊隱隱若在白楊阜附近老人曰是必有異少年啓關欲出黃夫人力阻之遂各就寢

次日天曉老人起盥洗訖少年自外入老人曰孺子何早也少年曰雞鳴而起獨行至白楊阜甫辨色

待須臾晨光大啓。甥遍覽阜之四周。叢莽中得一小徑。細草鋪地如氈。似爲人迹所踐而成。林中籬去薄土數處。若因血濺在地而去之。滅迹者。豈百荆棘。彌望一石。方可四尺。深陷入土石之四邊。土少浮起。甥意下必有洞。苟發此石。是中果何物。或不探穴而得。老人點首。晨餐後二人易服。出抵鄭氏宅。闈者導之入。至一書軒。軒三面琉璃窗。門前迴廊一帶。曲曲毗連。籬下葢菊盛。

歸乃蒙光賁。憶昔叔與先夫日相過。從不知入此室。幾度矣。今則室是人。非言之益增。嗚咽日昨尊使來。



開黃白相間。迎風而笑。若不識人間世。有憂患事者。軒左右複室相望。結構頗宏敞。室中纖塵不染。陳設品物俱清雅。拔俗移時。鄭夫人出。老人趨前爲禮。夫人曰。叔久客新。

此知叔遠道言旋妾甚欲羨茗相邀小女亦躍躍自喜願就叔父聞三十年來客中閱歷語時顧見少年即笑曰此非公子歟少年方爲禮未及答老人曰否小兒留學英倫此舍甥黃傑杭人也近方肄業某校夫人笑曰黃公子妾身聞名久矣客歲小女歸述及省城各校開聯合運動會第一爲杭人黃傑據小女言公子技藝殆不自校中得來必出名師指授後於某報中得讀公子偉著議論精闢見地高超文筆亦汪洋恣肆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益令妾身傾倒洵異日柱石選矣有甥如此敬爲叔賀二人遜謝不遑遂各就坐

老人曰賢姪女家否夫人曰小女在某校半月前以妾抱病速之歸今日天晴外出散步此時殆往其亡父塋次彼行時固云以日暮反也老人曰雲哥墓在何所夫人曰在村之東南此去經白楊阜行一里至矣忽淚被其頰曰叔自先夫沒後嗣子不肖日作狹邪遊放鷹逐兔鬪鷄走狗賭博烟酒靡所不至所與俱皆無賴子十餘年來蕩吾產三之一吾乃析餘產之半予之分爨而居焉且少加督責而彼本生父母勿善冷嘲隱諷恣其所爲近復垂盡其產百計與吾難日出蜚語中傷吾女幸清濁自明人無信者而彼怙惡不悛半日前復登門辱詈含沙射影靡所不爲吾怒極而暈彼亦忿忿去誓必得而甘心嗟天叔自先夫之死時序遷流白楊阜干霄之木已增長尋丈而吾之愁苦實與樹爭高也老人勉慰之復擇他語互談至二小時之久遂入餐房午膳

既畢辭歸道出白楊阜老人悉心考核所見一如少年言老人曰由此觀之甥之見頗與吾合石去穴當立露少年曰試發之老人四顧不答少間猝詢曰甥嘗裝夜叉之賊輩爲何人少年迅曰或爲鄭氏子老人掀髯大笑曰鄭氏之行良不虛也出雪茄一燃之行立不語少年雙捲其袖待命將發老人曰爲時尙早當以宵中來寸刃未携袒裼暴虎無益也且洞中必皆黑無燭安可入少年曰否此時洞中必虛無人一待宵中賊萃矣試一發以覘其異若謂昏黑則賊能見吾亦能見何慮

移時少年得命發石矣始意其必極重顧舉之乃不足百斤蓋石片不厚故估量頗少穴中果黑無光少年曰舅止此甥入矣老人曰慎之母忽吾在此俟汝少年應聲伏身入四捫皆土穴底陰氣森森衝鼻而來少年暗中摸索就地忽拾得殘燭一大喜探囊出火燃之剗然一聲火星爆裂爍炬大明隨窟却行不十武穴忽空曠磚石纍纍殘樁十數具棄置一隅蓋陳壙也就壙中布置觀之知是人生前享威福不淺壙中几椅悉備壁間面具數十均作夜叉狀短刀鐵尺鐵鎗鐵鉗鐵錘之屬類五六十事倚壁而挂枯骨零星滿地純然鬼域少年粗覽一週知穴虛無人方欲細搜視燭已垂熄卽返身出

少年悉以語老人老人曰惜未盡其秘然已約畧得之吾輩且小憇乃移石覆穴徐行轉出阜側倚樹根坐老人曰賊輩踪跡殊詭知以何時來除之當奈何少年曰日入前彼輩必不至吾等先來伏草中或升踞樹杪比其至入穴取之草薙而禽殲易易耳老人曰昨夜槍聲甚奇設爲賊輩所發則吾等入穴良不

利。顧。就。剗。去。泥。土。之。迹。證。之。或。為。賊。輩。受。創。亦。未。可。必。然。則。此。發。槍。者。誰。也。且。彼。叟。所。見。絳。衣。女。子。其。為。匪。黨。歟。抑。即。發。槍。人。歟。此。中。情。節。頗。離。奇。實。難。令。人。臆。測。

忽。聞。有。嘖。嘖。鶯。聲。出。自。阜。背。曰。奴。輩。乃。敢。爾。今。夕。當。以。連。珠。槍。盡。殲。之。語。聲。甚。清。析。人。曰。發。槍。人。至。矣。少。年。即。起。立。馳。過。阜。視。之。至。則。穴。蓋。已。闢。一。女。子。方。踞。石。坐。以。手。自。



墳。問。胡。來。此。如。花。麗。質。伊。何。人。伊。何。人。蓋。即。少。年。數。日。來。夢。魂。顛。倒。脈。脈。情。牽。之。鄭。秋。菊。

理。其。髮。此。時。少。年。目。中。見。此。女。子。前。髮。覆。額。面。龐。作。瓜。子。形。柳。眉。波。目。櫻。口。絳。唇。頰。上。雙。渦。微。暈。於。極。嬌。媚。中。流。露。一。種。莊。嚴。之。態。洵。乎。艷。如。桃。李。凜。若。冰。霜。矣。噫。嘻。寂。寞。荒。

斯時老人已踵至女子亦起立相視無語老人先發曰女士誰氏女曰妾居鸚鵡山村先父鄭雲鶴大江南北靡不知者老人大笑曰吾固意此爲鄭賢姪女也賢姪女亦曾聞尊甫道及劉漢儀否僕卽其人也女憬然改容曰不意乃遇劉叔父於此老人曰吾實在姪女家午餐聞尊堂言姪女外出良用悵悵胡圖天假之緣竟得邂逅於此語未畢女已趨至其前俯首爲禮老人遜謝復指少年而言曰吾爲姪女介紹此吾甥黃傑也二人相見訖女謂老人曰叔父亦聞白楊阜見鬼乎老人笑曰此來實偕吾甥探鬼耳彼已入穴一遭得有朕兆矣昨夜槍聲非姪女所發歟女未及答少年曰吾決其爲姊彼村翁所見絳衣女鬼殆卽姊耳女俯首不言移時忽舉目脈脈雙波似噴還慍直注黃傑之面不少瞬傑知失言思覓他語掩之倉猝百索不得紅漲於面不自知其過頸也女一笑復顧老人而言他而無意間亦粉頰漸變其色艷若朝霞

女曰叔父茲事言之甚長姪女遭家不造叔父諒已聞之雖與此事無甚關涉然亦不得謂無半星牽係姪女夙愛此地清寂常獨行至此流覽風物前以母病假歸殷憂百結俟母睡熟輒獨哭先君墳次歸路過此恆少駐足因寺村人言白楊阜新出夜叉姪女斥其妄且自恃少有武能兼有短槍可以衛身勿之沮數日來每夜必出每出必過白楊阜未始遇鬼也前夕未出夜半呼鬟推窗望月忽牆外隱隱有人影卽立滅燈視之則夜叉數十方循牆行閃目內窺似有所伺吾靜覘之彼等環吾牆一周去之白楊阜而

沒。次。日。吾。亦。不。以。告。母。俟。夜。闌。人。靜。獨。攜。手。槍。一。至。此。思。迹。之。至。則。荒。邱。寂。寂。萬。籟。無。聲。獨。立。移。時。冷。露。沾。衣。欲。濕。行。歸。矣。忽。見。一。夜。叉。自。洞。中。出。吾。發。槍。擊。之。應。聲。而。仆。就。地。輾。轉。哀。號。審。其。聲。人。也。方。欲。殊。之。而。賊。輩。十。數。連。出。均。作。鬼。狀。姪。女。乃。疾。行。歸。良。不。審。彼。輩。以。何。時。來。棲。此。穴。穴。中。果。何。狀。思。探。之。顧。在。勢。此。舉。殊。險。烏。可。以。萬。金。之。軀。作。鴻。毛。之。輕。試。矧。老。母。在。堂。爲。子。女。者。尤。當。懷。髮。膚。之。戒。由。是。夷。猶。者。至。再。繼。念。壙。中。安。可。久。居。日。間。賊。輩。必。不。至。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卽。遇。此。區。區。數。毛。賊。何。畏。乃。於。晨。九。鐘。辭。母。出。先。展。拜。先。塋。歸。途。至。此。入。穴。三。點。餘。鐘。已。盡。得。其。要。領。彼。輩。蓋。劫。墳。賊。發。墓。累。千。矣。此。來。原。不。爲。我。家。蓋。彼。黨。數。千。人。分。布。各。省。潛。通。會。匪。不。僅。以。搜。剔。枯。骨。爲。事。凡。居。家。行。客。店。肆。可。劫。則。劫。可。奪。則。奪。顧。雖。案。積。如。山。未。嘗。破。獲。緣。彼。輩。盜。墓。必。以。穴。入。壙。出。則。掩。之。人。見。泥。土。少。鬆。浮。方。謂。狐。兔。之。所。爬。毀。不。之。計。也。據。彼。賊。言。此。隊。匪。徒。於。前。月。游。徙。至。此。知。白。楊。阜。爲。古。墓。意。必。有。重。器。瘞。諸。殘。骸。之。次。遂。以。數。夜。之。工。力。穿。此。穴。得。寶。果。盈。萬。顧。彼。輩。夜。則。掘。墓。日。則。測。迹。茶。寮。酒。肆。烟。館。賭。場。以。故。人。莫。之。知。其。爲。賊。亦。莫。知。其。宵。中。之。夜。又。出。沒。於。白。楊。阜。者。數。日。前。彼。輩。聞。我。嗣。兄。痛。詆。吾。家。彼。輩。貪。心。頓。起。潛。來。窺。伺。此。卽。姪。女。見。彼。賊。之。第。一。次。也。少。年。曰。然。則。姊。已。遇。賊。歟。胡。吾。來。穴。中。乃。未。之。見。彼。時。姊。安。往。耶。女。笑。曰。穴。良。大。公。子。所。得。殆。僅。三。之。一。耳。蓋。穿。殘。樁。入。隔。穴。尙。別。有。洞。天。此。洞。大。逾。前。穴。兩。倍。四。旁。及。頂。有。屈。曲。小。穴。十。數。口。徑。約。四。五。尺。驟。觀。之。似。爲。野。獸。所。洞。者。斜。通。阜。外。因。之。空。氣。注。入。地。亦。不。甚。潮。濕。公。子。入。時。或。妾。正。

檢視彼賊簿記故未之覺耳。吾初入時所見亦不過爾爾。後觸樁得洞遂遵道入。則一賊方臥地。蓋卽昨宵爲我彈傷右腿故獨留。是問諸賊皆出。須晚八時來。此合以上所言。皆妾鞠賊及證其簿記而得者。今帶傷之賊已爲吾殊。賊之秘密復悉入吾掌握。而叔父及公子又來。此合力殲之事靡不集矣。

逾時三人議決覆石訖。秋菊先行。老人及黃傑緩步而歸。亦不告室人以故。旋命僕役遍邀諸隣。居於九時半來會談。要事薄暮飽餐預備。一切言赴鄭天人約。當以九時歸。遂偕黃傑出門。時已昏黑。村家燈火光白。柴扉出照。此二人向白楊阜肅肅而行。至則秋菊已先在。結束便利。踐黑皮小蠻靴。衣色均黑。腰利刀。手短槍。倚樹而立。

須叟東望天末。雲際漸漸露白光。如報新月之將升。老人卽偕黃傑入穴。秋菊合石升樹。以待蓋老人謀也。而斯時彼群賊者。方與鄭氏子痛飲於某酒肆。抵掌而呼。其樂陶陶。固未計及數句鐘內卽伏屍穴底。永永不見天日。所謂筮豕不知死期。將至尙飽噉酣睡者。於此境良近。

老人等旣入穴。先掃除一切凡賊之器械。悉藏諸棺中。燃燭以待。老人之刀以三千金得。諸英倫者銛利吹毛髮。可斷腰。插六門手槍一枝。黃傑亦左刀右槍。懸諸脇下。顧二人意中咸欲徒手擒賊。非危險萬分。決不藉槍刀之力矣。

二人旣久待。各出烟捲引火吸之。以闢穴中塵土之氣。頗閒暇。老人則倍棺坐。語黃傑以非洲探險入石。

穴。遇。獅。事。方。及。雄。獅。怒。吼。來。撲。已。伏。身。避。之。待。其。過。仰。刃。洞。其。腹。獅。大。號。力。壓。已。仆。地。人。獸。相。持。正。危。極。忽。洞。外。槍。聲。疊。出。二。人。知。寇。至。卽。躍。起。則。賊。匪。一。人。已。自。穴。口。飛。落。及。底。黃。傑。立。起。左。足。蹴。之。仆。賊。已。陸。續。下。洞。口。槍。聲。若。連。珠。直。注。洞。內。攢。射。賊。衆。如。排。牆。進。猛。撲。二。人。跳。躍。搏。擊。左。右。迎。距。如。旋。風。剎。那。間。倒。者。七。餘。三。賊。殊。死。命。環。擊。黃。傑。與。老。人。搏。者。爲。一。少。年。尤。悍。正。相。持。間。臥。地。之。匪。旋。起。人。人。致。死。爲。象。殊。險。惡。老。人。方。欲。出。刀。賊。拳。已。及。耳。際。偏。顧。避。之。一。賊。復。覷。隙。力。奔。左。脅。忽。洞。口。如。一。朶。黑。雲。飛。墮。此。悍。賊。倒。地。僵。矣。蓋。秋。菊。奉。老。人。命。踞。坐。樹。杪。俯。瞰。許。久。見。賊。來。共。十。四。人。啓。石。入。洞。秋。菊。急。飄。身。下。發。連。珠。槍。斃。其。後。入。者。三。人。餘。賊。狂。竄。入。穴。秋。菊。復。持。槍。堵。洞。口。奮。擊。杜。其。出。路。繼。聞。穴。內。相。擊。聲。甚。厲。排。屍。入。卽。賊。方。窘。老。人。卽。力。蹴。其。背。偃。之。

斯。時。三。人。各。竭。其。技。如。秋。風。之。掃。敗。葉。指。顧。間。賊。皆。貼。地。眠。如。學。步。之。兒。仆。不。能。起。惟。有。手。足。交。舞。而。已。卽。出。繩。悉。縛。之。然。斃。者。二。垂。盡。者。五。餘。四。人。僅。生。矣。遂。留。秋。菊。爲。守。二。人。飛。步。出。穴。歸。至。家。村。人。少。長。咸。集。堂。中。燈。光。大。明。見。老。人。入。群。起。逆。之。老。人。曰。舍。甥。幸。不。辱。命。君。等。所。見。白。楊。阜。之。鬼。已。盡。獲。之。矣。請。從。吾。行。當。有。以。示。君。等。乃。入。內。呼。僕。多。挈。燈。燭。率。諸。人。望。白。楊。阜。而。來。旣。至。老。人。知。穴。中。空。氣。不。足。供。多。人。止。衆。獨。入。偕。秋。菊。出。命。黃。傑。持。燈。先。送。之。歸。遂。語。村。人。茲。事。始。末。并。令。牽。四。賊。出。穴。訊。之。村。人。遍。燭。諸。屍。以。半。面。善。斗。憶。此。輩。在。平。日。恆。張。揚。過。市。衣。服。麗。都。固。以。爲。旅。客。未。知。其。卽。夜。叉。也。最。後。一。屍。伏。地。臥。翻。

視其面則鄭氏子妻弟張某衆大駭環集四賊旁爭詰其故賊曰吾輩案積如山一旦乃敗露於老人女子之手天平命也吾等既得寶卽欲遠去嗣爲張某所激助其姊婿奪產張某亦涎女美願得之乃合謀劫女遠颺鴻飛冥冥自不畏官吏之緝捕而鄭氏子亦得盡有其女弟之產昨夜議定出穴去適遇鄭女卽前博之女槍傷吾輩一人飛馳逸去迅疾如羚羊追之莫得吾等知事機已迫定於今夕往劫之方與鄭氏子飲罷歸來不圖遂及於此村人聞言均切齒鄭子老人曰明日官來勘當煩諸君爲左證村人曰聲曰諾老人遂以諸賊報里正自歸村人各散黃傑亦隨至家人環詢二人一一語之

次日凌晨二人復至鄭宅鄭夫人即偕秋菊出夫人含淚道謝周旋間益覺親熱老人卽繕茲事顛末作一稟牘并秋菊所得賊之簿記命僕人送諸官方老人作稟黃傑與秋菊臨窗對語夫人遙坐斜視之意謂是人良可婿也

是日白楊阜上駢集萬衆之觀瞻遠近數十里來者踵接阜草爲平村人復指天畫地演述此事以聳聽者自談鬼至三人入穴歡呼雷動林木爲之反振於是觀者咸喟然而嘆自以得遇三人知世無鬼晚官旣臨勸後隸役牽諸賊回衙置之獄以阜中所出金寶歸三人三人力辭勿受遂以充地方善舉之需時鄭氏子則畏罪自裁諸賊旋伏法而黃傑與秋菊之婚約亦隨成

結禱後二人每暇輒攜手至白楊阜小立移時流覽風物老人亦時來就談每當風日清朗或月明之夜

村人恒見一雙嘉耦倩影亭亭徘徊於古木之下時則雜以老人銀髯燦雪飄飄如畫圖中人則想見當時情事歷歷如數指上螺紋卽向之鳥啼花落所在在淒涼至此又是一番景象第覺名花招展掩映美人流鶯弄簧清脆可耳繇是白楊阜荒涼寂寞之區遂一變而爲瀟灑風流之地



哀情 邵飛飛 (微)

宿雨初收。武林春曉。黃鸝聲裡。含有無限之樂意。環明聖湖三十里。而遙楊柳青青。桃李陰陰。咸帶笑以迎人。

湖之南。畫樓一角。脩竹千竿。門對斷橋。清景入畫。二三瓜皮艇。蕩漾綠陰中。櫓聲欸乃而來。嘗與樓頭琴韻書聲相應。和故春秋佳日。有過其下者。輒復徘徊不忍去。

樓主邵姓。曾任浙江某郡教諭。歸隱未幾。遽爾卽世。遺女名飛飛。幼承家學。工詩能文。尤嫻書法。所作之字。酷似衛隸簪花格。故未及數載。已足傾動一時。

飛飛家鮮恒產。舍住屋數椽。廣場數畝。而外日用之需。每虞不給。而老母在堂。年齒已邁。撫育之恩。愧無以報。不得不藉鬻字。所得以資供養。而絕世之芳名。遂從此而流落人間矣。

花謝花開。春光幾度。飛飛之年。忽忽已將及笄。海內士夫。慕名而來。踵門以求婚者。相繼不絕。邵母咸謝絕之。并謂衆曰。以吾女之才。當妻富商大賈。庶吾得有所依也。焉能爲牧豬奴配耶。

有錢唐萬孝廉者。弱冠登第。薄負文名。倜儻有大志。落拓不羈。求婚無影響。復致書飛飛。道其敬愛之忱。飛飛之母。固不識之。無者也。卒未之覺。

時值明末清初。中原多故。瘡痍未起。孝廉多才不多金。亦飛飛所稔知。越數日後。飛飛卽以緘書還報。并

媵以黃金。兩書中略云：「男兒處世與其踐窮亨之塗，潦倒名場，毋若挾進取之謀，建樹大業。夫拯生民於萬劫，本非空文所能爲。昌文物於九夷，實以富庶爲亟務。范蠡謀國，生聚爲先。史公作傳，貸殖所尙。彼豈無見而然耶？」（中略）今奉詔金，卽祈賜納。公如有志，請於海外圖之。苟天隨人，願則棟梁之才，不致共秋草以長湮，而烜赫之功，或卽隨春花以俱放。來日方長，會當刮目以俟。前途珍重，勿以燕安爲樂也。」

孝廉膽智兼人，固非凡馬驟接。飛飛書卽肅然起敬。蓋書中所規劃，迥非尋常兒女子所能夢見者。而寓深情於激勵之中，尤見其文章之美矣。孝廉三復其語，如醉方覺，如夢初醒，乃一洗舊日希冀干祿之心，翻然變計，挾詔金以遠去。

更閱數稔，而耿逆叛亂蔓延及浙，耿之爪牙羅某，鄙陋之子，無惡不作。抵武林後，四出張羅，希圖索許。一日閒步出郭，偶登山以俯視，瞥見飛飛於池中浣羅衣，驚爲絕色。蓋邵氏住屋之後，恰有方塘半畝也。羅聆飛飛之名已久，今驟見之，亦未辨爲誰，何轉而詢之。杭人果係飛飛，不覺垂涎及地，誓必致之急。羅其鬚佯爲未娶者，邀其同輩赴邵處，媾婚邵母，惟利是圖，溢於言表。羅等廉得其情，更冒稱關中巨富，立以千金爲聘。

飛飛此時頓有愁情，萬斛湧起。心頭對此茫茫烟水，似有無盡之感。懷然萬君遠去，杳焉不知所終。母氏

日。夜。憂。思。瑩。瑩。無。所。依。爲。之。女。者。將。何。以。爲。情。耶。飛。飛。固。純。孝。豈。忍。大。拂。母。意。許。字。羅。家。蓋。出。於。至。不。得。已。也。而。安。知。一。失。足。間。竟。成。千。古。恨。哉。

羅氏之親迎也。輿從之盛。等於紳富。邵母色然喜曰：「得此良婿。吾何憾焉。」而飛飛見之。殊怏怏也。蓋羅氏本蠢夫。雖百計以自飾。終不脫本來之面目。諺云：「江山好改。本性難移。」羅氏雖黠。安能化臭腐爲神奇耶。故識者見之。咸謂明珠投暗矣。

數月後。耿逆勢漸衰。羅家在山東。至是將北返。隨以言給邵母曰：「予歸里省親。不久當回浙也。」邵母信以爲然。竟任飛飛隨之以去。及抵其家。見有兇橫若夜叉。婆者。則羅之故妻也。彼夜叉狂吼一聲。羅卽蹠伏。不復動。羅本懼內。固知廉恥之徒耳。經此威嚇。何敢發一語。遂迫令飛飛爲妾。反顏若不相識。并百計以凌辱之。以博此夜叉之歡心。

然彼夜叉婆兇悍之念。猶未戢也。自旦至暮。無時不以飛飛爲眼中釘。時復引鏡自窺。彼何美而我何醜。今不去。此眼中釘。則終爲異日患也。遂與門役謀。擬以飛飛轉售於人。

飛飛聞信。悲不自勝。回首故鄉。寸心如割。午夜起坐。悔恨交并。遂奮筆草絕命詞。得上下平二十首。以寄其母。悲憤蒼涼。見者無不墮淚也。如第十五第十六第廿一諸首。尤爲淒絕。因錄如下。

垂楊依舊舞腰蠻。回首西冷淚自潛。悵望夕陽芳樹外。嬌鶯嘹唳話家山。

挑燈含淚。疊雲牋萬里。緘書報可憐。爲問生身親阿母。賣兒還賺幾多錢。
想後思前。恨轉加。誤人都是浣溪紗。既然負却當年意。何必尋春到若耶。
賦詩既畢。遙聞荒雞報曉矣。南向長嘆一聲。呼母者再呼萬孝廉者。再遂投繯。以自盡焉。匝月以後。凶耗始達浙。其母聞之。亦一慟而絕。

萬孝廉經商海外。越十年歸。大有所獲。欣欣然來。將與飛飛踐舊約。及抵斷橋側。不覺瞿然大驚。邵氏故居此時已闕焉。無人幽徑。烟荒鳥自啼。屨廊人去。苔空緣爲之悵然者久之。
紅雨一天。花殘春老。造物多情。若惜此美人之已去。孝廉轉詢鄰右。則舊日之飛飛果香消玉碎。歸諸無何有之鄉矣。孝廉聞之。悲絕慟絕。遂遺巨萬之資。披髮入山。不復預聞人間事。
嗚呼。世之拘拘於孝義而卒貽悔於將來者。良以所見不遠爲可悲耳。今如飛飛者。夙嫻事理。豈粥粥羣雌所能比擬。乃卒爲小節所誤也。豈造物之忌才。歟。抑孔方之足以顛倒吾人。歟。





短篇小說 火車客 (笑)

此俄國文豪某君之筆也。俄風本極好客，乃至不能欸其戚鄙。無他以生計之日，窘也。此文僅閑閑着筆，而其意固已在於言外爾。

撥落得爾避暑地之停車場，有新婚夫婦兩人者，徜徉於其間。時方夜間，十一點鐘半也。一丸冷月斜照於疏林之間，以映此一對美滿夫婦成雙之影，若深妒其艷福者。而此新夫婦方攜手同行，第聞夾道玫瑰花香，爲夜氣所熏，愈覺馥郁。而山鳥見月光皎潔，疑爲破曉時光，輒啾啾於林間也。

新夫人攜此良人之手，曰：約翰美哉，景也。我今日疑在夢中耳。君不見此間林墅幽邃，乃着我兩人於此。仙乎，仙乎，殆非人間世所有矣。而電桿林林，又於風景中顯此文明之境。嗚呼，約翰，今日吾兄來省我，若聞嗚嗚然汽車之聲，隨風遙渡乎。我樂如何者？想君亦不以爲忤也。

約翰曰：然。馬利亞，我誠樂見汝。兄汝之家庭樂，卽我之家庭樂也。雖然，馬利亞，爾手抑何燙乎。爾之呼吸亦甚促，爾其緩緩行，勿意促也。且今夜爾備何晚餐，以餉汝阿兄乎。馬利亞曰：今晨我入市購雞，雞可供

三人。餐尙有沙丁魚。其味頗腴。而火雞數片。我知耶君甘此。特託人購取也。
約翰曰。愛我哉。吾妻也。俄而月光漸隱。入雲陰之中。似妒此一雙新夫婦。占斷人間幸福者。而月乃悲此。凄寂孤眠於林谷之陰。已而遙聞汽笛聲。馬利亞曰。火車來矣。火車來矣。我甚樂見吾兄。必乘此晚車來。無疑。蓋吾兄從不爽約也。

語時。約翰與馬利亞。卽力趨火車站。撥落得爾之站。長方指揮執役者。於線路彼此間。上燈一時。電燈照耀。有如白晝。約翰曰。吾愛我今日甚樂。歡迎若兄。馬利亞汝當信我也。方語時。遙聞隆隆之聲。則一巨黑之大怪物。已入車站。則火車頭也。一時人聲雜而向客車之玻璃窗。爲汽水所模糊。不能親切。第見帽影團團。燈火熒熒。自肩以下。均無覩。而倦眼惺忪之客。續續下車。呼朋嘯侶。其聲甚囂。約翰攜其妻手曰。馬利亞。我與汝往迎。若兄者。馬利亞。馬利亞。試來此。覓若阿兄者。

俄而見火車中。先飛出兩小女娃。雪衣花冠。玉雪可念。卽抱馬利亞之頸。曰。阿姊若遠行。思念得妹子。輩良苦也。已而又續下一胖人。年可四十餘。其腹如五石瓠。髯髭繞頰。都滿策其行杖。下其次。則一少年。衣服整潔。卽馬利亞之兄也。又其次。荷一巨囊。下爲數人之行李。又其次。爲兩學生。年約十四五許。又其次。爲曾爲家庭講師之一老婆。體既碩而健。猛步而前。

胖人乃笑呼曰。汝輩偕來。見此新姊夫者。於是胖人先與約翰握手。餘均以次而及。約翰曰。今日實不審。

伯丈惠臨殊出意外。胖人笑曰：「偶爾興到，吾妻亦殊念馬利亞。借此避暑之光陰，一家俱作漫遊。故今日特來省君。咦，克利亞、妮利亞、尼斯、那德、汝輩俱來見此新姊夫者，當接吻以表親愛。約翰君此君內兄弟行也。小孩子家，君嗣後視之如弱弟妹可也。」

約翰曰：「敬如伯丈命。胖人曰：我輩擬於此留連四五日。然今日之來，君殊不及料。我輩亦幸得團聚數日矣。此新夫婦者，初不虞伯父之舉家來此。胸中已驚愕，不置。顧歡迎如恆，而約翰之腦中已描此一幅想像之畫。髣髴伯父已舉家入吾室，而吾屋祇三椽，幾有實不能容之勢。我夫婦之臥榻、衾枕，均讓客所謂沙丁魚、火雞等等。頃刻已立盡，不能再添。盤殮以餉客，伯父又嗜名酒，非酒無以爲歡。而諸兄弟姊妹更跳躍奔走，無一刻寧晷。折取瓶中花，碎其墨水壺紙片，狼藉滿地。而伯母則時時言己之病，又言己爲貴族，生長於某某男爵之家，鋪張其母家之奢侈。約翰思及此，不覺廢然。乃回顧其妻曰：「吾親愛之馬利亞，是均向吾家來乎？今日止宿何所也？」

馬利亞微愠，作嬌嗔聲曰：「約翰彼來省我及若耳，奈何令渠輩他適者？此我之親族亦君之戚鄰也。約翰笑曰：夫人勿嗔，我偶爾一問，非不欲其來吾家也。我知罪矣，我知罪矣。馬利亞乃笑語其伯父曰：「請伯父母及弟妹輩均戾我家，不過我家蝸居，良不適也。伯父笑曰：擾汝矣，擾汝矣。」

此時雲際之月光湧現，見馬利亞之親屬相見於道左，擁抱接吻，非常愉快。而約翰則蘊其失望鬱勃之

顏。微。退。後。顧。猶。強。作。笑。容。曰。請。均。至。吾。家。請。均。至。吾。家。我。與。馬。利。亞。均。歡。迎。也。



薔薇淚

(夢)

英國華爾脫著

涼秋九月。落葉滿街。薄霧四罩。西風瑟瑟。捲地刮塵。砂直上空際。斜日爲之掩色。旋復簌簌。下落行人衣袂間。倫敦某醫院某病室某皮榻上。偃臥一俄國少年軍官。微啓其目。張皇四顧。繼以長嘆。復閉如初。於是旁立之醫生移步出。就廊下語人曰。彼行愈矣。然公等當知彼實受綠氣之毒。是以前此語未畢。軍官復啓目。狼顧眸子之光奕奕有神。蓋精神已來復矣。以足抵其臥榻之彼端。倉皇詢曰。吾今安在。吾今安在。衆愕視未及答。軍官復四流其目光。似有所覓。終乃詢一近其榻立之人曰。吾之文牘篋安在。與吾同車之人安在。天乎。請速告我其人。答曰。君今所言。吾等皆茫然不解。所謂軍官立躍起。周視室內。知文牘篋已失去。疾出名刺一投。最近之人曰。君等苟得有一絲消息。請速告我。言次匆匆。一鞠躬。飛步下階。露頂無冠。衣衫不整。出門去。若不顧人之見。而生駭者。衆急視其刺曰。少佐沃羅甫。俄使署外交文牘收掌員。

沃羅甫既達街心。疾以車馳歸。其西街寓廬及門馬。未停即躍下。狂奔而入。直詣其妻妝閣。以其妻苟在家。恒長日居此也。果也。一美婦人聞履聲而出。含笑相迎曰。伊文歸乎。旋忽見其匆促狼狽之狀。萬欲詢其故。沃羅甫已大呼曰。納兒。吾愛。吾將死矣。吾今已將極重要之文牘失去。吾其死矣。美婦人聞言大

駭復睹其夫。顏色慘白。益心痛不遑置。答惟趨近其身。彷彿愈近。而愛情愈濃。且分憂之心。愈切。沃羅甫復言曰。方余舍舟而登汽車也。甫就坐。卽有一人者。尾隨入。余頗疑之。思易就他室坐。尋復來。二人似爲貴國農夫。長身赤面。笑容可掬。純然英產也。余覺與之爲伴。心少安。亦勿憚先入之人矣。余等途中談笑甚樂。相安無事。以至離倫敦。不過數里之近。與吾對坐之農夫。忽呼其伴。言有所見。促之來。偕視車外。其伴坐處。故離吾遠。應聲趨至。對坐之農夫亦起立。突前齊捉余臂。余疾起。禦之。顧二人者。身強力壯。已足以制余。况復益以余始所疑之人。亦來相助。出綠氣瓶。注余口。余力與之拒。冀勿入口。然其臭已觸鼻。余旣遇此三強有力之人。頓失其勇。顧念彼輩之相劫。殆爲文牘故。卽竭力與之死博。思脫其險。然霎時間。天旋地轉。知覺全泯。比醒。則此身已在倫敦。環視我者甚衆。而吾之文牘篋。與此三劫賊。皆不知所之。美婦人曰。吾夫傷乎。沃羅甫曰。否。否。且今亦無暇言及受傷。吾方有求於卿也。卿亦曾憶吾未得卿時。普爾騰排愛汝。至深。然卿卒嫁我。吾願遂。彼心碎矣。彼爲虛無黨黨員。吾夙知之。苟捕送諸官於吾。未必無益。然吾以彼爲卿之舊友。故數年來。未嘗思加以不利。亦未嘗詢卿以彼曩日之所爲。吾撫心自問。未始有負於彼也。美婦人愀然不樂。駭呼曰。豈今日劫吾夫者。卽其人耶。沃羅甫曰。彼實爲主動力。方吾與之相博時。彼之假面具。忽落。吾故識之。吾今所賚之文牘。實爲俄國外交上至重要之條件。大公爵簽名其上。按俄國法律及徵諸往事。凡失類於此種之文牘者。皆罹極刑而死。若出一轍。吾今詎獨能免此。今爲

吾計惟留一線生機。其機奈何。卽乘騰排未遯之前。先就之。索還不允。則以死與之相持而已。然吾勿審其寓所在。卿能告我否。思之。思之。告我。則騰排未必定死。而吾可得生。勿告。則騰排翩然遠逝。而吾乃萬無一生矣。卿熟思之。吾暫相離。立復來也。美婦人勿待其行。卒然詢曰。吾夫亦曾思吾之欲得此已失之。文牘甚於吾夫。而吾之索還亦易於吾夫乎。沃羅甫若未盡喻其妻之旨。愕然曰。卿言何謂。美婦人曰。吾爲吾夫往索之。可乎。沃羅甫失聲曰。卿往。卿曩却其人之請。而今將反乞其恩耶。卿爲吾故。乃不惜降志辱身。作哀哀之求。請耶。否。否。卿安可往者。美婦人曰。設吾夫索之不得。且奈何。沃羅甫曰。吾愛苟弗得者。吾亦無可如何。而卿將作單棲之寡鵠矣。茲事固非吾所能忍。然任卿俯首乞憐於人。則爲丈夫者。寧死勿堪其辱。且言且加手。其妻之肩。四目互視。不忍遽離。尋復擁諸懷中。遍親其額。其頰。其唇。一若過此以往。雖欲求一再與之接吻。而萬萬不可復得者。悽惋之情。匪可言喻。美婦人呼曰。吾夫速釋我。任我往索此篋。伊文吾兩人之命皆懸此。一舉矣。沃羅甫曰。否。否。卿必勿往。卽復親其吻。釋之而行。自入其書室。啓桌出六門手槍一枝。滿實子彈。納諸於囊。始返。就其妻。冀以騰排之寓址見告。至則室中虛無人。桌上置一短箋。墨審未乾。沃羅甫自念此殆示我騰排寓址矣。趨視之。則其上書曰。此留我最親愛之伊文。吾夫鑒。吾往。身騰排矣。吾深自信。以吾向索此篋。其易較吾夫之往。且十倍。吾夫恕我不告而行。吾實不能忍。使後此一日無吾夫也。沃羅甫閱畢。立趨門。次視之。則己所雇來之車已杳。其妻亦失所在。卽反身入室。

喟然嘆曰。天乎。助我。吾今枯坐室中。乃令爲之。婦者卑身。屈節。求他人之憐憫。大乎。吾今羞死矣。

騰排之得文牘篋也。匆匆返寓。去其假面。心花怒放。思立離去。英倫忽聞。居停主婦來報。言有一女子。求見。自稱爲先生最久之交。有要事奉謁。騰排方欲遠颺。此際光陰至爲寶貴。聞之。滋不憚。自念彼何人。斯胡不先不後。偏於此時來訪。決乘間逸去。勿與之面。顧其心事。若預爲來者所知。竟立待諸大門以外。騰排潛出。適與相遇。卽駭呼曰。納爾。乃爲卿耶。因肅之入室。納爾曰。君亦知吾來此之故歟。騰排岸然自得。從容答曰。吾知之。此豈復有他故者。蓋彼旋即復醒。故欲及我未行之前。得其已失之文牘篋耳。吾今此舉。固於卿之夫。婚大不利矣。納爾曰。君亦知失此篋者。當得何罪。騰排略一置思。以雋冷之聲報曰。喪其元耳。吾聞俄國內閣。遇犯此等罪者。萬死無赦。納爾曰。君必欲置吾夫於死地耶。騰排注目視之。徐言曰。吾之得此文牘篋也。蓋不知耗幾許心血。歷幾許時日。費幾許腕力。始得有成。豈卿意吾竟忍以卿故。舉而還諸沃羅甫耶。納爾曰。吾安知者。騰排曰。然則卿此來。益乞憐於吾。而將復得此篋矣。納爾曰。然。騰排冷笑曰。卿奉彼沃羅甫之命來耶。納爾聞言。勃然怒曰。惡否否。吾夫雖爲俄人。然豪傑之士也。詎肯出此彼固禁。我勿許來矣。騰排曰。此言吾甚樂聞。以卿之美。本不當有闖茸之夫也。於是相對默然者數分鐘。騰排復曰。吾之得此篋也。蓋藉二友之助力而成。彼等必已上諸本黨首領矣。納爾聞言。趨就窗際。目視街上。哽咽而言曰。此篋苟勿達俄使者。吾夫將受銃形。或剝腹而死。而數日後。吾身永永爲未亡人矣。聲

幽咽而微。復繼續其詞。幾不成語。若舉滿腔心事。萬種悲愁。悉迸而出。諸寥寥數言之內。此固足以動天下男子之心。即鐵石人亦當憐而為之下淚。於是騰排心中不能無動。趨就其側。出兩手捧此美人之頰。使之向己注目。諦視之。徐曰。卿愛其夫。至於此極。耶納爾曰。吾苟失彼。亦斷不獨居此世界上也。騰排曰。雖然。卿今決勿能逃此劫。卿惟忍受之而已。納爾曰。吾尚足以避之。騰排曰。卿將用何術禱天。耶納爾脫



日之納爾。非即昔日親與吾有成約而後復反悔。諉稱嗜昔之尤為我強迫而成。故決難實踐者耶。納爾曰。今皆往事矣。君亦何必翻此數年前陳話而出之。騰排曰。然此四年前事矣。卿今二十一歲。其時才十

手欲遁。騰排不之釋。益促之曰。卿究用何術。納爾俯首視地。顫聲答曰。吾實勿敢告君。騰排奮然曰。納爾今日之納爾。非即昔日常言勿信。世所謂愛情以為其無稽與談鬼等者耶。今

有七耳。卿在當時以言情爲可笑。而今則語語出之以情愛。且直明言。苟無夫者。一日不能獨生。卿前後如出二人矣。然亦知吾者。此四年來。乃未嘗少有所變。今吾猶故吾也。納爾曰。普爾。吾昔之病人。言情特託空而發。非笑君也。騰排曰。卿或未嘗笑我。吾亦已自覺其曩日之痴而痛。自悔改。惟以歟。今此之來。乃令吾作死灰。復燃而舊恨新愁。都來眼底矣。言次。猝復憶及納爾來此之故。卽至室隅。保險大鐵箱前出。鑰啓之。攜文牘。篋置桌上。毅然曰。篋在此矣。斯與吾等得諸卿。夫手中時百無一異。緘封尙如此耳。吾今不得復爲人。愚駭耳。奴隸耳。是惟以卿之故。乃令我中變其初心。而勿能堅其黨中之信誓。嗟夫。納爾。吾今爲情所迷。乃不憚冒天下之大僂。奇辱以自叛其黨。嗟夫。納爾。如今取此篋去。吾寧自垢其清白之軀。而爲叛徒也矣。特未審卿亦知虛無黨之處。叛徒未嘗少假借否。納爾含淚曰。吾可推測得之。吾可推測得之。騰排卽轉身背向納爾。及文牘篋而立。

此時納爾苟前取篋。特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耳。而夫婦二人之焦憂。卽可立時冰釋。則亦何憚而不爲。然納爾默默沉思。覺此舉之關係至深極鉅。有庸不迴詳審慎而衡量出之者。勿取則殺。夫取之則殺。騰排懸二命於一人手中。卽欲爲謀兩全而智盡能索。竟無善策。欲前後退者。再卒乃決往取之。騰排適反顧見納爾尙滯室中。厲聲曰。汝尙勿行耶。納爾哭曰。普爾。吾良不能取此篋去。此與剗刃君腹尙復何異。騰排忽柔聲曰。來來。納爾勿哭。此天亡我。非卿之罪也。吾旣爲虛無黨人。終有一日。陷於極悲慘之域。所

爭特遲早之分耳。遂趨桌旁，雙手捧篋，授納爾，笑而言曰：卿今取此篋去，夫婦偕老，終其身深浸於愛河，情海之波中，永永無復逢失意事，而腦蒂亦勿必留此微影。謂某年月日曾失此文牘，篋而幾致首領不保也。行矣。納爾母再濡滯，納爾益大哭曰：哀哉！普爾，吾與爾胡窀家路狹，屢相逢也。騰排曰：吾誠莫名其故。始夙孽耳。行矣。納爾母再濡滯，納爾拭淚受篋曰：別矣。騰排亦應聲曰：別矣。然微歛其軀，前向似欲一與之接吻。刹那間，若有所憶，復長嘆一聲，截然而止。

納爾見狀，中心大動，念騰排昔之愛吾，不可謂不深。吾竟舍之，而他嫁。在當時以爲彼卽失我，亦未必引爲人生莫大之戚。今則借已證人，始知彼近數年來光陰盡在悲愁中過去。吾負騰排，吾今始信吾實重負騰排。矧此次甯喪其身，慨然以文牘篋還我，夫猶是此一點愛吾之心，發於不能自己耳。在彼不惜以性命相贈，而謂在我竟此區區一親吻之微，亦靳而不之。予此心，何以自安？因反身就之，似待其吻。騰排曰：今亦爲我強迫而成歟？納爾曰：普爾何必更以此言相困？往者已矣，思之亦復何益？騰排遂不復語，擁而吻之，迷離愴恍，此身飄飄如墮雲霧中，不知有既往，不知有將來，惟知此現在電光石火之歡娛而已。尋乃釋手，太息而言曰：納爾待吾死後，汝以此告沃羅甫，吾知彼必恕我也。納爾遂行，騰排自念此身一日不死，今此歡愉寤寐，勿能忘矣。越一小時，知其黨人必已得已叛狀，將加之慘，卽跳身南奔，冀免其毒於萬一。而沃羅甫則正於此時，滿面春風，手提皮篋邁步入俄使館，敬謹上此至重要之外交文牘於駐。

俄。俄。公。使。以。報。幸。不。辱。命。焉。

數。日。後。沃。羅。甫。與。納。爾。晨。起。納。爾。臨。鏡。妝。沃。羅。甫。披。閱。各。新。聞。紙。見。大。陸。通。信。欄。內。紀。事。一。則。言。有。英。

人。名。騰。排。者。被。

人。殺。死。於。道。中。

三。尺。七。首。尙。割。

胸。際。血。書。數。大。

字。其。旁。曰。此。為。

叛。賊。騰。排。云。云。

沃。羅。甫。大。駭。呼。

其。妻。曰。速。觀。此。

新。聞。騰。排。已。為。

其。黨。中。人。謀。斃。

矣。納。爾。失。色。曰。

之。殊。不。能。無。愧。色。嗟。夫。納。爾。吾。與。爾。實。為。夫。婦。而。愛。情。之。深。不。逮。之。吾。真。愧。死。矣。



嘻。何。其。速。今。有。

一。言。不。可。不。為。

吾。夫。告。因。以。當。

日。與。騰。排。接。吻。

事。盡。言。無。隱。且。

乞。之。恕。沃。羅。甫。

喟。然。曰。納。爾。吾。

最。親。愛。之。納。爾。

何。復。言。恕。彼。惟。

愛。汝。乃。不。惜。以。

身。殉。情。以。吾。較。

騰排之葬也。輓者無人。頗形冷落。近處亦無。賻以花圈者。有之。惟白薔薇圈。一乃沃羅甫伊文。沃羅甫納爾。寄贈已死之友。普爾騰排者。嗚呼。騰排殺已拯友。仁至義盡。世莫與京。惟此二人。而今而後。臨風洒淚。引領南望。千秋萬世。勿相忘矣。



滑稽問答發表

第一問 語云思想者事實之母也敢問其父在何許

答曰其父亦即事實蓋事實長足即有爲父之資格(雲森)

第二問 是問之答案多雷同

第三問 熱心有若何度數始達沸點

答曰可云無度因見近之所謂大熱心家常縱慾無度故其沸點當爲〇度(無名)

第四問 無佳者

第五問 眉語之聲音若何

答曰眉語之聲音惟瞽人聞之語云眉語目聽也(吳寔欽)

以上三人均贈有正書局圖書券壹圓

空中飛板

(日本近事) (冷)

山奧中縱斧伐木。借着山間流水乘水而下。流至平地。以省轉運之勞。各國都有。日本木曾山上。也用這法。

五年前我友木戶君。曾在東京日本橋區。經營藥業。一日忽然。游興勃發。扮了賣藥。商人。前往木曾山。游。歷走了一程。早走至。了。今里村外。

村外約有村民三五人。木戶君便走了上去。和他們談話。談不幾句。有樵夫兩三人。行吟而過。木戶君心中想道。今夜沒有住處。只得走一夜了。想罷。便別了村民。背了藥箱。走了。



過了村。走了幾十步。路前面便是一帶樹林。過了樹林。又向各處探看。無有樵舍。探了多時。依舊探不著甚麼。忙轉了一個方向。又探聽。一面竟然連半個人影都沒有了。

正在心中納悶。忽聽得阿呀一聲。木戶君驚道。又起了甚麼事了。連忙走向前去。只見前面

躺看一個樵夫。正是方纔在今里村看見的那樵夫。滿身塗了血。

木戶君一見大驚道：你爲什麼？什麼？那樵夫叫道：苦呀！苦呀！木戶君忙將身上藥箱取了下來，開了箱蓋，將藥來替他敷上，問道：你的家住在那裡？問了幾聲，那樵夫還沒回答，忽然回頭來看見一匹狼正在那裏蹲着。木戶君心想：這樵夫傷的緣故，定是這狼做出來的。

這在這樣想，那狼早又看見了木戶君，張牙舞爪，直向木戶君奔來。木戶君一時着了忙，棄了藥箱，看見旁邊有株樹，急急上樹而逃。

看官聽說狼和別種野獸不同，劇有奸智，而且性又古執。他既發見了木戶君，再也不肯舍去。木戶君躲在樹上，他便蹲着。木戶君要下來時，他又張牙舞爪的來了。

本戶君在樹上相持了多時，心想：這總不是長久之策，便向四處探看，幸喜這是個森林。木戶君忙從樹上攀過了樹枝，轉至旁的樹上，正要從旁的樹上下來，不料那狼早已看見，也從地上跟過來了。木戶君没法，只得又攀過了旁的樹，那狼又跟至旁樹的地上，一連攀過了十來株樹，看看已近山頂，那狼還不肯舍。木戶君一時情急，智生看見樹旁邊伐木的，伐下幾株樹，解了板，放在樹下。木戶君心想：我不如取了塊板上來，放在樹頂上，這樹原是順着山坡下去的，我坐定在板上，讓那板像滑冰樣的滑了去，到得平地，那狼再也趕不及，便沒奈我了。

想。定。了。主。意。便。輕。輕。爬。下。樹。枝。爬。到。那。有。板。的。樹。幹。上。提。了。一。塊。板。上。來。放。在。樹。頂。上。將。身。體。紮。束。定。當。然。後。將。板。一。放。那。板。便。如。順。水。的。船。從。山。頂。上。順。着。坡。勢。直。瀉。下。來。待。至。瀉。到。將。近。平。地。坡。勢。已。平。慢。慢。地。已。不。十。分。急。了。到。地。後。並。無。一。些。危。險。這。場。狼。難。纔。算。逃。過。了。木。戶。君。事。後。爲。我。言。及。我。爲。之。記。其。大。畧。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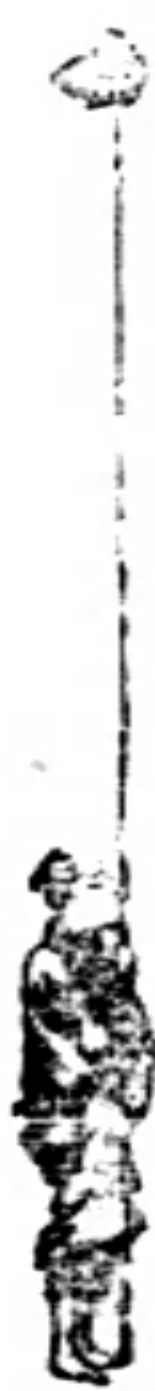


新事新語

○養狗談一 外國各種狗價值甚昂每初生之仔三四五十金不等而性亦較靈顏色形狀亦較好以視我國之懶狗臭狗一見人輒嘵嘵不已者優劣自不相同然余每思此非狗本性之劣所以養之者劣耳久欲得一我國狗仔以外人養狗之法養之以觀效驗之何若事未果行一日遇友自歐洲歸者為談種族之優劣又述斯意客曰噫子尙未知現今世界最貴重之狗為中國狗乎歐洲大紳貴婦每多養之其價每頭一二千金不等其種為叭兒狗其名曰北京狗其形狀毛色須各相稱耳須大面須短鼻須平面上仰毛色花紋須調勻苟缺一者即不貴重然而欲其全不缺一惟中國能養之惟北京人能養之外國人屢購其牝牡而傳種矣然而一經傳種其種立變面已不短鼻已不平不上仰而花紋亦不能十分矣故其種之寶貴所以異於他狗而價值昂也

○養狗談二 北京狗飼養者大半皆為寺人其養成此形狀者蓋係人力而非天然其養法甚秘有知之者謂北京狗之耳

大尾大身矮皆為天然面之短與鼻之短鼻孔之上仰則因狗初生後能食物時即於養狗之室之門檻釘以肉皮使狗能嚼而不能食不能食而時時嚙之則狗之面與門檻磨磨則面不覺其日短而鼻亦日短鼻孔上仰矣此乃人力也而毛色之調勻則因牝狗初孕仔時即閉諸一室室之四壁情畫像者悉繪毛色調勻之狗使之日夜瞻視則他日生毛色必與所繪者相似此亦人力也此說外人亦有証明者英國某地有全黑牛種價值甚鉅以為至寶也向無一毛雜色養此牛家為牛立譜傳至若干世生一犢忽現白毛然而查其父若母均純黑也大為不解爰集物理學家研究之其結果為黑牛旁有一白牛牝牛懷孕時稗見白牛色因是生白毛耳與人力養成狗毛同一理唯外人知之而尙未能利用之耳



各國時事

怪美人

(俄國近事) (冷)

午後三點鐘時。我從白克車站上車。直往奇果。里斯。當時我坐在二等車內。二等車內除我外。却無一人。

俄國火車行時。十分震動。我在車中。早已昏睡。來了。我心中想。皮包中。雖有些貴重東西。但是。車中。却無別的乘客。也就安心。任他睡着。了。

睡着後。不知隔了。幾時。忽然。驚醒。轉來。見我。隔座上。早坐了一個。俄國紳士。了。忙。瞪着眼。看。那紳士。時。一時。睡夢之中。辨不清。澈。



不料那紳士見我醒後便回頭過來說道有罪有罪請問先生現有甚麼時候了又道先生可是日本來的

我答道正是又取出表來一看答道現在六點二分了

那紳士又道多謝多謝說罷旋轉身來正對着我又問道先生你是往那裡去的
我道是往奇果利斯去的

那紳士笑道奇果利斯是我生時的家鄉現在我也要往那裡去可巧正是同路了

說後兩人便相熟起來我當時尚還朦朧未醒一抬頭見他身邊取出了一件甚麼東西來及至去了包纔知道是瓶威士忌酒

那紳士取了威士忌酒後兩手捧了過來向我說道先生可喝一杯一手又授了個杯子倒在杯內
我原不是個飲酒的人只因這時正在天寒那紳士又十分殷勤不覺謝了一聲取杯喝了喝後却又覺得這酒真是上好的好酒

一杯盡後那紳士又授瓶過來說道再喝一杯如何不等我回答早又將酒傾在杯內了

兩杯盡後睡夢全消那紳士也打起精神坐近我身旁和我談話正談得入港忽然我覺得一個天旋地轉昏迷去了起初心裡還覺得明白只兩隻手垂着不能動攬接着便覺兩隻脚也不能動了又隔一回

全個身體都失了。知覺心中便也糊裡糊塗了。

幾分鐘後忽然又醒了。回來張眼一看甚是詫怪。只見那紳士正開了車窗探身窗外提起一件重東西。來我因假裝着未醒偷眼看時見他提起的不是別物。正是一個白布包的箱兒。

那紳士既將白布包的箱兒提進車室後先解開了白布開去了箱蓋。我又留心看他箱中藏着甚麼。真令我吃一大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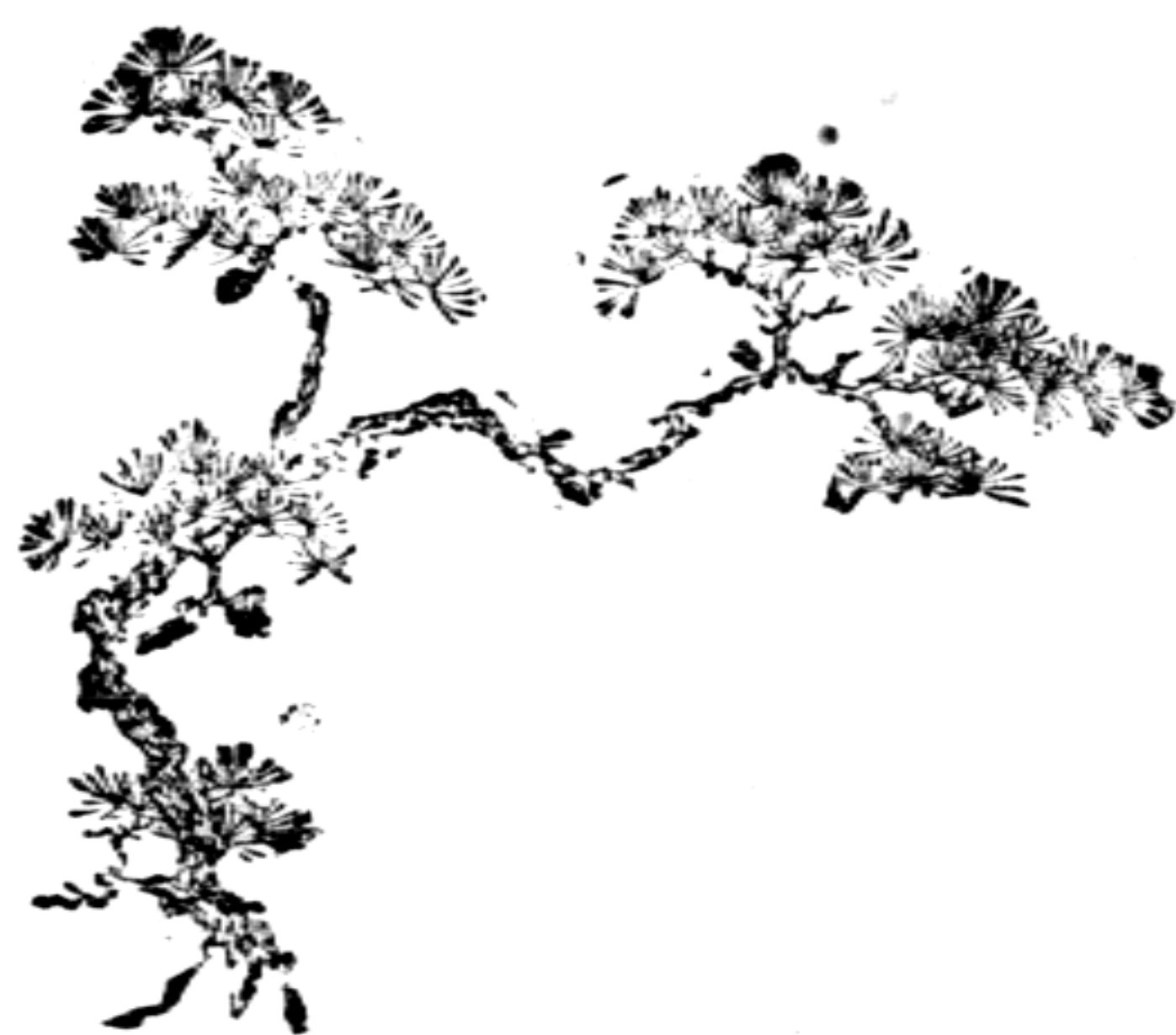
看官那箱中藏着的東西真是不可思議了。世上雖也常有不可思議的東西。却總沒有我這次看見的。奇怪箱中不是別物。却是一個少年美女子。

少年美女子既出了箱後。便向紳士問道。你將酒飲了。他沒有紳士微笑道。飲了。飲了。

美女道。那麼各事都備妥了。不如就此動手罷。那紳士也點頭會意。我這時心中十分害怕。知道遇了歹人了。要待起來。那酒的力量仍舊未消。全身宛如麻木的一般。

正在危險間。那車已行抵了勃夫爾車站。勃夫爾車站原是個小站。快車過時本不停留。這次却因汽管內用的水沒有了。忽然停下。紳士與美人一見停下了。車登時着急起來。忙開出車門跳了下去。隨後便有鐵路巡兵和車掌等進來。我已大醒了。便將這事告訴了車掌。問他這兩個人是否車上的竊賊。車掌搖頭道。不是。不是。我又問道。既然不是他們。爲何要癡醉了我。車掌道。這是他們另有所圖。他們主意決不。

在。你。又。笑。道。我。們。俄。國。這。樣。的。秘。密。黨。甚。多。你。既。不。會。受。害。不。必。再。去。問。他。了。
車。掌。等。去。後。我。開。了。皮。包。看。時。我。東。西。却。果。然。不。會。失。去。一。件。





長篇名譯

豆寇葩

美國却而司佳維原著
武進鐵樵樹珥譯述

第一章 拾兒

三星堡者村落間一小市集也。讀者苟嗜飲李蘭地當熟知三星爲何處無庸吾贅言矣。村中數十家皆茅屋林木滷翳山泉清冽平曠青綠之田疇環其四圍中有一屋土垣板扉喧騰外聞者沽肆也肆名塊金蓋是地產金聚飲者多金礦工人因以是佳名名之肆僅一椹窄而長有粗劣之板案二科頭赤足箕踞坐者數十輩中置一長方之彈子檯蒙以土爾其紅色布燭淚滿之室盡處木架一具酒瓶層累雜列殆滿四壁飾畫圖圖色黝暗破碎狀絕古顧皆以炭爲之室隅古式風琴一足已折枕以塊塵封盈寸此中人祇飲酒或賭博否則閉門他無所事事工人欲得酒與賭者則來此不必醉不必賭負甲語乙曰今日天寒乙適熱也以爲

弄已則相毆雖至敗類流血亦視爲慣常弗怪也。衆聚飲俛以夜有萬留蒿回者虎而冠者也貌魁梧性任俠以武力雄視儕輩縱橫數十里間村落百數居民咸以採礦爲衣食其採金也各自爲政無統一規則各堡因互相仇視隱然若敵國有獨行數十里者輒被毆類死萬獨掉臂游行視若無觀遇有尼之者眴其目作其鱗之而敵便辟易不敢撓虎威以故三星之人咸倚萬爲重效奔走恐後懼不當意一日衆酒徒方聚飲叫喚並作萬獨翹一足憑棹坐手支頤一手持上唇鬚手白皙如好女御鑽石約指一光作作有芒旁置杖一茗碗一雙眸半啓若備忽見玻璃酒盃飛起呼嘯聲轟然大作亂如麻從半明滅燈光中隱約見兩人面被血則有三五輩倚牆立作負隅勢萬則晒之狀間暇如故而肆主人名鄧麥克者大窘急入衆中斂碗碟忽飛來一掌着頰際顛尺有咫大號衆乃弗聞。一時呼叱聲肉搏聲奔突躑躅聲紛沓不可名狀塵氛挾穢濁空氣充一室中央懸煤油燈作昏暗愁慘色忽有大聲叱曰止止衆驚顧睇眙則見一人手革囊背負一物隆然側身塞門入顛聲效

且語衆兒郎勿爾而翁來也。此時衆人如被魔術聲頓寂入者爲一老人貌癯而善良其衣制郵卒也。

老人已入置革囊于萬所坐案乃取所荷物以一手承之置近胸前又以兩手環護之若不欲人之觸之者衆視之一碩大布袋也咸不甚措意。

衆人環老人數匝羣呼弼而弼而者老人名也此時鴛聲復作咸向老人索雁足書平安字聲嘈雜更不辨誰某語老人則徐啓革袋出郵信如許揚言曰衆兒郎須仍守約惟弼而命毋得叫鴛強取奪衆唯唯老人乃呼姓名順序分給頃刻畢事得書者錯落散去餘人目眈眈視布囊謂弼而個中意亦郵遞物弼而佯不答衆情急軟語乞弼而弗作劇老人曰實相告此中物無與而等事然試猜之不論誰道著吾當作東道主供若等竟夕飲不吝也衆曰衣耳一人曰然或女衣故龐然而奕是矣吾知弼而有所歡居狗耳堡蓋所以媚彼婦者衆皆笑老人噙以鼻謂衆毋手觸卽竟夜臆度亦無益衆詫異益妄測萬留蒿回獨不語以手弄賭籌微笑老人顛謂曰密司脫萬留吾決汝亦不能知故作夷然不屑狀使

藏拙耶萬簪其肩微晒曰孩耳速覓其母還之毋溷乃公衆錯愕老人曰噫異哉汝烏知是孩衆疑萬妄乃老人啓其囊赫然一嬰孩也睡方酣衆大譁居是地者類多客民無土箸數十里間婦人稚子皆所罕見工人之來此者恒數年不歸亦有別其妻若子乍自倫敦來者雖棄鄉井涉重洋而生性巖劣鎮日沈浸於醉生夢死中初無有念家山而隕涕者塊然之嬰兒突如其來觸動心事如紙醉金迷中聽疎林清磬陡覺隻身萬里旅況淒涼一種不可名狀之感情此中人蓋畢生僅遇者矣

此兒男耶能行耶已兩歲否解言笑否渠目睛作何色有無名字一時羣吠並作老人叱曰蠢兒此等問題寧有暇相答豈不知老夫地然獨居一身之外無係屬然則當思此孩胡自來且胡爲挈此兒至此衆譁曰誠大怪事然則汝速言孩自何來措詞宜簡短弗故作周折使人不耐聽老人笑曰汝等若有人心者宜以盃中物潤吾喉不然音且瘖矣則有十餘人狂呼密司脫鄧麥克鄧亦在衆中急往取孛蘭地更一人以玻璃大盃置弼兒前鄧則去瓶塞注酒盃中盃滿瓶尙未罄弼而以口就盃吸之旣而復注之乃

以。一。手。舉。盃。飲。之。已。乃。卽。布。袋。角。拭。其。毛。際。拭。已。目。灼。灼。視。衆。人。
 躬。而。曰。今。者。吾。自。狗。耳。堡。來。出。市。集。時。日。已。在。西。吾。行。緩。至。中。途。

暮。靄。橫。空。斷。霞。半。壁。矣。夕
 陽。木。末。歸。鳥。回。翔。顧。而。樂
 之。忽。瞥。見。五。十。步。外。灌。木
 叢。生。處。似。有。人。影。彷彿。若
 女。子。心。頗。怪。之。然。疑。老。眼
 之。生。花。也。林。隈。路。轉。可。三
 十。步。又。見。之。亟。注。視。則。一
 人。植。立。樹。下。長。裙。細。腰。居
 然。女。子。也。顧。不。見。頭。部。似
 無。有。者。吾。則。大。震。自。念。烏
 得。白。日。見。鬼。魅。然。生。平。不

信。鬼。亦。不。與。吾。值。豈。今。吾。衰。耶。老。人。言。至。此。大。嗷。嗷。已。衆。謂。老
 人。曰。弗。橫。生。論。議。第。以。簡。短。之。詞。言。其。究。竟。老。人。續。言。曰。吾。欲
 其。異。越。阡。陌。近。之。至。十。餘。步。許。始。見。爲。一。女。子。衣。披。小。樹。若。衣。如。



者。衣。製。頗。入。時。不。類。勞。動。社。會。中。人。所。御。吾。大。慙。念。此。間。烏。得。有
 此。正。懷。疑。間。忽。見。數。步。之。外。一。女。子。橫。陳。淺。草。間。挺。然。而。殞。而。此

孩。卽。在。女。子。懷。中。方。吾。乍
 見。女。尸。時。殊。大。震。恐。毛。髮
 皆。植。立。及。見。此。吾。則。大。悲
 不。暇。恐。也。日。途。正。暮。遠。無
 設。施。因。竟。挈。之。來。此。可。吾
 欲。與。若。等。商。略。若。何。處。置
 而。後。可。意。者。報。之。官。吏。存
 發。見。之。時。日。場。所。爲。將。來
 事。主。之。尋。訪。是。吾。職。也。但
 彼。可。憐。之。婦。人。奈。何。衆。無
 語。目。視。兒。兒。睡。熟。布。袋。如

搖。床。狀。大。小。適。相。當。此。時。衆。頗。靜。肅。蓋。粗。豪。之。工。人。其。暴。戾。之。氣
 至。此。亦。爲。悲。感。所。摩。滅。一。人。曰。長。夜。漫。漫。彼。死。婦。在。曠。野。恐。飽。狸
 殊。殊。危。險。且。密。司。脫。弼。而。曾。檢。點。彼。婦。身。旁。否。吾。意。必。有。書。函。若

什物可藉以測知其所從來者衆視其人乃工人中號稱精細衆以老律師呼之者也。弼而曰此言甚當但吾未暇檢祇挈得此孩耳。吾意携此孩至狗耳堡爲覓保姆衆意云何。萬留蒿回曰此間有老嫗梅林媽者亦可任保姆事。吾意不如去三五人姑致彼婦於此。徐議良策此言一出如下綸音當卽有四人聲言願往。萬領之四人遂至屋後拆舊板扉一昇之以行。鄧麥克曰然則盍往召梅林媽一人曰諾遂往召梅林媽。

三星茅屋數十皆工人居有婦人三爲衆工人事縫紉。梅林媽四十許村婦也。老成有似嫗者衆便以老嫗呼之。嫗來衆迎告以如是。嫗撫兒提抱而煦沐之爲理襁褓備至衆視兒入嫗手如宜僚弄丸咸大欣慰。嫗曰此兒福相異日必慧美不類小家產衆曰女耶曰然死婦孤兒之悲感盤踞衆工人腦中不暇他顧。聞嫗言始知是女而西俗男女並重不異視也。頃之四人者返聲言已昇彼婦至梅林媽處第身畔無隻字亦無他特異物可作證據者。弼而曰然則奈何衆曰埋婦而留子一人曰是固然但此兒不能屬之衆人一人曰屬我別一人曰屬我亦得餘人言亦如之羣欲

爭有此兒萬留蒿回曰卽得兒亦不知鞠育公等自問能庇兒耶我則有一善法決此問題衆唯唯請命萬曰公舉有父母資格者數人互相博博勝得兒撫養教育婚嫁咸任之衆鼓掌於是某某等六人皆以父母資格被選舉首當選者萬留蒿回也衆入局餘人駢肩屏足作壁上觀萬屢擲皆虛衆盡靡局終萬勝得兒萬曰兒雖屬某某初非爭兒者君等若有意見不妨明言之衆皆曰以理勢言公當得兒誰敢僭公者且博而勝神固命之矣萬大悅推案起燃燐寸吸烟已而別衆出向梅林媽家來。

梅所居草倉兩楹尙不湫隘室隅置燈一燈光中木架皮板扉女尸在焉內一楹爲臥室萬入嫗起逆問兒則已睡無搖床以舊篋去蓋爲之上覆氈毯似尙安適萬啓覆視兒眉目頗楚楚頂上髮微紅而濃厚萬曰媽視此孩幾歲矣嫗曰可兩齡耳細視之具有秀骨意其父母必非常人此孩若有福者後當不屬之荆扉甕屨中人萬笑曰是已屬我矣因告以博勝事嫗曰然則君將焉置此萬曰後來事吾何知博時固言婚嫁教育悉任之耳今姑以累汝因出金一磅曰煩爲更置衣飾食物備金皆惟余取給因再向兒

審視乃出。

後二日三星之人醜金葬此不知姓名之婦人喪禮悉如儀梅林媽抱兒從棺後兒白衣黑綠喪服也萬留蒿回冠高冠隆然偕衆人隨行他堡來會者繁有徒喪葬畢萬設筵勞衆人酒酣抱兒出示客告客以忝作主人故衆皆頷手道賀萬抱兒兒撮萬鬚萬與客皆大笑兒亦孜孜憨笑衆益憐之客問兒何名則尙無名一人曰盍名多兒衆未許可鄧麥克曰吾意名之瑪利差勝瑪利西話壽也老律師曰吾意不如密司脫蒿回自名之切音必稍長以示鄭重萬曰吾意呼以伊瑟姆資兒伊瑟姆蓋古女神也衆曰此名極佳平時僅稱密司資兒或密司伊瑟姆若正式之名刺則可書密司伊瑟姆資兒萬留衆曰善遂大呼伊瑟姆資兒祝兒萬福

第二章 英雄之孵化

三星堡者自表面視之一客民之居留地也然具有特性欲於此等社會中覓一能撫育子弟之賢父兄實不可得以其人類皆粗率其暴戾恣睢之氣有足令人望而生畏者然慣性雖劣又非構机窮奇所可比擬其不規則行爲中往往含有一種不雕不琢不

屬人欲之真性情偶然流露雖學道君子猶然愧之不可埋沒者願卽就中人物大別之可分數種有執袴子弟不克守先人遺產墮落至此者有大腹賈營業失敗受破產律之支配遁迹來此者有賭魁劇盜借此爲遁逃藪者其惰民無業者尤居最多數因以上種種人物遂組成豪賭酒決鬪之風俗在大洋洲產金之區其社會往往如此而吾書如火如茶之伊瑟姆資兒實生長於此實歸束於此

伊瑟姆資兒以無父母之孤子投身於離奇之社會讀者宜其處境之窮蹙矣乃其所得之權利不啻皇子王孫蓋萬留蒿回以豪邁颯爽之資中年潦倒抑塞鬱勃無可發舒無意中得此佳兒欲借以慰藉暮年不覺珍愛備至而其餘諸人淪落天涯欲歸未得聽蘆管聲聲胡茄嗚咽正不知呱呱者長成幾許則寄情於伊瑟姆資兒藉以自遣所謂借酒澆塊磊者又居大半久之又久亦竟撲索迷離不覺愛之真摯

風物晴妍之日梅林媽手御四輪船式車中臥一數齡幼孩往來樹陰中吸清新空氣所至人皆歡笑相迎者伊瑟姆資兒也伊瑟

姆。盾。如。凝。脂。身。如。琢。玉。眉。目。若。畫。富。麗。天。然。其。船。式。車。光。可。鑑。髮。內。部。素。帛。繡。金。窮。極。美。麗。以。蠻。荒。鄙。陋。之。鄉。而。觀。如。此。人。物。彷彿。陰。雨。連。旬。乃。有。明。月。冰。天。雪。窖。忽。見。桃。花。語。云。人。地。不。宜。若。三。星。堡。之。於。伊。瑟。姆。可。謂。人。地。不。宜。者。矣。車。中。置。一。匣。儲。玩。具。彩。色。者。爲。影。片。爲。畫。圖。燦。然。者。爲。金。鍊。爲。碩。大。約。指。他。若。小。刀。時。表。等。皆。精。絕。拉。拉。雜。雜。無。所。不。備。凡。此。等。物。每。出。必。增。數。事。皆。工。人。所。投。贈。者。也。船。式。車。亦。爲。一。工。人。名。撻。非。者。所。贈。價。值。數。十。磅。云。

春。秋。多。佳。日。曖。曖。空。中。滅。逝。者。竟。如。斯。日。月。相。催。逼。三。星。之。人。壯。者。老。少。者。壯。而。伊。瑟。姆。賚。兒。之。上。亦。加。以。密。司。之。徽。號。蓋。呱。呱。襁。褓。兒。轉。瞬。間。已。爲。十。七。八。麗。人。矣。以。後。吾。書。當。入。伊。瑟。姆。正。傳。無。暇。更。爲。採。金。工。人。寫。照。然。此。十。餘。年。荏。苒。光。陰。尙。有。可。叙。述。者。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人。生。於。此。時。代。實。爲。體。魄。發。達。之。初。期。西。俗。頗。重。視。之。如。吾。國。人。值。三。十。初。度。例。須。宴。客。工。人。於。伊。瑟。姆。更。齒。時。如。值。大。紀。念。舉。國。若。狂。爭。致。珍。異。爲。壽。厥。後。伊。瑟。姆。病。瘳。羣。又。動。色。奔。走。如。臨。大。敵。於。時。醫。生。之。人。格。自。衆。人。視。之。雖。大。總統。不。逮。也。值。有。客。自。遠。方。來。必。引。見。伊。瑟。姆。與。他。堡。人。遇。必。言。吾。

家。伊。瑟。姆。以。驕。人。至。十。三。歲。時。衆。爲。購。一。駒。馬。教。之。騎。射。伊。瑟。姆。亦。好。之。厥。後。人。與。馬。俱。長。馬。殊。神。駿。人。更。不。凡。伊。瑟。姆。賚。兒。遂。以。善。騎。射。聞。雖。萬。留。蒿。回。亦。須。讓。一。頭。地。伊。瑟。姆。攬。書。出。衆。遇。之。必。脫。帽。作。禮。雖。他。堡。人。有。時。與。三。星。門。閨。然。遇。伊。瑟。姆。不。敢。忤。其。爲。人。崇。拜。有。如。此。者。

伊。瑟。姆。賚。兒。既。長。成。如。許。日。事。馳。馬。畋。獵。萬。留。蒿。回。頗。以。教。育。爲。憂。村。中。有。老。儒。亦。名。士。之。坎。壤。者。爲。衆。工。人。治。書。啓。得。儲。資。以。自。活。衆。咸。呼。以。寫。字。人。萬。聘。之。使。傳。伊。瑟。姆。伊。瑟。姆。好。動。不。慣。受。束。縛。文。法。筆。算。條。理。細。密。心。頗。厭。之。誦。讀。稍。久。便。棄。書。嬉。戲。加。以。強。迫。又。睡。魔。相。尋。有。時。反。唇。與。師。忤。大。有。便。溺。儒。冠。之。雅。以。爲。人。生。在。世。安。用。是。彘。彘。者。爲。一。日。萬。自。遠。道。歸。至。塾。訪。寫。字。人。扣。以。伊。瑟。姆。所。業。寫。字。人。顰。蹙。曰。女。公。子。大。聰。慧。凡。經。講。解。無。不。澈。悟。但。每。日。上。課。五。分。鐘。後。便。不。知。去。向。老。夫。亦。曾。用。種。種。方。法。勸。誘。之。聽。至。着。痛。癢。處。似。亦。深。自。刻。勵。但。不。旋。踵。便。忘。却。奈。何。萬。笑。曰。近。日。較。最。初。時。何。如。老。儒。曰。是。則。教。者。之。過。也。日。來。所。讀。書。條。理。較。繁。而。女。公。子。畏。之。愈。甚。昨。日。扣。以。動。詞。變。化。詎。竟。以。書。擲。還。老。夫。

謂不耐瑣屑屑竟去至今未來也萬備道歉意曰是鄙人亦任其責因別老儒往迹伊瑟姆賚兒思稍稍訓迪之顧不知其何往某處距村里許有小泉石景物最幽或言其在彼因往覓之喬木數本枝葉扶疏習習微風茸茸淺草伊瑟姆方酣眠其上曲肱作枕一手執草帽數步外駒馬嚙風尾草訖訖作聲若添一胡兒執繩的疑是明妃出塞圖矣萬行稍近伊瑟姆已覺開眸見萬躍起曰阿爺來耶急前捧萬手吻之曰爺去許久令人悒悒不樂萬亦俯首與吻曰僅兩星期耳兒覺久耶伊瑟姆子然一身惟與萬有父子名義其愛敬之純摯綜吾書前後觀之伊瑟姆固孝女也既而父子並坐草際萬曰汝在家樂耶伊瑟姆點首曰兒日來致駒馬跳高村北土牆渠已能躍過昨日撻非與兒賽計六次竟負四金元渠不敢復矣萬曰是最佳彼等愛兒兒樂吾心慰也伊瑟姆不悅曰彼等愛兒固然欲兒樂必爺弗遠行耳阿爺離兒去兒胡爲樂哉萬曰兒誤矣兒須知阿爺特構蒲爲生活使吾常在此間彼等之錢不將盡爲吾有耶此寧可久者吾且問汝兒讀已許久所業何如矣女微笑若弗聞者不知何來一翠羽長可三寸許

簪之萬胸前審視曰阿爺美觀哉萬視之鸚哥毛也艷麗可愛口兒愛我哉但吾問兒讀書事近已有寸進耶伊瑟姆復笑不言頃之曰彼寫字人酸腐可厭萬曰然則兒不願讀耶女頷首曰然兒意天下物可厭者莫書若畢竟何所用而強人入此苦境每值寫字人向兒喋喋使頭腦作痛不可耐兒意終身不見此等人亦得萬搖首曰是何言天下有用物寧有過於文字者世界文明種族少婦無不知書吾爲汝懼之人有恒言知書作字如衣食兒未聞耶伊瑟姆卒然曰兒此時已少婦耶萬曰今雖尙未然亦轉瞬間事伊瑟姆歎曰既將來不免卽早作少婦亦佳萬不解所謂頃之乃續言曰吾於汝名雖父子實乃汝之保護人也汝將來必有歸祖國之日因不知汝父母爲若何人浸假爲皇族汝乃不識字義人其謂我何矣女無言以手弄髮髮髻四垂被其面目灼灼作擲揄狀萬笑曰卽此便稚氣吾本欲送汝至美勒笨學校中女不待其詞畢亟搖首曰兒斷不能離阿爺他往兒雖不知讀書何用第阿爺旣欲之讀亦無妨萬曰此便是矣然則兒從寫字人讀日兩鐘可乎女點首應萬曰吾非必欲苦汝須知人無終身作女郎

者女曰兒亦自知必嫁人且所嫁何人兒亦已知之萬愕然徐詰之曰兒既有意中人亦大好事盍告我當爲汝決從違女曰兒必嫁阿爺萬訝曰我耶曰然吾舍阿爺將誰適萬不覺失笑女曰何笑爲女子嫁其至愛之人吾所愛莫爺若竈便誤耶萬曰吾與汝有父子名義胡可紊亂且如兒者須知自重萬不可偶賭徒今兒既願讀極泱吾意他且弗言因起曰歸乎當父子偶語時萬脫其帽至是女爲冠之又自理其髮遂歸自是伊瑟姆入塾無間日口誦手書不敢荒嬉而柔荑纖指間墨痕爛然日必洗濯至再云

一日伊瑟姆課畢乘馬出馬已長成毛作栗色俊偉絕倫緩轡行且誦忘路之遠近祇見野花含葩鳴鳩在樹蓋時方春暮也至一處灌木叢生芳草鮮美百步外有小山高可數仞一望蒼翠如入畫圖心愛好之駐馬凝眺方徘徊間忽隱約聞馬嘶聲坐下馬亦長鳴似相答者循聲審視遙見山下林際別有一馬鞍轡畢具近之曠焉無人馬亦不維繫見人亦不遁逃異之伊瑟姆有絕技凡動物行經其地雖日久或叢草滑石問他人一無所覩者彼獨能察其跡迹因細察馬所自來迹之值一河河畔一男子据地坐一

剎那間伊瑟姆敏銳之眼光如攝影快鏡已盡觀其人形態年事可二十餘目精作蔚藍色髮作金黃色上唇有微鬚翹氣如燕剪長眉豐頰衣獵衣着長革靴襟間微露紅色襯衫按歐俗若此者爲美男子衣式亦最入時者而伊瑟姆視之祇覺與礦工不同而已。

伊瑟姆矜立注視不動亦不言其人見伊瑟姆欲起立以杖拄地欠身作努力狀顧不能起乃一手脫帽作禮曰乞恕無狀言時若其態者又續言曰望足下告我此問何所伊瑟姆曰汝不知耶答言不知謂己已迷路伊瑟姆曰此間名號溝其人曰謝足下鄙人適從狗耳堡來本欲至一處言時作沈吟狀曰其地名吾亦忘之第憶與李蘭地有關係者伊瑟姆曰得毋三星耶曰是矣伊曰此間距三星可三英里我即居彼由狗耳往不及兩英里來此誤歧途矣其人曰吾甚樂聞君言按此亦西俗套言伊瑟姆曰何耶其人驟經此一詰囁嚅久之竟不能答赧然而已既而強起立狀極艱伊瑟姆問所苦其人蹙額曰此足若廢吾爲兀者矣此間俗尚門狼與狗耳堡人偶一言不合遽以橫逆相加一人以武器撻我

初。不。覺。其。痛。至。此。痛。遠。甚。竟。不。能。騎。伊。瑟。姆。曰。試。示。我。其。人。訥。然。曰。是。胡。可。者。此。時。似。稍。瘳。第。得。馬。當。能。騎。惜。吾。馬。不。知。何。往。伊。瑟。

姆。曰。然。則。汝。坐。待。吾。當。以。馬。來。遂。去。頃。之。女。捉。兩。馬。來。牽。其。一。近。墮。馬。者。曰。汝。不。能。乘。吾。助。汝。因。以。一。手。扶。之。其。人。感。激。彌。其。願。又。不。得。上。伊。瑟。姆。曰。汝。以。手。据。吾。肩。即。得。矣。其。人。曰。吾。寧。死。不。能。開。罪。密。司。伊。瑟。姆。曰。噫。異。哉。異。哉。汝。又。非。嬰。孩。吾。能。抱。置。鞍。上。耶。其。人。度。伊。瑟。姆。似。有。怒。意。不。

敢。言。因。竭。力。攀。鞍。竟。得。乘。女。則。乘。己。馬。前。行。可。半。里。許。忽。有。流。矢。洞。女。帽。女。撥。馬。向。叢。樹。間。馳。去。既。而。聞。鎗。聲。又。聞。呼。號。聲。頃。之。女。至。墮。馬。人。大。震。變。色。女。笑。曰。有。兩。人。殆。為。足。下。來。者。已。薄。德。之。



第。行。無。害。墮。馬。人。不。知。伊。瑟。姆。為。何。如。人。頗。懷。疑。懼。已。而。至。一。處。女。曰。可。矣。前。往。三。星。堡。不。遠。已。出。險。矣。墮。馬。人。曰。君。冒。險。活。我。不。

知。銜。結。何。時。願。告。我。姓。民。俾。返。國。時。辦。香。頂。禮。也。女。曰。我。伊。瑟。姆。賚。兒。也。足。下。何。名。其。人。曰。僕。名。拿。門。石。勒。女。曰。拿。門。石。勒。拚。法。何。如。此。時。二。人。並。馬。行。其。人。出。一。名。刺。授。女。文。曰。襲。侯。拿。門。石。勒。其。旁。有。湯。沐。邑。橡。田。數。小。字。女。誦。讀。一。過。因。思。此。物。極。佳。阿。爺。何。以。無。之。蓋。伊。瑟。姆。前。此。固。未。

嘗。觀。名。刺。也。

第三章 剖心語

拿。門。石。勒。既。出。險。見。伊。瑟。姆。賚。兒。與。動。不。凡。心。異。之。因。思。世。界。上。

鳥得有此美麗如蠟施武勇如負育而胸襟之坦白意態之鎮靜
 又出尋常男子萬萬是受何種教育而能臻此尤可異者巴黎倫
 敦不聞有此乃於大洋洲鄉僻之區遇之思欲一問履歷又囁於
 伊瑟姆之神明不敢唐突彷彿彼女子之慧眼能見已之肺肝展
 轉籌思竟張口結舌不敢冒昧並足股間痛楚而亦忘之惟視線
 即固著於如花之面如受偉大吸力而不能去而混沌未鑿之伊
 瑟姆按轡徐行顧盼自若也二人並馬行默然者久之落日距地
 平線兩丈許遠山一角尙餘殘照遠近村樹暮靄蒼然斷霞半空
 赤如魚尾密司脫拿門石躊躇滿志莊敬致詞曰佳哉風景尊居
 不遠耶女曰然方五六里中採金者皆吾村人前村樹林稠密處
 即三星也拿曰君卜居此間已幾何歲月女曰吾生長此間有生
 以來未嘗一日離此女言時見拿門意似詫異因曰何哉曰無他
 吾不意密司乃僻處一隅者女沈思片時曰君里居何所曰倫敦
 女曰倫敦乃最著名之區輿地課本中嘗言倫敦爲英之京都較
 巴黎柏林尤繁盛然否拿微笑曰然凡此數處僕皆曾居之女曰
 所謂橡田者君家耶曰然是在倫敦之鄉間吾母地也女曰君有

父否拿曰老父謝世已久尊甫在此否曰否吾不知父爲何國人
 依義父密司脫萬留居此渠名萬留蒿回蒿回西字訓僑寄曰然
 則尊甫必他國人故以蒿回自名女曰是則不知他日當問之頃
 之女忽問曰君名拿門一字襲侯然否拿曰襲侯非字官階也吾
 父曾得侯爵故有是銜女曰吾殊不解此問亦有一人衆謂是男
 爵然人不以男爵或襲男稱之有時或呼以司密根或亦是官銜
 然似非尊敬名詞彼等或不以司密根稱汝亦未可知拿門笑而
 不言女又曰吾每讀書至公侯等恒心疑其人必被貂裘着袞袍
 一種碩大之冕旒登其頭部今乃知不然拿門方以手据鞍減輕
 足部之用力聞女言竭力忍笑曰然有時如此服式然必在議院
 或內閣則然平時則否女曰議院內閣爲一種甚尊嚴之地然否
 拿微笑曰然曰凡爲侯爵必富有金錢然否拿疑女作言狡獪然
 態度嫺靜端莊絕非輕薄躊躇而後答曰是不盡然固有甚富足
 者然世家而貧窘者比比若僕固寒儉非富有也女無言上下凝
 視拿門似有所思曰君胡爲來此曰吾因在倫敦無所事事坐困
 非計因漫游至此必意有可經營者人恒視大洋洲爲畏途謂風

濤險惡安所有黃白物俯拾即是者吾頗不謂然夫欲不勞而獲
 爲計固已左矣女曰此間人他無所事惟以採金爲業然其事太
 苦且得金之多寡視遇之亨否非可預算盈絀且欲爲此先須購
 地得地亦極難事拿曰謝君指示然吾絕不畏難吾有一必達之
 目的卽於此間思購得一方土君卜其可得耶言時以目注視女
 面女曰可否吾實不知汝可問之撻非曰撻非爲誰女曰彼爲一
 威爾斯人此間事無不悉者其人遇我甚善少頃當爲君介紹之
 拿私歎曰天乎嗚敢遇汝不善者女續言曰設購地事就君能爲
 吾村人所爲耶凡爲侯爵者大都頤指氣使平時需多人給役否
 則率陸軍與他國戰鬪吾意如是拿復笑曰是不然吾腕力頗健
 既業此卽掘金及淘洗礦質各事或皆能之且吾善飼馬及……
 及……及他種事女無言又一二分鐘女問曰彼狗耳堡人何事
 怒君拿曰言之可笑吾見一人虐遇其狗似狗屬彼卽無論如何
 酷虐事皆可施之因告之曰若有所憤於狗何尤何無仁心乃爾
 謂我干預遂致毆擊可謂無謂否豈地名狗耳其人遂皆如獬狗
 耶女奮然曰彼等因細故毆人不足且至中途截擊耶吾當告之

吾村人便言彼狗以非禮辱吾友彼等當能爲君訓誨之友爲仇
 之對待名詞拿曰謝君厚賜乃竟友我女目眈眈視曰君乃仁及
 無告之狗凡具此仁心者皆吾友也拿唯唯覺伊瑟姆宅心正大
 頗自慚未幾並馬入村村人工作未已環村一小河河畔臨流蹲
 者數十輩蓋淘沙者也岸上負擔者耶許聲唱和不絕見伊瑟姆
 咸唱喏致敬伊瑟姆抗聲答之音韻清脆彷彿激越之聲浪挾空
 氣直至山峯之尖旋有一人迎馬首來問曰賚兒同行者誰耶女
 爲其人略述遇拿門事拿因告衆人密司伊瑟姆救己衆視女帽
 爲流矢所洞處咸奮怒謂狗耳人敢迂吾家伊瑟姆必痛懲之後
 三星人與狗耳堡有劇烈之決鬪卒致狗耳人被創云其先一人
 向拿展詢姓氏女曰此卽吾所謂密司脫撻非彼名拿門石勒侯
 爵也撻上手致敬曰貴客辱臨幸甚拿謙讓言足被創乞恕無禮
 撻因命人召醫生又囑衆兒郎須敬禮貴客衆唯唯撻因邀客至
 己舍拿創劇不能自下馬撻以一手挈之離鞍輕易如舉嬰兒衆
 有笑者撻曰衆視客孰如花朶美皆曰客美甚似玫瑰撻曰卽謂
 玫瑰似客亦得咸大笑拿亦忍痛笑

醫來檢視已出謂衆曰創劇甚頃已投藥晚間必熱然無害三星期可瘳衆議不如移客至梅林媽家使老嫗任看護入夜果如醫者言熱其譫語忽伊瑟姆自外入梅林媽方以濕巾拭病人頭額曰賚兒來極佳醫言須頻換新水汝暫代吾職老身往汲水即來女頷之嫗取巾覆首提壺逕去女濕巾如嫗教拭病者額病者絮絮語不已語含糊不甚可辨中夾地名人名甚夥都不知何地何人第聞頻呼翠蘭福特似其人與病者有密切關係忽又以手擊席曰伊瑟姆賚兒女大驚聞病者續言曰翠蘭福特乎如伊瑟姆者天人也吾知汝必未曾見如是人物渠曾救我致流矢壞其美麗之冠又曰吾他日返國必乞得此冠爲紀念物此時伊瑟姆自覺兩頰如炙驚疑不知所由起立思遁聞病者連呼伊瑟姆不覺復坐以手按病者額似此溫爽之掌能愈病嚙語頓寂而上下唇吻猶作呼伊瑟姆之姿勢頃之簾動梅林媽入女如釋負嫗曰此時稍安靜睡耶女不作一語俯首徐步出

第四章 河干情話

伊瑟姆既出心志不已自是常覺有一物橫亘胸中能使人鬱

鬱寡歡不能去不自知其爲喜怒哀樂也因而頗有戒心不敢再至梅林媽處視病者雖梅報告拿門病狀女亦置若罔聞一日梅言病者已杖而能起惟醫生不聽出終日坐臥一室狀極無聊數問伊瑟姆意蓋欲密司一往顧者女亂以他詞旋即起去又數日拿門病愈散步村中留心迹伊瑟姆竟不可得偶至河畔及工人採金處頗爲衆所歡迎拿亦極意敷衍之不爲崖岸衆大悅更相招飲席間無他長物惟字蘭地威士隔及烟捲而已問伊瑟姆則云在此村中或言頃見之某處又不敢窮詰一日夕陽既下游興未闌過酒肆肆即塊金也聞室中人聲譁嚙信步入見衆皆袒裸飲方豪默念光陰荏苒已由春入夏矣忽見捷非以手相招遂入座捷以巨觥酌已因問衆胡不博捷曰密司脫萬留他往博易致爭鬪他人排解輒不聽也已而願見室隅一琴製古且巨觸所好笑謂捷曰撫一曲爲君侑酒何如捷曰客善此極佳第此物竊敗不知尙能成聲否因呼賈麥克移去其上七箸鹽盞等去塵垢拿則自撥座椅啓之律匙皆作黃色有黑者姑試按之清音乍動羣聲頓輟拿因鼓一短調衆人聞所未聞無效吐者撫已鼓掌之聲

如雷。捷非尤興。高采烈。手足蹈舞。問客能歌否。拿問所欲。捷曰。吾
 儕皆鄙夫。不知韵事。自倫敦浮海來。覺廣漠無垠。天下之大觀也。
 曲之詠海者。最佳。拿似天。譬效為乘風破浪之歌。初時洋洋盈耳。
 風。飄移人。俄而琴韻。錚錚歌聲。裂帛頓覺。風蕭瑟兮。並與天慘澹。
 而無色。如浩渺無涯。波濤壁立。汪洋萬千危檣。一葉聽者。咸神往。
 色動。不知身在。茆屋中也。曲終樂止。餘韵鏗然。衆歡呼。皆曰。客貴
 人。故多能。乃爾。拿畏器思。吸新空氣。遂出。月影中見一人立。簷下。
 玉臂雲鬢。彷彿麗絕。逼視之。伊瑟姆也。曰。吾固疑是密司。女却立。
 無語。拿曰。密司。日來佳。耶女微俯。其首曰。佳。月明在天。人影在地。
 肩瘦削。腰纖細。著西蘭線衫。肌肉瑩然。兩人對立。移時。拿曰。君貯
 聽久。耶女曰。適纔來此。實則女已竊聽。一小時矣。歌曲者。君耶。拿
 曰。然。曰。聲調絕佳。拿笑曰。巴人下里之詞。不圖乃汗清聽如此。良
 夜。河邊。月色絕佳。密司頗願往。否。女舉首望月。曰。諾。二人遂偕行。
 拿曰。幸不甚遠。女不言。來至河干。有圓石。頗光潔。女坐其上。拿門。
 即其旁。席地坐。女訥然曰。君病已耶。拿曰。良已。再一二日。當霍然。
 矣。此間人。遇僕極佳。令人感激。而老嫗。梅林媽。吾直不欲以老嫗。



呼之。女曰。我孩提時。彼即以老嫗名。不聞有別號也。拿曰。彼不啻
 我之乳母。故云。使僕而病在倫敦。或不能得如是周密之看護。然
 僕有一事。欲問密司。以釋吾疑慮。女問何事。拿曰。梅林媽為吾言。
 僕昏憤時。密司曾來。小坐。不知爾時。曾作何狂悖語。女曰。君此言
 何意。曰。吾懼爾時。或有非禮之言。致干君怒。故日來。避不與僕見。
 凡人失去知識。即不知擇言。果爾。望密司曲恕之也。女俯視。以足
 畫地上。沙曰。無之。且君亦何致。迂我。拿曰。固知必不致。迂密司。然
 恐有非分之言。致密司不懌耳。今聞君言。如釋重負矣。女曰。君所
 言。皆君家事。吾不甚解。有名翠蘭。福特者。誰耶。拿曰。吾曾言。翠蘭
 福特耶。是乃吾中表兄弟。邁魁。翠蘭。福特。邁魁。英職官名。品視侯
 爵。女不解。聞邁魁。作何解釋。拿交兩手。置腦後。昂其首。蓋如是。則
 注視女面。可減省頭部之用力。曰。翠蘭。福特。乃老公爵。佩而非利
 之子女。曰。吾聞公爵至貴。其上。即君主。是否。曰。是亦不盡然。若世
 襲者。僅存其銜。亦即非尊貴。然佩而非利。固是顯者。女曰。翠蘭。福
 特。既為老公爵之子。一旦。老公爵。死去。渠即承襲公爵矣。拿曰。然
 然。戚串中。咸不欲。老公爵。速死。因渠。乃一極慈善。老人。女曰。翠蘭。

福。特。亦。慈。善。否。拿。曰。翠。蘭。福。特。乃。世。界。中。僅。有。人。物。女。曰。何。便。僅。
 有。渠。何。所。能。拿。曰。其。人。武。勇。善。射。敢。獵。獵。飛。走。如。探。囊。囊。女。曰。其。
 人。作。何。狀。曰。面。微。黑。鬚。眉。英。武。似。意。大。利。人。又。似。西。班。牙。人。其。實。
 英。產。也。但。其。家。貧。債。累。處。境。亦。殊。可。憫。女。曰。焉。有。公。爵。之。子。而。
 貧。乏。者。拿。曰。曩。固。言。之。世。家。而。空。賈。者。比。比。使。密。司。不。過。僕。則。猶。
 謂。侯。爵。與。常。人。異。耳。公。爵。佩。而。非。利。既。舉。債。境。益。窘。近。又。假。重。息。
 之。款。於。猶。太。人。彼。猶。太。人。向。以。貪。狠。著。自。非。萬。不。得。已。必。不。出。此。
 女。曰。以。錢。假。人。則。受。人。之。子。金。吾。知。之。此。間。亦。有。一。人。專。事。放。債。
 工。人。咸。倚。賴。之。拿。太。息。曰。以。金。錢。假。人。通。其。有。無。本。兩。利。之。道。獨。
 猶。太。人。當。作。別。論。彼。佩。而。非。利。公。爵。本。一。最。有。名。譽。之。人。今。則。操。
 債。權。者。足。以。制。其。死。命。即。今。所。居。宅。第。亦。都。典。質。淨。盡。女。曰。居。宅。
 何。可。典。質。且。何。不。貨。之。已。則。更。居。屋。之。廉。價。者。拿。曰。若。尋。常。百。姓。
 家。自。可。如。此。苦。於。其。爲。公。侯。閱。閱。耳。女。曰。彼。操。債。權。者。何。能。制。其。
 死。命。曰。屋。既。典。質。即。主。權。喪。失。遷。徙。惟。債。主。命。矣。女。曰。我。不。甚。明。
 瞭。個。中。曲。折。惟。我。所。居。之。屋。不。願。聽。他。人。命。令。拿。曰。此。翠。蘭。福。特。
 所。以。可。憐。渠。常。謂。我。將。來。若。得。世。襲。使。儕。於。奴。隸。不。如。農。民。自。由。

女。沈。吟。不。語。此。時。碧。天。如。洗。清。風。徐。來。伊。瑟。姆。卷。盡。之。髮。拂。拂。飄。
 動。拿。門。凝。神。注。視。竟。忘。翠。蘭。福。特。事。女。忽。問。曰。誰。爲。愛。丹。曰。吾。父。
 言。愛。丹。耶。曰。然。曰。是。密。司。愛。丹。林。星。是。爲。倫。敦。著。名。美。人。女。曰。其。
 人。與。君。若。何。關。係。曰。是。吾。友。也。曰。既。爲。倫。敦。著。名。美。人。自。必。甚。美。
 拿。曰。美。甚。美。甚。彼。之。攝。影。片。幾。於。無。處。無。之。女。曰。彼。何。似。曰。其。髮。
 似。西。班。牙。之。黃。絲。柔。細。而。澤。身。長。而。增。之。一。分。則。太。長。其。眉。目。之。
 佳。妙。直。不。能。以。口。繪。翠。蘭。福。特。會。上。以。雅。號。曰。天。孫。其。意。以。爲。祇。
 應。天。上。有。也。三。星。人。譽。伊。瑟。姆。善。騎。常。稱。之。天。上。人。因。曰。彼。愛。丹。
 必。善。騎。拿。曰。然。彼。坐。馬。赴。公。園。吾。嘗。見。之。女。曰。彼。亦。善。射。鳥。否。曰。
 是。則。不。知。曰。愛。丹。能。升。樹。否。拿。不。解。問。若。何。升。樹。女。遙。指。曰。譬。如。
 彼。最。高。之。樹。渠。能。攀。援。登。其。顛。否。拿。曰。是。恐。不。能。吾。祇。見。彼。能。升。
 樓。梯。女。大。疑。曰。僅。有。如。許。照。片。便。天。上。人。耶。拿。曰。渠。之。美。麗。於。倫。
 敦。誠。一。時。無。兩。然。在。大。洋。洲。則。否。女。曰。何。耶。拿。漸。握。其。手。小。語。曰。
 以。有。吾。可。愛。之。伊。瑟。姆。寶。兒。也。女。變。色。急。斂。手。起。立。拿。惶。急。曰。君。
 恐。我。耶。不。應。俯。首。行。再。問。再。不。應。拿。前。掣。其。衣。女。奪。手。低。應。曰。否。
 拿。不。敢。再。作。何。語。女。徐。行。拿。植。立。目。送。之。

第五章 搜孤

伊瑟姆之別拿門徐步歸也。月華皎潔，露氣沈冥，倩影亭亭，芳心
 趨趨，初不知今夕何夕，亦不辨是夢是醒。所謂破題兒第一遭
 也。使伊瑟姆而受倫敦巴黎之社會教育，自然於憐憫界中，開
 情竇，梅花性早著，花豈待春風，豆蔻含葩，烘開霽，須午日觀下文。
 伊瑟姆之由來，便是明證。無如三星堡風俗，樸鄙生長，其間者，渾
 渾噩噩，初不知人間世有慕少艾之一事，何知情愛。且伊瑟平時
 在萬留庇蔭之下，具出類拔萃之姿，自有知識，以來祇受人之敬
 愛，彼頑劣之工人，亦都知齊大非偶，不敢萌妄念。其地位彷彿女
 王，不可侵犯。今忽遇一不自菲薄之拿門，驟然以愛情攫之，遂如
 清淨世界，忽住渾世魔王，烏道蠶叢，強設天梯石棧，當時且行且
 思，畢竟拿門所言，是何用意。渠言愛我，愛我便將，何如且彼愛我
 我亦愛彼，可矣。何便疑我，怒豈個中有可怒者。在耶想入非非，愈
 轉愈幻，竟墮五里霧中，無從索解。祇覺面赤心躍，不可遏止。至家
 展轉不成寐，明日不覺遲起，推窗四望，見工人都已操作，朝暾融
 融矣。平時早膳前，必往自餉其馬，是日則竚立茆屋簷下，悠然神

往不復以馬爲念也。忽有人曰：賚兒日高三丈，纔起耶，其聲喇喇
 如油鼎炙肉，視之梅林媽也。入就座，嫗進膳，勸餐，女不食，嫗曰：賚
 兒病耶。女言已亦不知，祇不覺餒，因欠伸起立，似無可排遣者。嫗
 曰：賚兒既倦，不思食，至門外一吸爽氣，當蘇矣。炙皆太熱，稍涼亦
 佳。女遂出，循路登土阜，竚立凝眺，因追憶昨日事，一一推敲之，頗
 以拿門卽去爲慮，因已最後時，祇言一否字，彼或誤會，謂我心嫌
 其人，則彼設且索然乏味，因卽去。此奈何。忽瞥見一騎自遠來，以
 手蔭目，注視之，辨爲萬留，驚回萬每出必兩星期始歸，歸數日卽
 出，女每值父出，恆鬱鬱不樂，見萬歸，大悅，疾行歸土阜，距所居可
 里許，比女至，萬亦適至，見伊瑟姆，呼曰：賚兒，吾固知汝無恙，然面
 色何不佳。女前捧萬手，曰：無他，爺歸，兒慰甚，願爺弗卽去，因挽手
 入草舍，女爲拂衣，上塵，旣而以手加萬頸，吻之，乃整理飲饌。萬曰：
 兒語音，似瘖，無他疾苦耶。女曰：無之。日來村中有何新聞。聞有新
 客客爲誰，來自何所。女曰：有之言次，進威斯隔半盃許，以水和之。
 曰：其人自倫敦來，名拿門，石勒云是侯爵，萬漫應曰：侯爵是乃貴
 客，舉盃飲。女立萬身後，棹旁，盃碟蹣跚，欲有所言，忽外間有人

語聲萬出門觀望女隨之遙見有兩騎者衆環繞之萬曰其一爲
 弼兒更一人爲誰女曰殆催租吏萬曰狀似城中人然非是吏人
 年齒類皆壯盛彼老人也女曰然則銀行中人萬曰彼不索逋負
 胡爲來言次已漸近其一果弼兒女曰弼兒殆爲彼客作鄉導萬
 曰然彼客究何爲者旋兩人皆下馬弼兒向萬舉手曰密司脫萬
 留久闊矣近況益善耶萬笑逆之執手歡話弼兒曰彼客自倫敦
 來有要事專訪足下特挽吾作介紹客去其冠與萬握手汗被其
 面以巾拭汗喘且語曰吾千山萬水覓君今幸得相見乃莫名吾
 之快意其人短小精悍年事可六十餘面微黑禿頂白鬚狀殊矍
 矍言語時氣甚促若不勝跋涉者萬則耳聽而目注之色極鎮靜
 弼兒曰汝二人既得見吾介紹事已畢尙有宥事恕不陪侍又笑
 謂伊瑟姆老人有常例密司脫之耶言時舉手作勢女授以斗酒
 弼兒舉酒傾入口中格格作響飲已聲謝握手別去萬邀客入舍
 客去其外掛出名刺授萬乃就座曰老夫乃撤姆遜平曲客也萬
 視其刺曰倫敦私家律師平曲客弼楷寓格來旅館百十九號平
 曲客曰某此來因吾之委託人密司脫高籐謙德溫特事高籐謙

德溫特爲何人想從者必已聞名弗須詞費萬曰鄙人不知也平
 大嗽就吐盡吐已而自弛其頰曰密司脫高籐謙德溫特吾以爲
 全世界無不知者公乃未之前聞萬思或稱高籐或稱謙德溫特
 卽得累墜乃爾乃如嗜烟者之吸雪茄不離其口豈非怪事乃以
 手入衣袋出烟絲捲之冷然曰此間地僻未聞也平思此人之冷
 吾乃今遇之因大聲曰密司脫高籐謙德溫特爲倫敦著名富豪
 其家產在二兆金磅以上言時色作莊萬軒渠曰二兆磅以上耶
 使其人與我作葉子戲吾當倒屣迎之密司脫萬留書回亦屢纏
 十萬貫矣平曰高籐謙德溫特爲人慷慨好施於各種社會無不
 點綴且精明過人萬曰渠能致如是鉅產自與尋常人異平曰然
 然高籐謙德溫特有一不幸事結婚年餘夫人便謝世生一女伉
 儷篤竟不膠續孑然一身弱息之外更無骨肉及長爲之擇婿眼
 界既高選擇又苛翩翩公子竟無當意之人離離標梅難免愆期
 之恨遂爾不待父母之命竟蹈鴉鵲之嫌萬點首以指彈去烟捲
 之灰曰凡客所言皆題中應有之義富人爲子女計婚嫁輒不得
 當其故由於飽經事變其心理與兒女子輒相擊柝水性就下不

因勢利導。卽嚴爲之防。鮮有不潰者。此世事所以多錯。迂也。容雙眸炯炯。注視萬面。太息曰。足下之言。洞如觀火。真飽經世故。通達事理者。言次又大嗽。已而續言曰。事爲高籐謙德溫特所知。大怒。幾欲置之死地。女僭所歡。遁去。亦竟置之。萬曰。此亦爲父母者同有之心理。覬覦此鉅產者。必不乏人。平曰。誠然。高籐謙德溫特無近族。遠族有襲產資格者。可六人。然都不當老人意。迨病篤。悔之彌留時。以遺囑託僕。謂必覓得愛女踪跡。舉遺產。悉畀之。他人不得染指。萬點首無語。平曰。吾自受此委託。迄今五閱寒暑。萬曰。天壤茫茫。人事轉燭。歷時愈久。尋訪益難矣。平曰。否。今且庶幾得之。余自受委託後。竭力訪察。已迹知此女出後。年餘。所天卽逝世。曾產一雛女也。後又訪得此女夫逝世。無以爲生。因渡海由倫敦至大洋洲。依其夫之戚某。曾至一處。地名狗耳堡。留兩日。由狗耳至三星。遂不知踪跡。後余值老人弼兒。始知女亦死。遺孤則在此間。此尋訪之大略也。密司脫萬留書回乎。今已爲山九。仍公當有以教之言。已起立。向衣袋中取日記簿一。攝影片一。曰。凡吾尋訪事。皆逐節可按。此影片則高籐謙德溫特之女公子也。萬曰。然有之。

吾嘗以賭得有是兒。平不暇問賭事。曰。有便。大佳。乞指示。現在何所。吾且往尋之。萬笑曰。客稍坐。因起。出伊瑟姆。方在門外林下。補手套。聞萬呼。已卽入。萬曰。有客欲見汝。可從吾來。

第六章 別父

平曲客見一美人從萬入。大驚起立。鞠躬致敬。凡人生長一社會之中。其嗜好習慣。必與所在之社會符合。卽性情風度。亦必與所在之社會符合。此蓋同化力之作用。古語所以有。培婁無松柏之說也。平曲客自聞高籐之亡。女已死。遺孤流落蠻野之鄉。便覺索然無味。祇以責任應爾。未便中輟。其意以爲。就使尋得。料不過一三家村中。赤足環婢。以之承襲。如許財產。猶之以金盆玉碗貯狗矢。終不免大殺風景。比及見此入室麗人。覺其神光奕然。莊嚴之態。足以懾伏已之精神。又思此必密司謙德溫特無疑。畢竟此老何以忽變易其思想。如是恐彼亦無從自知也。其實伊瑟姆亂頭粗服。着藍色布衫而已。女入立案旁。目視老人。願萬曰。客誰耶。曰。此君名平曲客。律師也。自倫敦來。有事欲面汝者。女復視老人曰。此人欲面兒耶。老人色益恭。萬曰。吾常語兒。他日必歸祖國。今果

然矣。平曲客移已所坐椅置案側。曰：密司謙德溫特請坐此。已乃坐一衣箱上。伊瑟姆若無觀者，仍注視客。萬向窗外吐去所吸之烟。曰：密司脫平曲客已爲

我詳述汝之出處。渠乃汝

外祖之委託律師也。女曰：

兒外祖乎？萬點首曰：汝外

祖名謙德溫特。汝父即以

此爲姓。今彼等都已逝世。

言時目視案上攝影。曰：此

即汝母之影片。女取影片

凝視已而仍置案上。曰：兒

今不已姓萬留耶？萬曰：然

然我僅爲兒之保護人。兒

有他戚族不更佳耶？平曲客曰：高藤謙德溫特有一姪女號雲苔

夫人。即密司之姑。爲最近骨肉。他日至倫敦當爲密司之保護人。

女目視萬。萬曰：密司脫平曲客告我等以好消息。汝之外祖爲倫



敦富豪。汝今已爲極富富人。平曰：二兆磅以上之鉅產。即倫敦亦第一等矣。女不知二兆磅畢竟幾許金錢。第思已忽作富人意頗

欣然。萬曰：客此來即擬携

汝至倫敦。汝姑母處伊瑟

姆視客復視萬曰：兒極願

往阿爺嘗言欲至倫敦。何

圖竟有此好機會。爺不且

大歡喜耶？萬曰：密司脫平

曲客乃來逆汝者。女駭曰：

阿爺不行耶？萬曰：然。女色

驟變曰：然則兒亦不往。言

已就椅坐俯首弄手套。平

曲客曰：密司謙德溫特女

瞋目曰：若即說至唇舌焦敝。吾亦不能舍阿爺隨汝去。如許金磅

汝有之可也。平尙欲有言。萬急目止之曰：外間喧譁聲何耶？老人

會意即出。萬引身坐箱上。婉言曰：寶兒。汝聽吾言。女曰：阿爺不往

兒隻身隨彼乾腊之老人作如是想。使大誤。萬曰。汝姑待我詞畢。汝再有言。須知阿爺決事必無差謬。人之一生猶之一日。一日自晨而午而夕。其間景物之差異。且前後不同。晨餐既畢。繼以午膳。藉曰。不欲不能。迫鳥兔之不飛走。兒今日以前爲舊日。月來日。方長新事業之膺。汝身者正多。奈何固執。吾豈不樂與兒相依。奈事理不容爾也。伊瑟姆曰。兒不願捨阿爺去。萬曰。吾之不能偕行。亦自有故言時。更捲一烟。萬雖神色自若。而捲烟時。手指則震動不已。曰。賚兒乎。兒亦知此。往承襲鉅產。卽置身上等社會。吾在此間。無禮節之周旋。衣冠之束縛。使僭兒往能如是。耶人或嗤我爲鄙野。則且爲兒玷。且人鄙我兒。又胡能堪。女曰。兒不願與顯者交接。以兒視之。爺卽至貴顯。兒亦不願作富人。萬曰。此皆童稚語。彼謙德溫特爲汝所自出。於理當歸汝。甘作悖理人耶。且汝漠視汝之祖。若父亦安望汝之能愛我矣。女以臂加萬頸曰。爺竟必欲兒行乎。言已。淚隨聲下。萬亦黯然。因慰之曰。兒弗悲。此去又非從此斷絕者。若念我時。可以書寄我。告我以在彼何作。倫敦若何繁華。吾知兒此去必有好消息報我。女哭曰。兒捨爺去。或墮苦海。爺無從

知耳。萬曰。兒痴矣。那得便爾。且汝或不當意。可仍歸人。若有賣汝者。吾當爲爾手刃之。女曰。可使歸耶。萬曰。那得不可。汝又非若非洲人之被賣爲奴者。曰。然則兒且卽歸。僅費時日及川費耳。萬微笑曰。川費固可弗慮矣。女曰。兒可來。爺亦可往。爺若來。倫敦視兒則彼貴人者。卽不交接。亦得萬搖首曰。汝至彼後。卽知吾不能往之故。因起立曰。兒第誌吾言。若不當意。歸可耳。因出。邀平曲客入。方平曲客出時。撻非與所謂司密根者。因事爭鬪。肉搏正酣。平視之。魄動心悸。願而却走。方傍徨門外。聞萬呼卽入。萬曰。密司謙德溫特已允偕客往。行期還須密司脫平曲客言之。平以巾拭汗曰。此間絕非樂土。密司謙德溫特不宜久居此。吾意愈速愈妙。能今日行最佳。伊瑟姆怒甚。幾欲唾之。萬止之曰。少駐。終別耳。與其遲不如速。今日行亦得兒與客稍進。飲膳。吾當告衆人。萬出見撻非。與司密根猶相持。亟止之。告以平曲客來。偕伊瑟返倫敦。今日且行一語未畢。衆大譁。或怒言老畜敢爾。煩吾一舉。手不難寢。其皮衆和之。便都向萬所居草舍來。勢洶洶不可遏止。至門外。萬勸衆暫弗鹵莽。遂入。萬知衆不可理喻。不如使伊瑟姆自言之。因與女

借出衆大呼。寶兒聲動地。伊瑟姆傍萬立。默不語。淚承其睫。衆欲聞伊瑟姆言。聲旋寂。捷非曰。聞密司今日去。此畢竟何事。望密司自言之。此時衆人植立無聲。息伊瑟姆唇吻。闔不能聲。久之曰。然吾將去。彼倫敦人因踪跡。吾來此。吾不欲別汝等。行言時。哽咽聲不續。淚殊。簌簌墮。然吾於理。必往。然吾且即歸。言至此。女以手套掩其面。返身。遽入萬留蒿。回因述平曲克。所以來。及伊瑟姆往倫敦事。衆無語。塔焉。若喪。聚議久之。陸續散去。

馬三五匹。徒步者百許人。手風琴一聲。嗚嗚無腔。譜聽者咸酸鼻。愁顏淚皆如。聞塞上琵琶。邊城笳管。蓋伊瑟姆以是日去。三星矣。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文人騷士。達之成文。野人武夫。祇於率真。三星衆健兒。當是第二次動悲感矣。騎者爲伊瑟姆。平曲客。捷非萬留蒿。回步從者。爲工人。手風琴爲三星。唯一之樂器。塊金。肆古琴。而外。僅此而已。工人行且語。譚伊瑟姆歷史。追述曩年拾兒故事。歷歷如昨。日惟萬留蒿。回以壯盛健兒。今亦星星在鬢矣。銀箭金壺。漏水多。青山又銜半邊日。譚者皆自撫頭顱。撫然太息。騎者徐行從者。疾走如紀律之師。不聞喧嚷。惟聞步履聲。手風琴聲。相錯。

雜而已。

進行六十里。衆別去。是日宿美勒。策奧洲。巨埠也。戶口殷繁。市廛林立。旅館亦都精潔。人言赴英郵船。以第二日開駛。萬留蒿回。乃爲女市。被物實行。篋慰誨。諄諄恩勤。備至。蚬毛繞頰之英雄。亦嚴父亦慈母矣。至第三日。汽笛嗚嗚。海天渺渺。伊瑟姆倚欄憑眺。但見濤頭矗立。不聞阿爺喚女聲也。

吾書至此。有一事宜追述者。山石嵯峨。雲天迢遞。征途百折。柔腸九迴。此伊瑟姆別三星衆健兒時也。一鞭殘照之中。見野鳥山花。都戀戀有故人。惜別意。忽覺袖中一物。陡憶爲臨別時。捷非所授。當時似曾作何語。惟心悲意亂。未暇檢點。急取視。則一書封面。端書致密司伊瑟姆寶兒。亟關之中。僅聊聊數語。謂有他故。不能久居此。他無所戀。惟不能達希望。心殊耿耿。今且別矣。不願密司怒我。與否必一言。吾心事。吾惟愛密司。繼此以往。天長地久。身雖死。此愛情不死也。下署拿門石勒。此外更無他語。伊瑟姆方寸已亂。愁緒千端。并成一片甜酸苦辣。無從分析也。

嗣是月餘。倫敦克洛司公園。雲苔夫人宅前。有二客乘馬車。蒞止。

一老人一少女。女卽伊瑟媽。老人平曲客也。聞者導兩人入登樓。樓梯絕闊。至一室。囑二人少俟。聞者關門入。揭簾幕。夫人知有客。自內迎出。伊瑟媽見一女子。雲鬢花顏。風姿綽約。意似已姊妹。行以妝束度之。尙是處子。年事較已似稍長。花信不足及笄。有餘也。讀者試掩卷猜之。此何人歟。雲苔夫人一四十已來人。豐頰曲眉。猶饒風韻。惟雲髻半偏。已是賈鼎微笑曰。密司脫平曲客功成歸國矣。平上手致敬。恭問起居。夫人靚顏答之。因與握手。旣而顧伊瑟媽曰。此卽吾姪女伊瑟媽耶。女至是始知其人。卽已姑母雲苔夫人。非姊妹。行夫人着白色素絹衣。淡藍絲織裙。窄窄皮靴。圓底高履。蟠領玉臂。膚凝膩如乳油。微映紅色。兩手約指可數十。光怪陸離。不可逼視。然似不便利。纖纖女手。轉形臃腫。西俗長幼初相見。長者必吻幼者之額。以示寵異。夫人加一手於女肩上。就與吻。相距可半寸許。噉唇作響。蓋恐口脂染女額也。徐握女手。上下凝矚。含笑邀平曲客入室坐。話曰。吾自得君書。日夜懸望。然書中何不早言吾姪女美麗。吾今見汝。彌復心慰。渠絕似其母。影神逼肖。使吾憶及二十年前晤對時。言次聲稍感。以巾拭目。微喟曰。兒如

此不負門楣矣。密司脫平曲客是吾家功臣。亦不枉汝辛苦。平且恭欠身。遜謝。女目灼灼。注視夫人。覺語音輕圓。得未曾有。且步履起坐。似都有規則。曾經嫻習者。心頗異之。忽見夫人謂已遠道。不易想甚。勞倦女正容答曰。否。兒覺甚適。不倦也。其聲洪亮。視夫人語音如鐘聲。與簫管之比較。夫人意似驚異。笑指一門曰。恐兒不自覺耳。此間是吾寢室。可任便休息。欲盥饋巾櫛畢。具隨意取用可也。女掀帘入。夫人笑曰。密司脫平曲客前書。僅言尋得吾意。必一蠻女。頗以爲憂。平曰。吾書中曾言。密司謙德溫特。狀頗美麗。夫人曰。何止頗美麗。在倫敦不作第二人矣。試思誰家女郎。更相比擬。得吾意。君此時驟失一秀色。可餐之同伴。或且怏怏。平失笑。喘嗽強忍。移時曰。密司謙德溫特。不止美麗。性情亦溫厚。樸誠。然不知操何術。在船中纔兩日。自船主以下。無一人不墮入愛河中者。此甚可畏。老夫恒懼不能盡保護責任。問嘗幻想。設三十年前身當此境。恐已入風魔病院中矣。夫人大笑曰。如汝言。是尤物也。平起辭。言尙有事。須卽部署。當以明早來。臨去。囑夫人宜注意。曰。有甚美。必有甚惡。密司謙德溫特。才色資產。俱臻絕頂。今夫人爲渠

保護人偶一不慎悔無及矣

第七章 試妝

伊瑟姆舉目視室中所有大惑不解疑闔中烏得有花園視地上則青綠厚軟如苔四壁皆花朵異味沁入心脾即以花圃論當是芙蓉城披香殿然細視並非花朵素錦繡絲枝葉扶疏染色淡雅驟視之作玲瓏搖曳狀其青綠如苔者土爾其產之絨絨毯也几案皆嵌石色如雀卵近窗一椅被以花繡錦褥其前一錦架架上羅列瓶壺杯罍大都金銀玻璃所為光彩爛然有巨大毛刷以象牙為之瓶中貯青紅黃白諸汁亦不知其何用室作整方形三面皆有窗憑窗四望見一圍卒控馬馬為阿拉伯產毛片整潔駿偉異常心獨愛好之覺他物不如也

伊瑟姆粗中有細陡憶萬留蒿回別時諄屬語凡此不能知名之物都不妄動僅去帽及外褂關門出見雲苔夫人方獨坐短足榻上旁一小几上置茗碗見女出含笑起更移一榻與已座相對使坐曰吾愛女乎吾見汝便覺悲喜交作更不自知當作何語汝在大洋洲事吾已略知之矣女不言夫人曰頃平曲客有事自去不

及別汝囑我致意吾謂平曲客是極有歷練人兒亦如是想否女

曰然渠途中善待兒甚可感雖一極微細事亦照料周匝兒殊不

安夫人曰渠甚樂與兒偕行且亦分所應爾不妨坦然處之女曰

吾見彼常感感不知何故夫人陡憶平曲客所謂責任因點首無

語頃之曰兒頗覺旅行有興味否女笑曰極佳船中風味若別有

一境初意必甚悶人詎知較室中尤安適夫人曰兒視倫敦何如

言次忽自笑曰我可謂顛倒矣汝尚未見倫敦作何狀吾乃問汝

女曰否兒頃於車中見之似甚繁盛然似甚穢濁道旁樹皆作黑

色豈都如是耶又吾見處處皆烟霧彌天若有人家被回祿者然

何以處處如是夫人笑曰兒誠聰慧然兒行且以此問為樂士女

曰何也夫人復笑侍者進牛茶若麵包蒸餅夫人曰此點心也兒

可任意取食餅絕大例以刀割食多寡可任意取女不割逕取一

枚夫人徐曰兒可用刀剖食女曰無須視之則食已過半夫人駭

曰兒餒甚耶我竟未注意吾等以八時晚餐兒若欲得牛肉或補

丁者可即命添做女大嚼指餘二餅曰謝阿母即此已足在舟中

每當食時人皆笑兒善飯船主常言以後當擴充貯食室為笑夫

人見女所食。味若倍佳。者意殊。艷羨其食。已乃曰。兒試語我。以在大洋洲事。平曲客若何尋覓。及汝何以在彼蠻荒僻地。吾已知之。兒但告我汝義父及彼中人逸事。僅就能憶者。隨意言之。女沈吟不答。蓋女行時。萬留蒿回曾諄囑。至倫敦後。弗道己之歷史。否則人且嘲笑。女不願義父爲人所輕。故不語久之。曰。無他可言者。兒所居村名三星。爲採礦者居留地。義父名萬留蒿。回渠撫兒。以恩天下。老父之愛其女。恐更無過彼者。其餘卽採礦工人而已。夫人曰。此吾已知之。但汝有女友否。女曰。有老嫗梅林。媽及黑眼坡。來等三數人。夫人曰。汝覺驟易境地。亦頗詫異否。本居蠻荒之地。乃忽來倫敦。本爲貧苦女兒。吾愛女乎。須知吾非以貧苦薄汝。但以前處境。吾意必然。女曰。然義父有時自美。勒笨歸則市葡萄酒。若鮮果或新衣。然亦不能常得。夫人曰。兒此時已極富。地球上不論何種產物。兒皆能得之。遑論鮮良酒果。吾意兒必不自知。若何富有。女搖首言。不知。夫人大笑聲。瀝瀝如啼。爲曰。吾亦無術使汝知。總之兒非尋常富人而已。女曰。密司脫平曲客亦如是言。其意態。直自視。欲然。既而夫人導女入一室。精緻略與前室等。有女子

足。恭立狀似美麗。夫人曰。此汝婢排苛也。女欲與握手。排苛俯首。欲避。夫人命排苛發女行篋。視女在美勒笨所市衣。都非時製。因命駕車笑謂女曰。此不可着。吾爲兒更置之。此間有激蘭娘者。設衣肆。所製衣絕佳。可卽借往。先將所着衣易去。并定購宴會時所御者。女問激蘭娘家離此幾里。曰。咫尺耳。曰。然則何爲駕車。女私念。夫人或有足疾。夫人曰。吾生平未嘗徒步。通衢倫敦風俗如此。兒他日弗輕。出致爲人笑。女曰。排苛頗楚楚。但微嫌倨傲。兒與握手。彼佯不答也。夫人曰。兒誤矣。彼下人奈何與抗禮。女始知主僕不得抗禮。既而並出。御者已駕車待。車與美勒笨所有者無異。惟街衢絕闊。行至一處。車止一家門首。伊瑟姆視其室。似尋常住宅。亦無市招入之。客室卽在樓下。有椅三榻。一激蘭娘出。狀不類英產。短而肥。面團團作紅色。與雲苔夫人作寒暄語。狀至稔。既而注視伊瑟姆。未問名。便極口讚美麗。夫人曰。此吾姪女密司謙德。溫特也。激蘭娘鼓掌曰。果不出所料。吾固意是夫人骨肉。他家閨秀。烏得有如是氣度。夫人與激蘭娘小語。可數分鐘。激蘭娘時注視女。作點頭會意狀。笑曰。美麗如此。我今日可謂開眼矣。是區區者。

更不煩多囑。乃呼一人來執尺。向伊瑟姆量度。已則取錦帛數十種。謂若者宜外褂。若者宜襯衣。滔滔不絕。案間堆疊。若山。伊瑟姆曰。吾毋須如許。夫人及漱蘭娘皆笑。夫人曰。漱蘭娘此中極有研究。聽其所爲可也。漱亦曰。密司任我爲之。保無差謬。漱蘭娘言時。時難法國音及愛爾蘭土語。既又與夫人傾耳語。絮絮不已。言長情熱。似好友話。別者既而夫人曰。吾儕尙可赴公園一游。兒得弗倦耶。女搖首曰。兒乘馬亦不倦。車向公園進行。途人向雲。若夫人脫帽作禮者。所在皆是。伊瑟姆頗怪之。曰。倫敦人似大半識阿母者。夫人曰。固然。但兒不久卽如是。女曰。兒烏從識如許人。夫人曰。汝不識人人。且識汝屆時當自知之。既至夫人命御者繞園行。女見游人如織。車水馬龍。競奢鬪侈。目迷五色。應接不暇。既而至一帽肆。市女帽之入時者數枚。遂歸。夫人曰。晚膳時無客。汝可弗易衣。晚膳須易衣。女於舟中知之。此時頗注意修飾。因入已室。取新購衣擬一試。排荷入女向之微笑。排荷逕向已。取手中衣。女與之排荷。略不審視。旁立目注。已面不言。亦不行。女曰。汝何爲者。排曰。請密司起立。女大疑不解。卽起。

立排以手中衣加女身。女始知排爲已。着衣因拒之。曰。弗須。吾自爲之。排不可。女固拒之。排曰。凡密司皆其女僕爲之。易衣。女沈吟曰。吾在三星堡皆自爲也。排荷曰。固然。但此時必排荷爲之。且密司梳髮。豈亦能自爲耶。女曰。然排頗異之。因固請曰。試可。乃已。何如。女難固却。因如排教。覺細意。髮貼已所不能。歎賞不已。既又爲之。櫛髮。排曰。美哉。密司之髮。吾初意有假髮在中。乃竟無之。女問髮胡可假。排曰。安得不假。夫人卽全係假者。既竣事。排又爲之飾。以膏油潤。以花露以金花鈿約之。髮便四圍隆起。然後以毛刷整理之。審視曰。可矣。女至是始知個中有爾許學問。大悅。至客室。夫人見之。贊美不已。曰。兒此衣雖不甚佳。然較稱身。女於電燈下見夫人領及兩臂皆純白如雲母石。因思日間視之。如經雨。薔薇白色中映微紅。何忽變易顏色。俄鐘鳴八句。夫人偕女入餐室。

第八章 相逢未嫁時

既入座。伊瑟姆回眸四顧。見四壁皆窗。兩窗間。畫片。食案。蒙白色繡錦。電燈光灼灼輝映。如霜雪。銀瓶中奇葩半吐。如白粉團。兩侍者往來進酒。步履無聲。息忽憶荆扉板屋。繩床私念。

人。世。乃。有。此。不。同。境。界。亦。不。自。知。是。夢。是。醒。是。真。是。幻。忽。聞。夫。人。謂。已。今。日。無。外。人。飲。噉。可。隨。意。拘。拘。何。為。女。聲。諾。美。酒。佳。肴。以。次。更。進。夫。人。稍。嘗。輒。止。綜。計。所。食。略。足。飽。一。健。全。瓦。雀。伊。瑟。姆。則。盤。盞。皆。空。更。無。餘。滙。兩。侍。者。皆。驚。訝。不。已。膳。畢。仍。至。客。室。夫。人。曰。吾。兩。人。可。任。意。坐。譚。但。汝。尋。常。時。膳。後。何。作。唱。詩。否。女。沈。吟。曰。阿。母。請。擦。琴。耶。兒。不。能。塊。金。雖。有。琴。惟。衆。兒。郎。偶。一。弄。之。兒。未。學。也。夫。人。疑。塊。金。是。一。小。學。曰。小。學。耶。何。取。此。奇。特。名。詞。女。曰。否。此。乃。名。師。麥。克。者。所。設。之。酒。排。間。耳。夫。人。不。語。似。不。甚。了。了。女。曰。兒。自。聞。……蓋。言。兒。自。聞。拿。門。歌。後。始。知。此。事。須。學。而。後。能。然。恐。夫。人。問。拿。門。為。何。人。則。不。易。說。明。因。囁。嚅。不。語。夫。人。曰。兒。年。齒。尚。稚。即。從。此。學。習。當。亦。非。難。女。搖。首。曰。兒。恐。不。能。學。彼。寫。字。人。常。言。欲。兒。靜。坐。一。兩。鐘。時。非。將。手。足。束。縛。不。可。阿。母。試。思。手。足。皆。束。縛。安。能。為。此。夫。人。為。之。粲。然。因。熱。視。伊。瑟。姆。若。有。所。思。亦。不。開。寫。字。人。為。誰。曰。兒。常。對。我。言。馬。意。兒。必。善。騎。女。曰。然。兒。能。騎。能。騎。泗。水。及。種。種。事。阿。母。想。能。琴。萬。不。懶。倦。試。為。兒。彈。一。曲。何。如。夫。人。可。之。節。選。琴。所。按。譜。彈。一。曲。曲。終。回。顧。見。伊。瑟。姆。瞬。目。直。視。觀。其。詭。麗。如。名。

花。似。乎。無。此。美。牛。然。聽。琴。者。例。不。作。如。是。狀。因。前。執。其。手。曰。吾。愛。汝。慧。心。人。能。潛。心。學。之。不。難。也。兒。亦。知。後。此。日。月。不。同。前。此。否。琴。止。女。猶。傾。耳。聽。至。此。始。瞿。然。曰。然。耶。夫。人。曰。然。女。蛾。眉。微。蹙。躊。躇。曰。兒。不。解。也。狀。至。可。笑。然。亦。可。憐。夫。人。撫。之。曰。吾。愛。汝。宜。自。愛。兒。之。地。位。即。在。全。歐。論。亦。第。一。等。人。視。汝。如。天。人。奈。何。不。解。風。雅。言。至。此。凝。神。籌。思。覺。無。術。可。以。鑿。此。混。沌。以。齒。自。嚙。其。唇。小。語。曰。兒。知。之。乎。凡。女。子。當。不。為。他。人。瑕。疵。而。後。可。况。兒。之。舉。動。為。全。國。所。注。目。自。此。以。往。當。為。交。際。之。時。期。此。時。伊。瑟。姆。兩。頰。作。緋。紅。色。秋。水。澄。波。遠。山。蹙。損。彷彿。遇。算。學。難。題。竭。力。思。索。夫。人。續。言。曰。既。言。至。此。吾。有。一。最。要。語。兒。須。謹。誌。之。兒。如。是。美。麗。且。擁。鉅。貲。前。途。有。不。可。道。料。之。危。險。欲。免。此。危。險。更。無。他。術。凡。求。婚。於。汝。者。不。論。貴。子。弟。富。王。孫。概。從。拒。絕。俟。稍。知。世。事。即。無。慮。矣。此。是。成。敗。關。鍵。汝。牢。記。吾。言。不。解。音。樂。猶。其。小。焉。者。伊。瑟。姆。之。程。度。本。不。足。以。語。此。矣。人。更。閃。鑠。其。詞。使。恫。恍。迷。離。玄。之。又。玄。如。墜。智。井。熟。視。夫。人。曰。彼。貴。族。子。弟。胡。為。娶。兒。且。彼。雖。欲。之。兒。又。胡。能。竟。為。彼。娶。夫。人。笑。往。為。此。使。即。曰。汝。一。身。利。害。計。策。無。善。於。此。者。兒。誌。之。勿。忘。此。

言

鐘漏聲殘。電燈光燼。驚回鴛夢。居然錦繡叢中。追溯鴻泥。恍忽精魂。石上伊瑟姆。自至倫敦。靜言自思。昔日天寒翠袖薄。今乃不着羅衣。終不自信。前後爲一人也。雲苔夫人遇之。備極慈愛。然鎮日課以擦琴唱詩。一星期已來。竟不出庭戶。伊瑟姆苦之。請乘馬出。夫人不許。曰：漱蘭娘所製衣。尙未來。兒如是出。旁人必道黑白。然女悶甚。固請不已。夫人堅執不允。女請以黎明乘馬至公園游。早餐時。卽回。夫人曰：然則必借排哥。若男僕曹邁。女曰：何哉。夫人曰：爲汝衛耳。女笑曰：令我衛排哥。近之若曹邁。又烏能衛兒。其人長不滿四尺。聲折若驟。腰便可斷。無已。阿母若不借兒。往吾寧獨行耳。夫人曰：謂我能清晨偕汝並騎行耶。果如此。我必道斃。女曰：清晨空氣佳。阿母強爲之。數日當安之。若素矣。夫人笑置之。

一日。味爽。女徒步。間出婢僕。皆不及。知途中寂。無行人。詢警察。公園所在。踽踽獨行。晨光未晞。露氣清爽。長天作深藍色。道旁濃陰綿亘。空翠沈沈。啼鳥處處。因思倫敦人。皆市僧。鎮日孳孳逐利。如此大好時光。則付諸黑甜鄉中。不知愛惜。第不知三星之人。此時

何作義父。若衆兒郎。料都無恙。不知何時可得彼等消息。蓋女已寄書萬留。蒿回報。告一切書中。并申言後必復歸。三星雖鄉僻。畢竟伊瑟姆視同母國。此間縱樂無以易也。女自來倫敦。飲食居處之優美。視前此固有天淵之殊。然總覺此間人慣性殊異。有時所購衣飾。女視之亦尋常物。而夫人必言若何珍異。擲重貲。不惜有時更百磅買珍珠。千磅買鑽石。伊瑟姆本不知惜錢。然僅以物體容積言之。必以如許金錢。易區區不可療飢禦寒之珍寶。直百思無從索解。幸夫人而外。莫或相侮。弄則亦安之而已。行至一處。佳木葱蘢。樓閣掩映。四圍皆鐵欄。其中地平如砥。芳草如茵。擲女倚鐵欄。延佇眺望。忽見有兩騎從左方來。一男一女。男子頎而長。有微髯。色黑。眼稍下垂。頗威武。絕似剃髮匠。門首所置之。臘人坐下。馬毛栗色。伊瑟姆自思。此人衣飾絕整潔。此馬乃不美觀。再視女子。不禁失聲贊美。祇覺其人富麗天然。不假刻畫。坐下馬絕駿。偉歐人所謂純種馬者。惟女郎神情似乎驕矜。已甚。其傲慢之氣。幾欲波及道旁行路之人。二人並辮絮語。男子且語且注視女。而女眼簾下垂。承之以耳。揆此二人心事。當不復知。此時行至何地。雖

伊瑟姆乍自田間來亦望而知為至密至熱也然伊瑟姆雖經拿門開通知識畢竟天真多於人欲觀此情形並不注意惟思如此

坦途絕利馳馬不知何時方得阿母允許激蘭娘之衣遲一日來即須遲一日出必盛飾麗妝然後可出終不喻其用意正凝思間忽兩馬驚躍跳擲不已一馬昂首旋轉其女子所騎馬向女疾馳來蹄鐵蹴道旁石石立碎馬益驚狂躍幾欲從女頭上躍過女絕不驚怯矜立自若視彼男



水清

疾馳往舉纖手向嚼環近處勒之馬猶跳擲不已更一手撮女子束帶提起置鞍上女子顏色灰死不能語男子繼至脫帽向女申

諷乃下控女所騎馬此時馬不動女亦稍蘇男子謂女子此君不但用心慈善武勇亦絕倫伊瑟姆向馬審視曰凡純種馬類皆峻偉然吾謂汝不如賣之以此非善騎者不能御也女子微笑曰謝君惠愛感君此言如感君之救我言時驚魂未定唇尚作白色伊瑟姆覺男子向已注視亦不為意久之女色定男子授以帽已亦戴帽上馬女子謂伊瑟姆君實救吾生命否則頭顱立碎矣願上而佑君多福男子亦再三道謝乃去萍水偶相逢大風起萍末自此伊瑟姆之境遇嶮巖矣

則方與已所坐馬相持口中大呼注意竟無暇兼顧伊瑟姆此中三折肱者也因呼曰一手持單繮勒馬首使俯一手以鞭擊兩耳之間當立止聲未已騎馬女子已顛墜一足尚掛鞍上女大駭

第九章 出門合轍

早膳既具。伊瑟姆會夫人於餐室。緬述女郎墮馬事。詞未畢。忽見夫人將手中刀。又擲去。色頓變。大驚。疑有他故。夫人戡手。數之曰。吾愛女。汝乃不自愛。尙自知爲何人耶。此無他。皆獨行所致。女大駭。曰。兒未嘗毆人。夫人遽止之。曰。兒亦聞有貴族女子。而毆人者乎。吾懼人之殺汝耳。無端而自取辱。亦竟不思以無量寶貴之。福而冒此大險。吾不解是何用心。吾愛女。汝誠無知識。彼騎者必。日。圍卒乃勞。汝摩頂放踵。且汝又非警察。吾愛女乎。汝誠無知識。無知識亦思人視汝爲何人。女囁曰。爾時既無警察。圍卒亦不知在何所言。次女熟視。作想曰。使兒不往救。彼女郎首當立碎。彼視我。充量言之。等之。圍卒亦其人。傲慢無禮耳。夫人曰。彼騎者作何狀。汝試語我。女曰。彼女郎極美麗。色溫潤。如上等。碧。口微闔。神情稍似阿母。夫人凝思曰。誰耶。汝姑言彼男子何狀。女曰。男子色黑。身長。有微鬚。狀絕修潔。舉止頗有禮。夫人曰。如汝言。我或不識其人。吾甚幸。彼兩人終竟不知所遇者爲何人。女曰。阿母。謂是取辱兒畢。竟不悟。若在兒家中。固以冒險救人爲仁勇。此。

理兒知之。最審蓋我若處危險地。亦望人之救我。今乃知不可行。於倫敦自後。卽遇有白及刺人事。當亦去之。不願夫人知。女非能作。度詞者。卽亦不怒。曰。兒誤矣。兒以彼蠻鄉爲兒家耶。此間乃兒家耳。往事已矣。但彼騎者究爲何人。女見夫人不深。答意稍安。侍者。遣補丁。女執匙。凝想。排荷入白。激蘭娘遣人送衣箱來。現置樓上。夫人喜起立。挽女手曰。試偕往視兒衣。女從之。至寢室。見衣等三絕。巨排荷及一女僕投鑰發扇。傾刻間。几案堆疊俱滿。燦爛奪目。夫人一一檢視。曰。吾固謂激蘭娘可託。渠所剪裁無不如人意者。指一衣曰。此非甚美耶。吾愛汝。先試着此晚裝。排荷卽以奉女。爲衣被結束之。夫人不作一語。惟上下反覆。凝視逾時。歎曰。眞所謂我見猶憐者矣。女含笑曰。可乎。夫人曰。汝試對鏡立。自視。頗愜意否。既而夫人又掣一衣曰。易此當更佳。女視之。其艷麗至不可名狀。衣製亦異。爲己所未經寓目者。排荷爲更易之。女見鏡中人。光華射人。疑是神仙。非已眞影。四目相對。微覺面龐生熱。鏡中人。嬌靨紅。女含羞曰。如是。如是。便是。竟事耶。夫人曰。兒尙欲何者。排荷及女僕皆低頭微笑。女曰。兒意尙須有物。蔽肩領及兩臂。

者此衣僅一帶。覺易鬆。夫人曰：「否。此衣絕佳。若燈下視之，尤爲奪目。」女曰：「兒衣此，覺不習慣。未知果不脫落否？」夫人曰：「此乃跳舞衣式。最入時。安得脫落？吾甚樂汝體態。與此衣相稱。可謂淡妝薄抹。無不宜人。惟中心不能。快快女問。故夫人曰：「惜我不能着此。艷服耳。」女不覺嫣然。夫人檢他衣使女試之。每易一衣。無不痛贊。此時伊瑟姆便如衣店傭僱之衣架。女慮不能跳舞。夫人曰：「是何難事。學之便能。且宴會時。即不跳舞。亦得。主人恒隨客意。不相強。惟禮節須嫻習。從吾來試演習之。」乃偕入客室。夫人曰：「兒兩目本極美觀。但遇事恒圓睜。不留餘地。微嫌稚氣。乃以秋波凝睇。願瞭曰：「此標本也可仿做之。又握手必如是。如是須知搖動。便不文欲溫雅。藉莫如以緊握表愛意。女悉如教。凡數作曰：「可矣。謹誌之。明日赴宴。伯爵李冷珂夫人家。第一篇文字若劣。報紙之雌黃。可畏也。」女曰：「彼報館中人。何與吾儕事？」夫人隨手掣几上報紙。指一節曰：「汝試觀之。女視之。其文曰：「著名富豪謙德溫特之襲產女孫確已尋得。已屢誌本報。茲聞密司謙得溫特已偕平曲客（即受遺囑之律師）平安返國。目下其姑母雲苔夫人爲之保護。風

聞密司謙德溫特容華絕代。果如謠傳所言。貴族中人必以先觀爲快。定有一番熱鬧矣。或言長途辛苦。須休息兩禮拜始出。而酬應云。女聞畢。頗爲驚異。夫人曰：「何如固言兒此時爲社會視線所集。舉動皆須慎之。女曰：「報紙書此。何爲兒。又非優伶。何煩彼喋喋。夫人曰：「兒所占地步。視名優。有過之無不及。女曰：「若三星人則恒以登報爲辱。使巴拉（奧洲報紙名）報中有此。義父必向之詰問矣。夫人曰：「此不然。倫敦非上等社會人。且不得入報紙。蓋不易掄揚。致聳動社會之觀聽。天幸吾兒尚不惡劣。惟不能周折中規矩。是缺點耳。因又教女種種酬應事。手狀而口繪之。女目注心營。不敢懈怠。夫人笑之意殊欣慰。翌日伊瑟姆對鏡立。二女僕爲之易盛服。繡雜衣裳。珍珠鑲葉。纖腕約寶石。釧項間圍珠絡索。意態濃遠。骨肉停勻。夫人笑曰：「憶吾第一次赴宴時。恟局促出門時。尚飲銜炭酒。以自壯兒。可弗需矣。女曰：「兒最畏飲藥。憶昔病麻症時。曾一嘗異味。銜炭酒若如藥者。兒願弗飲也。夫人曰：「兒尙能自振。可以無飲。女曰：「若舉止宜盛氣。努力作料。料態兒皆能之。夫人亟搖首曰：「否。否。女又疑鑽石太多。不如夫人淡雅。夫人曰：「鑽石少。寧

便淡雅兒是處子不嫌富麗且此亦恰到好處恐視李冷珂及苦斯福兩伯爵夫人猶多遜色

已而入李冷珂宅第此為倫敦著名巨家閉閣壯麗鮮有倫比女至此跬步皆注意恐有訪事人從旁疑駭之夫人導女從人叢中直趨樓上祇見高軒邃宇滿堂美人地上鋪白氈房權朱帘高揭李冷珂夫人自內迎出寶氣珠光不可逼視三十許麗人也與雲苦夫人握手語聲細不甚可辨既又與女握手握手時溫婉有致藹然含笑女私念雲苦夫人之言乃不爽累黍夫人曰密司謙德溫特光降敝廬乃在衆戚族之先感謝之至又謂雲苦夫人令姪女乃態度真淑令人一見傾心今日客太多不能盡款至後此尚望常常惠臨藉紓思慕於時伯爵李冷珂亦自內出手茶花一束見雲苦夫人彼此舉手作禮李夫人顧謂伯爵此乃雲苦夫人之令姪女密司謙德溫特也即挽汝陪侍貴客伯爵乃與女握手從藍色玻璃鏡中向女端詳不覺大驚蓋自報紙登載社會上早已傳播皆疑女即非牛鬼蛇神亦必不登大雅今乃不但形容妍麗舉止安詳且意態尊嚴居然貴冑實出意料之外於是導女入客

室介紹芳名於公侯貴族之前衆皆極意歡迎讚歎不置一時咸竊竊私議謂髮如赤金眼如秋水不似生長蠻荒絕島者有謂氣度淵沈美而有威不似從下等社會中來者伊瑟祇見所至男賓向己稱折女賓笑靨相迎不覺心跳面赤伯爵曰密司得弗倦否今日為密司第一次赴讌會吾不敢致密司過勞動女曰謝君幸不覺倦吾乃今日始知世界之美麗衆賓何時跳舞伯爵曰近矣吾皇密司亦跳舞言時有數客環立二人之側伯爵因曰凡此佳客皆願與密司同舞者女謝曰吾不能跳舞衆聞女不能跳舞咸大失望女徐曰但甚願學之即有老於跳舞者兩人願作毛遂伯爵又與衆酬酢數語乃言欲尋雲苦夫人一客曰吾知雲苦夫人所在願為密司前導女視之其人短而纖小眼光敏銳唇薄面有縐紋髮作灰色語時聲調噉似鳥伯爵上手謝因謂女吾為密司介紹此密司脫山耳聞也女與握手已而李冷珂自去山謂女吾願密司弗跳舞因鄙人亦不跳舞屆時吾兩人可作壁上觀隅坐偶譚行見衆人揮汗如雨密司疑吾言不怒乎須知凡吾儕男子無不持利己主義者相將至室隅並坐山曰意密司初次赴讌必

多所創見。女曰：然。吾第覺輝煌奪目。室中陳設觸目皆如畫圖。五色之燦爛。燈光之輝映。直無可比擬。意君必能比擬之。山耳聞曲一股。以手按其上。微笑相對。若忘其爲導女者。曰：吾知密司此時之觀念。必人皆悅。心色皆悅。目聲皆悅。耳然乎。女曰：君之觀念。不如是耶。山曰：薄乎。云爾。心理要無大異。年事多。更事亦多。應物之感情。因之而淡。女曰：君年事幾何。山曰：密司視我已老。適否。女審視曰：否。雖面微灼。然目光炯炯。曰：然。吾僅頭顱老耳。嗣山與女絮語。可三十分鐘。莊諧間作。

主人李倫珂夫人爲倫敦貴族婦人。領袖事無巨細。夫人所可者。衆亦可之。客有白鬚而大鼻者。爲首相。愛而朋。英王所最信任。倫敦第一人也。而自表面視之。僅較他人善笑而已。其人與李倫珂最友善。曾於大庭廣衆中。作特別五分鐘之密譚。然其人雖善笑。不及五分鐘。行且見其盛怒如猶鬼。男子清癯而長髮者。爲詩人。又有一肥碩少年。入座時。衆咸起立致敬者。爲英皇帝之貴介弟。客中最貴之人。故人趨奉之。惟恐後。更有某客名某。居某官。某爵。以上山耳聞之言也。如背熟書如數家珍。譚正酣。雲苔夫人偕別。

一女客來。雲苔夫人笑問密司脫山耳聞安好。又顧謂伊瑟姆。吾愛汝。乃在此勞。吾四處尋覓。山耳聞聳肩作態曰：鄙人與密司謙德溫特長談。不覺移晷。夫人既來。吾之幸福。知不能延長矣。然吾望夫人弗卽挈密司去。致重吾之失望。雲苔夫人微笑曰：然。君之運命殊不佳。因吾適忘吾扇。須卽往取。不能延長。君之幸福。山大笑。去。夫人卽坐伊瑟姆旁。曰：兒樂否。彼老人與兒譚半小時否。女曰：然。此人爲誰。夫人曰：若言此人之歷史。可作三日夜譚。助此時直不能以簡短之詞喻兒。女曰：雖然。其人何業。夫人曰：此人爲公爵之弟。滑稽善談。不謹行檢。而心思敏活。世無有能愚之者。倫敦人無不知之。鎮日不事事。惟在歌舞場中行走。然有時或謂其能爲密司脫愛而朋。借箸擊畫。女曰：然則其人亦不碌碌。願何以擲其光陰。以與兒。女子長話。夫人笑曰：是則不知。或者以兒美艷。彼所云幸福。殆卽指此。未幾山復來。請導女至他處瞻觀。夫人許之。女無所可否。隨之行。山又爲女介見女賓數人。最後至一處長廊。軒翥有沙發椅。絕精潔。女坐其上。室中人周旋揖讓。皆能見之。山耳聞更誨人不倦。從旁指示。一忽一客自外入。女大驚。指謂山。

曰。彼少年。頤而黑者。誰耶。山舉目凝矚。女曰。即李冷河夫人與握手者。山欣然曰。此吾姪也。女曰。是君姪耶。私念此乃與墮馬女郎偕行者也。山起立曰。吾姪誠翩翩佳公子。其氣度藹和。為青年中所僅有者。吾為密司介紹之女。趨趨隨行。殊不願與其人相見。蓋自為夫人所訓誨。亦自悔孟浪。頗以或值其人為懼。不圖今乃中傷痛處。心突突躍不已。

第十章 獨與余分目成

山耳聞謂少年。此為雲苔夫人之令姪女密司謙德溫特。謂伊瑟姆曰。此乃公爵佩而非利之長公子翠蘭福特也。女聞翠蘭福特四字。大驚陡憶拿門石勒之言。不料此間乃遇此人。然則他日或遇拿門石勒。亦未可知。然此時所惴惴者。惟恐翠蘭福特之識已他事。且不暇推敲。因舉目相視。脈脈不語。第見翠向已鞠躬狀。至莊敬。窺其意似不識已。山耳聞曰。密司謙德溫特係初至倫敦。今乃第一次與宴會。以不諳此間風尚。故不跳舞。秀外慧中。是大家閨秀中第一流人物。言次有客招山耳聞去。翠蘭福特凝神思索。總覺此麗人似曾相識。此時二人相對立。伊瑟姆仰視其面。追憶

拿門所言。覺此人長身玉立。神采不凡。拿門嘗言彼之表弟意態雄傑。英武過人。由今視之。殆非虛語。拿門又言公爵佩而非利若死此人。即為公爵。昔日為耳中人。今乃為目中人。頗覺罕然。是日男賓胸際皆有藍帶。上綴異花。累累至為美觀。尋思此人何無帶。祇佩一黑色寶石。黝然光澤。頗為特異。所佩蓋黑珠。至為珍品。女不識也。方尋思間。忽翠蘭福特謂已密司許與僕晤。譚片時。否女領之。乃導女入一室相對坐。曰。密司至倫敦無幾時。耶女曰。可旬日耳。翠沈吟曰。以何時離美洲。女搖首曰。自大洋洲來。我固生長彼土者。翠顰眉作想。若大惑不解者。默念生平未嘗游澳。何由得識此人。因作酬酢語曰。密司至倫敦亦曾稍游覽否。女曰。未也。遺道來不易。今日始出門耳。翠蘭福特未嘗閱報紙。亦未聞平曲客尋覓事故於女之歷史。茫然不知。第覺此人美艷無匹。益費猜度。女曰。密司脫今日跳舞否。答曰。此等事僕僅偶一為之。今日或未必跳舞。女曰。苟能之。焉有不跳舞者。翠曰。僕願侍密司開話。倘密司許我者。我亦如密司樂為旁觀。不願入局。女曰。我何樂為旁觀。苦不能耳。行且刻意學之。翠蘭福特無語。惟默然相對。領略蕪澤。

忽聞窗外有兩女賓偶語。一人曰：汝見彼否？吾所見者，美麗以此人爲第一。一人曰：吾未見其人，衣飾亦時製耶？曰：此何待言？彼雲苦夫人最尙修飾。一人曰：頃聞山耳聞言，吾猶疑爲謬語，意必不脫鄙儂氣。先一人曰：大謬，汝誌吾言，一禮拜後將見此人。小影充塞市肆，不一月，衣肆將有謙德溫外褂、謙德溫皮靴之新名詞出現。一人笑曰：此言或可信。第思二兆磅，誰復消受得？既而聲嘈雜，不復能辨。翠曰：密司盍偕往一觀。跳舞女曰：君聞彼等所談否？以我視之，倫敦風俗亦殊澆薄。吾生長大洋洲，亦何足異。鄙儂兩字，乃不離口動輒。二兆磅，夥頗沈沈，不勝艷美。文明人亦不過爾爾。女言時，眉舉目張，如公孫氏舞劍器，意態昂藏，豪情感激。翠蘭福特頓憶前日事，瞿然曰：密司乃公園道旁救愛丹者耶？女紅暈兩頰，徐答曰：君乃此時始憶之。翠惶然謝過曰：實因衣飾改換，遂致迷惑。且密司溫雅，乃爾令人百思不涉武勇事。若前日之惠，固銘刻不忘也。女蹙額曰：吾甚悔之。爾日事實非女子所應爲，人且傳爲笑柄。益以鄙儂相誚，吾嘗誓言此後任遇何事，皆當袖手不令蚩蚩者橫加黑白。翠曰：否？吾望密司不如是當時祇欽佩武

勇仁，俠忘詢姓氏，追悔無及。今日乃相值，何幸如之。爾時若遇他人走避，且不追，則結果甯復可想。言次，太息。女曰：逃避。言下有冷然不屑意。翠曰：吾信密司仁勇義俠，爲人類中最可貴人格。密司當亦信我非造言生事者。可比翠言時，沈着懇摯，字字道着伊瑟姆痛癢處，覺茫茫人海，此入差是知音，不禁星眼垂簾，臙脂上頰。忽聞一人曰：翠蘭福特，汝乃在此。吾等相尋久矣。視之，則李冷珂夫人及一粲者，腰細身長，髮黃眼碧，衣淺藍色，蒙面網絲細如蛛絲，蓋卽富麗大然之墮馬女郎也。夫人言密司愛丹已許我跳舞，望君卽往。翠蘭福特乃起，向女鞠躬作別。女隨意點着，如在三星時對衆健兒，故態跳舞既畢，盛筵遂終。主人留髮送客，一時車馬殷填，紛紛雲散。翠蘭福特送愛丹登一船車，車中先有一麗人及一狗在。麗人爲愛丹中表密散司葛冷綦，狗其所畜也。翠旣與愛丹別，方在悵望，忽有人呼已名，曰：若卽歸者，請偕行。飲我以蘇打若威斯克，挑燈夜話。翠曰：甚善。其人蓋山耳聞也。二人同御一二輪馬車，來翠蘭福特寓所。翠導山入室，僕人已睡熟。翠亦不呼喚，開酒鑪洗盃，自爲之，已而移椅相對，坐山舉盃，徐飲取燐寸。

燃雪茄曰。今日可謂勝會。難逢。翠曰。然。李冷珂夫人較善布置。手中雪茄何如。莫欲易一土耳其製造者否。山曰。謝吾姪。即此甚佳。

今日殊快意。與密司謙德。溫特晤。譚片時。尤為意外。得意事。此人之美。全在卷。蠶之髮。與剪水之眸子。前此所識中。得未曾有。翠曰。然。彼誠甚美。山曰。不但美麗。亦且慧黠可愛。以吾觀之。直無人比擬得。使在二十年前。不憚吾姪嘲笑。直須求之不得。反側。翠微笑。山曰。汝謂有人可與比擬否。吾竟武斷曰。無有。言時。其敏銳之眸子。不視翠。蘭福特而視手中雪茄。上騰騰烟。翠淡然曰。誠如叔父言。且其人誠樸。率真。尤為難得。山曰。其人之價值。吾姪亦知之否。其資產乃在二兆磅。



上翠曰。知之。言時。狀至冷。山亦無語。雙眸半啓。注視翠。蘭福特久之曰。姪近曾詣老公爵處否。翠搖首。山曰。明日吾兩人偕往。有一要事商榷。日來風聲不佳。吾姪亦聞之耶。翠歎曰。知之。山曰。吾家須得五十萬磅。然後債臺可平。否則無罪之佩而非利。行且坐困致斃。翠點頭。聲哽咽。不能答。山又曰。此中必有一補救之道。吾敢斷言。但何處得如許金錢。來翠曰。然安所得。金山閉目吸烟。久之曰。實亦非難。吾姪

從吾言。吾今正告汝。佩而非利。公爵現已葬身債窟。而不自知。若事無挽回。彼應燭。幾年竟觀慘禍。親戚故舊。寧有能為老人稍留餘地者。吾姪將因循了事耶。老人不難埋名隱姓。作鄉曲。良曰。

姪承襲世爵。毀冠裂裳。其何以堪。翠仰天太息。起立目視窗外。第見月黑星繁。樹影矗立。暗思彼佩爾。非利此時。業已暗易。主人遑問其後。山又曰。姪若從吾言。不難於禾黍荆棘中。重新闕閱。此時翠蘭福特。目注其叔。第見老人舉手作勢。曰。更無他策。祇須於汝結婚問題。解決之耳。翠聞言。色變。就窗下所列椅坐。默不一語。山曰。以吾姪之處境。非婚謙德。溫特其人者。不可。吾固知汝鐘情愛丹林星。一時未必肯移愛他女子。然姪而能婚謙德。溫特。祇須耗妝奩四之一。佩而非利之大名。便不墮地。老父亦蒙汝澤。否則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身且不保。遑論愛情。言已。舉盃飲餘酒。彈去雪茄之灰。仍置口中。呼吸烟絲。縷縷。睫毛垂垂。狀至沈默。翠蘭福特。渾身如渥冰雪。更不知身在何所。山又曰。汝亦已見謙德。溫特自吾視之。愛丹林星。不如謙美。且吾姪境地。竟不必論妍媸。質言之。非與女子結婚。直與金錢結婚也。翠蘭福特聞言。拂然不悅。曰。叔父爲姪畫策。甚善。雖然。雖然。山笑曰。盛氣。哉。明日再熟商耳。遂辭去。近人詩曰。欲令豎子爲同心。勸君四座累累堆黃金。中外一幟可勝歎哉。

第十一章 不知春去已多時

翌晨翠蘭福特山耳聞同乘火車赴卑耳孟。此行可五小時途程。竟此五小時。翠蘭福特不作一語。手雜志一卷。爲狀至淵靜。貴族青年。值旅行時。類多興趣。活潑如翠蘭福特。深思寡言。殆不多觀。手中書不甚翻檢。歷四五十分鐘。仍是一頁。意蓋不在書也。曠昔之夜。山耳聞所劃策。盤踞翠蘭福特腦中。不能擺脫。自不待言。然翠視一般普通少年。不同歐俗男子。弱冠以前。爲求學時期。弱冠以後。可謂求婚時期。其種種動作。皆以婚事爲主觀。而翠蘭福特爲境。迥所窘憂。患餘生鏟除。綺想咸串中。咸知翠鐘情愛丹。愛亦與翠善。童稚時。兩小無猜。卽種愛因。及長情好。益篤。嘗戲以意中人呼翠蘭福特。然兩人皆自知目的。必不達。愛丹亦深悉翠所處境。最後五分鐘。終無術使愛情。不爲金錢所奪。祇以相悅情熱。姑事掩耳盜鈴。不願計及久遠。愛丹之父。爲蘇格蘭世家。先世有爲貴官者。然奇窘而驕奢。已甚。喜人面諛。因之愛丹亦稍稍有父風。兩家閱習。慣都復相似。惟佩而非利。窮蹙較甚。使老公爵尙有視全盛時五十分之一之餘產。可以入遺囑者。則向平之願。當已

早。遂。然。翠。蘭。福。特。雖。自。知。之。終。不。肯。一。加。思。索。使。已。與。愛。丹。之。愛。情。生。有。障。礙。今。山。耳。聞。切。直。盡。言。不。留。餘。地。純。潔。無。疵。之。情。遂。入。一。伊。瑟。姆。從。而。盤。踞。之。此。無。異。完。全。主。權。之。領。土。變。為。強。國。殖。民。地。展。轉。思。維。豈。不。可。輟。婚。謙。德。溫。特。歎。目。注。報。紙。唇。吻。關。闔。以。與。心。商。者。此。五。字。也。雖。然。愛。丹。固。佳。然。不。得。謂。謙。德。溫。特。非。絕。世。美。人。且。其。武。勇。慈。祥。為。已。所。曾。經。領。略。吾。固。不。欲。婚。謙。德。溫。特。浸。假。吾。欲。婚。謙。德。溫。特。則。結。果。何。如。其。人。生。長。於。勞。動。社。會。或。者。不。以。吾。家。式。微。而。驕。縱。耶。此。猶。是。後。一。層。事。試。研。究。入。手。之。始。投。之。以。木。桃。果。能。報。我。以。瓊。瑤。耶。謙。德。溫。特。以。傾。國。之。姿。擁。敵。國。之。庭。挾。賢。挾。貴。幾。何。不。令人。難。堪。以。已。才。地。在。倫。敦。社。會。中。固。當。受。擲。果。之。歡。迎。未。必。來。投。梭。之。拒。絕。然。彼。女。郎。自。蠻。荒。絕。島。中。來。習。慣。殊。異。安。在。其。不。倒。置。妍。媸。春。風。不。相。識。唐。突。入。羅。幃。山。耳。聞。之。為。我。計。亦。甚。左。耳。因。微。嚼。擲。去。手。中。報。紙。向。窗。外。凝。眺。祇。見。田。園。村。舍。皆。疾。馳。如。奔。馬。車。輪。軋。軋。作。聲。客。有。互。譚。者。語。都。不。可。辨。山。耳。聞。手。烟。捲。身。斜。倚。口。眼。皆。作。慵。態。至。適。不。知。者。方。謂。此。老。機。心。盡。泯。無。思。慮。嗚。呼。然。其。敏。銳。之。腦。筋。實。壽。思。無。停。息。凡。翠。蘭。福。特。

之。所。憂。愁。彼。固。盡。知。之。惟。爾。日。山。耳。聞。絕。不。道。及。謙。德。溫。特。字。樣。翠。蘭。與。愛。丹。之。交。誼。非。伊。朝。夕。驟。加。迫。促。勢。必。愈。形。膠。執。不。如。乘。機。鍼。砭。或。能。領。悟。因。靜。觀。默。察。更。不。作。勸。懲。語。

既。而。車。至。卑。耳。孟。其。地。距。佩。爾。非。利。可。十。里。許。火。車。既。止。即。有。健。僕。控。駿。馬。馭。四。輪。轎。車。來。迎。當。有。健。卒。數。人。聲。言。逆。公。爵。世。子。衆。皆。辟。易。山。耳。聞。與。翠。蘭。福。特。自。車。下。站。長。及。衆。人。皆。上。手。致。敬。山。向。衆。領。首。狀。至。尊。嚴。翠。蘭。福。特。獨。愀。然。不。自。安。也。

自。卑。耳。孟。至。佩。爾。非。利。之。道。路。可。謂。倫。敦。最。優。美。之。建。築。夾。道。皆。茂。樹。綠。陰。參。天。道。旁。鳳。尾。草。茸。茸。淺。碧。如。茵。擲。迤。連。前。進。馬。蹄。得。得。蹄。鐵。軋。細。砂。浙。瀝。作。微。響。倫。敦。市。上。之。塵。囂。至。此。蕩。滌。無。餘。矣。行。五。六。里。路。漸。高。遙。望。小。山。峯。巒。秀。逸。其。左。有。海。港。洲。渚。隱。現。鷗。鷺。迴。翔。此。港。即。名。佩。爾。非。利。路。坡。斜。約。二。十。度。許。曲。折。入。山。山。中。土。田。平。曠。美。如。宮。殿。之。佩。爾。非。利。第。在。焉。廣。袤。可。半。里。曠。皆。白。堊。繞。宅。皆。松。柏。有。高。至。數。丈。者。道。路。平。如。砥。以。小。圓。石。砌。成。其。旁。則。平。鋪。細。沙。映。日。光。作。金。色。左。方。為。海。風。帆。出。沒。皆。在。望。中。其。後。則。平。原。一。碧。無。垠。村。舍。三。五。處。屋。宇。完。好。風。景。宜。人。四。圍。方。十。里。中。

寸土皆屬佩爾非利也。

佩而非利爲倫敦百年舊家自祖宗以來咸以寬厚爲教子弟不作驕貴凌人態以故居民皆非常愛戴樵夫牧豎老嫗村姑途遇公爵或世子必屏息立去帽足恭如禮皇子翠蘭福特尤謙抑遇作是態者輒笑語相慰藉其人則走相告白世子語我以爲榮在易謙卦六爻皆吉然以論吾書中之佩而非利則謝家燕子幾乎飛入百姓人家此所謂不節若則嗟若門祚之支持固未可專恃謙德耶。

既入村翠蘭福特下車徒步行時山耳聞已乘車先入翠之意以爲吾家不久當與是地作別故不勝戀戀不願乘車逕過也距第數十武有小屋數楹門窗牆壁皆白色光潔無污垢側面小窗以雲母石爲之日光中視之曄然眩目小屋外爲冬青短籬籬亘長環繞第前花園圍幾數十畝佳卉滿中燦爛如錦佩而第巍然臨之輪奐美矣游覽者當疑是前日落成不辨爲百年物也翠蘭福特徐步入一婦人携孩自小屋出向已鞠躬作禮視之辨爲闈者之妻因笑問其夫若幼子都健全否已復前行園中馬路絕不闊

其上皆花架珠簾木香之屬連綴不絕赤鹿白兔鸚鵡猿猴隨在皆是見人亦不畏避飲啄游行油然自得忽兩狗疾馳來歡躍跳擲搖尾牽衣似與主人久別不勝其拳拳者翠蘭福特爲之憮然太息花棚盡處階石磷磷突然呈現門前道路作新月形牆根階下咸雲母石無罅縫處良由居是宅者修葺之類然其建築之精緻實可謂得未曾有宅之基較平地可高五尺歷階升即望見海面室之製絕似希臘古寺長窗幾與門等意橋鑿石爲之雕刻絕細門旁嵌兩石人鬚眉畢現名技師所爲也門以內爲一大廳事廣長亦略如希臘舊教禮拜堂翠蘭福特至門次站立四望突然深思覺此完固之建築惜乎不能如夢幻泡影倏然滅迹於人間實爲吾家名譽之勁敵不料人世無可如何之事乃竟如此既入室覺陰森之氣襲人蓋窻中所入光線不足達室之中心室上部爲圓頂暗舊之國旗沈沈下垂旗角已破損四壁嵌石刻畫像可二十許堂之奧陳古式戰袍劍戟十餘事像如翠蘭福特之高曾祖考甲冑則佩而非利始祖百戰餘生所留之紀念品也窻中射入之陽光返映四壁石像森嚴都有鬼意自堂隅側門出有兩健

僕。面。作。紅。酒。色。植。立。不。動。翠。蘭。福。特。巡。過。之。行。數。武。回。顧。曰。老。公。何。在。一。人。答。曰。老。主。人。在。書。樓。與。密。司。脫。山。耳。聞。共。話。翠。蘭。福。特。登。樓。至。廊。下。一。僕。向。翠。立。正。作。禮。曰。請。少。主。更。衣。翠。頷。之。隨。僕。入。一。室。易。衣。竟。即。往。朝。老。父。歷。門。數。重。至。一。處。有。兩。僕。伺。門。外。見。翠。蘭。福。特。來。一。人。垂。手。立。一。人。揭。門。帘。翠。與。點。首。遂。入。室。中。陳。設。樸。而。不。華。圖。書。十。餘。架。書。櫥。以。鐵。色。紋。木。爲。之。不。加。雕。漆。惟。局。健。處。銅。鎖。圓。如。錢。燦。然。作。銀。白。色。而。已。所。藏。書。不。可。以。價。值。計。有。自。亞。洲。古。國。來。者。蓋。自。公。家。藏。書。樓。而。外。此。爲。瓊。環。福。地。矣。老。公。爵。坐。古。錦。榻。上。白。髮。如。雪。身。長。而。癯。美。髯。鬚。面。龐。縐。紋。多。至。不。可。數。然。神。氣。雋。爽。手。白。而。指。長。衣。袴。修。潔。稱。身。不。作。老。人。臃。腫。態。翠。蘭。福。特。入。時。老。人。方。注。目。向。山。耳。聞。議。論。聞。翠。入。始。回。顧。壽。顏。曰。翠。蘭。福。特。汝。來。極。佳。吾。甚。樂。汝。偕。汝。叔。今。日。來。汝。體。魄。健。全。耶。吾。知。汝。在。倫。敦。不。得。稍。休。息。然。汝。面。龐。似。較。豐。可。知。少。年。富。精。力。耐。勞。苦。吾。何。慰。如。之。老。公。爵。言。次。舉。其。白。皙。之。手。指。座。旁。一。椅。使。坐。其。聲。音。笑。貌。直。與。翠。蘭。福。特。逼。似。如。形。影。第。髮。白。面。皺。爲。不。同。耳。公。爵。續。言。曰。山。耳。聞。語。我。繼。此。以。往。爲。酬。應。繁。盛。之。時。期。意。汝。日。來。

必。早。起。宴。眠。今。來。此。略。避。塵。囂。亦。可。稍。蘇。息。翠。就。坐。以。一。手。置。榻。床。扶。手。上。曰。兒。願。老。父。安。健。如。兒。所。欲。公。爵。點。首。以。白。皙。纖。手。加。翠。手。上。而。撫。摩。之。曰。吾。雖。不。饜。饌。然。能。飯。強。步。使。佳。汝。此。來。可。謂。正。合。吾。意。否。則。吾。亦。將。囑。麗。榭。作。書。促。汝。返。因。吾。有。事。語。汝。兩。人。也。翠。聲。諾。聽。命。公。爵。曰。吾。近。籌。劃。一。事。因。前。日。有。一。著。名。建。築。家。來。此。其。人。姓。氏。吾。不。能。憶。似。其。名。拼。音。第。一。字。爲。P。渠。謂。佩。而。非。利。港。宜。修。葺。所。言。與。吾。意。甚。愜。公。爵。言。時。狀。至。注。意。若。事。在。必。爲。者。翠。蘭。福。特。目。視。山。耳。聞。山。從。容。注。聽。意。若。甚。贊。成。公。爵。又。曰。前。年。爲。吾。家。築。海。水。浴。池。之。人。汝。當。能。記。憶。翠。曰。然。兒。憶。之。曰。其。人。爲。吾。家。布。置。者。甚。佳。然。吾。今。視。之。佩。而。港。之。中。部。岸。邊。可。築。一。牆。盡。西。面。高。崗。崗。上。建。合。宜。之。屋。則。局。面。完。整。矣。翠。失。色。目。視。山。耳。聞。山。伴。爲。不。見。者。態。益。舒。復。視。公。爵。則。老。人。方。以。手。置。膝。上。移。動。其。指。頃。之。又。續。言。曰。或。築。室。於。港。之。中。部。亦。佳。使。吾。室。而。爲。旅。館。彼。欲。居。海。濱。者。且。爭。趨。之。吾。覺。此。舉。實。有。利。無。害。而。佩。而。第。之。聲。價。當。益。膾。炙。人。口。翠。柔。聲。答。曰。是。固。然。但。兒。意。代。價。：。公。爵。曰。兒。云。何。建。築。之。代。價。耶。彼。建。築。家。雖。未。估。值。吾。固。知。費。不。貲。然。吾。總。

不意爲是區區者所阻。無論何項樽節之宜。尙可敷衍。終不然。豈黎文休能爲者。吾家乃不能耶。言次。有怒意。山耳聞而慙。慙之公。爵氣稍平。曰。吾願汝與海耳佩商之。（海爲佩而第之。管理員翠家數世舊人。）老夫亟欲觀成。可爲卽爲之。弗遲也。山耳聞曰。兄弗慮。吾等必不方命。老人始欣然。曰。翠蘭福特。吾愛汝。來時曾注意園中鬱金香。昨日吾強步遊覽。見枝葉婆娑。著花較盛。汝可前往一觀。吾意將來新宅中。可分植之。必更繁盛。翠唯唯。公爵又曰。吾知汝好馳馬。意馬厩亦須修葺。或擴充。明日可偕海耳佩往觀。相機增損之。翠怡色。敬諾。公爵又談城市事。言時。佯作孩稚態。方縱譚時。一女郎自外揭帘入。

第十二章 舍舊謀新

女郎絕艷。面作淡黃色。髮黑。絕似東方美人。然秋波則蔚藍。身量短而纖細。年華已二九有餘。纔如高等小學中女學生。見者不知其爲成人也。是卽所謂麗權。爲公爵之姪女。父官至內閣執政。麗權少孤。育於伯母。爵夫人絕愛憐之。夫人死時。麗權方自學畢業。卽掌家政。佩爾非利第中。自總管以下。僕隸數十輩。咸畏麗

權明敏。遇事無鉅細。雖甚複雜瑣屑。皆能先示方略。井然不紊。且寬柔約中。不爲己甚。公爵晚年有肝疾。善怒。怒時。麗權至前三數語。卽解婢媪。恒私語謂麗權。嚶嚶一聲。其權力視公爵。咽嗚叱咤。尤爲過之。兄妹情好。尤篤。恒婉言規勸。減少阿兄憂思。女郎既入。向山耳聞及翠蘭福特。執手問安。已而立公爵身旁。以纖手加老人肩。徐語曰。此卽是阿爺進熱乳時。次命携來。此間抑仍置書室。言時。其聰慧眼光。已窺見老人似有倦意。因曰。兒意不如在此間較。使卽以纖指。壓鏡。公爵點首。無語。頃之。僕人進乳。佐以茶及餅餌。麗權一一陳列。移小棹置公爵前。此時老人忽又憶及建築事。拈髯沈吟。山耳聞知公爵心事頗長。老人絮語。目視翠蘭福特。翠起立曰。兒弗思。飲啗意。偕叔父往園中一視鬱金。公爵曰。甚善。二人偕出。麗權覺有異。然沒由推測。俯視而已。二人既出。彼此默然。行至一花架下。山止步。翠亦止。山思翠年少。必仍戀愛。丹然事迫矣。此志不變。喪且無日。奈何。因捲一紙烟。燃之。徐曰。修葺佩而港及建屋費。當以萬磅計。治新花園及馬厩。亦非五六千磅不辦。觀老人意。非以吾家窘迫真相和盤托出。勢不肯收回成命。吁。吾

姪乎。使令老人驟知吾家已無一辨士之所有。此尙可堪。耶翠搖首曰。此必不能令老人知之。言時貌肅而聲悲。山口噫。吾輩嘗有術。終秘此惡耗。姪不聞索債割肉故事耶。負猶太人債。屆期不償。彼且忍心割汝一磅肉。吾惡知棲身何所哉。吾意晚間可召海耳佩來。爲最後之研究。苟且偷安。寔能長此終古。言時回首視。豔立層樓。黯然無語。翠亦舉目視山。所視此時。歸然映於愁慘之眼。簾者固猶是佩而非利居宅也。山耳聞喟然長歎。自言曰。密司脫李凡馬四若亞龍乎。汝等將瓜分是宅歟。吾姪乎。汝有何術可以阻止此不幸事。須知此乃祖宗汗馬所得。奈何一旦他人入此。吾寧束手待斃。忍令變爲猶太人之俱樂部耶。翠蘭福特顰蹙含淚曰。叔弗言矣。山謝曰。姪恕我。吾之弗覺猶吾姪耳。

晚膳既具。成就餐室。麗樞察言觀色。知翠蘭福特必爲負債事故。面有憂色。推公爵。因有翠蘭福特在座。笑語甚歡。勝概豪情。固不知高臺既傾。黃梁已熟也。一時膳畢。公爵欠身起。翠蘭福特握老人臂。扶掖之。自膳室出。登樓。公爵曰。吾至愛之。翠蘭福特汝如是。得老父歡心。上帝必佑汝。每吾兒回家。吾必大歡喜。竟日嗣後願

汝頻來慰吾遲暮。吾更願見汝娶婦生子。俾吾得見吾身後第二世之佩。而非利公爵。吾無多奢望矣。既至臥室。公爵曰。兒去休。近來頗得美睡。兒等亦早眠。毋久譚也。翠出。值麗樞於樓下。亟以巾作拭汗狀。蓋目。眶含淚。不欲令弱妹見也。麗樞以臂挽兄臂。偕行。翠曰。老父近日無拂意事否。麗樞曰。無之前數日。以珠一小匣。遣人持赴城中。不知何作。此事卽吾初度日。便是一事。尙未謝君。爾日蒙惠賜手釧。阿兄費心矣。舉玉臂示翠曰。妹今尙御此。兄見之。耶。此物工質俱精絕。價必不廉。妹思尋常御此。亦暴殄。擬令人託珠寶商售去。又恐拂阿兄意。翠曰。妹胡出此言。豈妹御此。釧便奢侈過當耶。麗樞搖首曰。妹豈不知此時。吾儕處境。女子妝飾。稱家有無豐儉。寧足動吾心。惟伯父猶然揚厲。鋪張鐘殘漏盡。倒行逆施。不能令人無悲耳。翠愀然曰。妹之心。吾盡知之。吾惟益敬愛吾妹耳。言時相將入書室。室爲公爵日常憩息處。陳設精絕。翠就座。麗樞無語。適琴所。按音匙。奏高底鞋曲。調爲法京名技師所譜。翠所好也。曲未竟。一僕入白。密司脫海爾佩在藏書樓中。請少主卽往。翠起立曰。謝吾妹。此時吾覺稍蘇矣。遂出。既晤海爾佩。握手已

彼此就座。翠見海携簿籍及紙卷若干事。因曰。吾意密司脫海爾。佩必無佳消息。贈我海為一中年人。貌微黑。髮作灰褐色。狀至忠實。其人祖若父。即為佩而第司出納書札。至海三世矣。當時聞翠言。以目視山耳。聞復視翠。徐答曰。主人乎。佳消息。當在數年前。有之。吾嘗思。少主必視吾如鴉。一啓口。便非吉祥。故個中曲折。亦無從喋喋。今密司脫山耳。聞謂君必欲知。負累確數簿籍。俱在請自翻檢。數十分鐘。當可了了。海言時。辭。而貌戚翠。蘭福特家事。此人為最明瞭。喬本世臣宜其觀他人。較。關痛癢。翠取收支簿檢閱。不得端倪。第見入猶太人若干萬鎊。息若干。蹙額曰。總數幾何。海曰。五十萬鎊。問何期。曰。距

今可四個月耳。今茲可怕之結果。即在目前。非金穴銅山。不足以療此痼疾。在少主宜。若甘萬一之。可為吾輩何能助力。簿中總結。俱在盍一翻檢之。翠太息。推簿起曰。視此何益。負手。竟出自思海之意。無非如。是由今思之。吾殆不免自。樓下不覺來。至書室。見麗。榴猶對燈坐。見翠來。驚起。曰。兄事畢耶。曰。海耳佩已。為吾備言之。吾當以明早。行。麗問何作。曰。吾將有所。營耳。先海耳佩與翠蘭福。特言時。山耳聞倚榻眠。一



眩作枕。不作一語。翠既出海。指券謂山曰。欲平此債臺。祇有一途。山曰。謂婚富家兒耶。曰。然。以少主人門第。風采急起。直追。尚非無。把握事耳。山曰。然。明日吾與若交說之。

特言時。山耳聞倚榻眠。一

翠蘭福特返倫敦。即火車站雇享斯美馬車馳赴猶頓園左近。講格冷基夫人。夫人蘇格蘭產。爲愛丹姨母。行愛恒寄居其家者也。寒暄已。問愛丹云。在餐室。因按鈴呼僕。白愛丹有客相待。夫人自去。頃之。愛入。已易晚衣。笑曰。吾以爲誰。乃汝耶。翠曰。吾乍自佩而第。來。即又不語。愛微笑曰。自佩而第。來。奈何。言次。就一軟榻。座而虛其左。他日。翠來。則與愛並坐。此榻。欸語。移晷。固已習爲慣常。是日。翠則不坐。立稍近。期期而後言曰。吾有一事相告。爲甚惡劣消息。吾知此言入君之耳。君之不樂。亦猶吾也。榻旁有一椅。翠以兩手据椅背。續言曰。愛丹。君知之乎。吾實愛君。吾以妄意測之。似君亦屬意我。使吾弗有不得已之故。吾久已求婚於君。心愛愛丹之前耳。愛方以纖手置已膝上。聞此言。顛動不已。翠又續言曰。今茲已矣。不得已之故。較甚於前。此希望已絕。昨夜得可怕之報告。知吾毀家之難。即在目前。操債權者。即日且制吾死命。吾以老父故。以吾家名譽。故不得不違心作事。冀可補救。愛丹舉首視翠。蘭福特面如紙。淚珠。簌簌。墮。嗚咽言曰。吾知之。其聲低而斷。續僅可辨。翠續言曰。吾今萬不得已。祇能效世俗常態。婚金錢耳。吾言此。吾

知汝必鄙我之爲人。然行且蹈。其實惡能避其名。嗣後當無分在君前道。一愛字。前此吾雖不言。然私心固願沒齒不二。他日。值相知有素者。必能爲君。樓析言之。今吾即自剖。亦無謂。女含淚無語。惟唇微動。其唇動之姿勢。似云（是也）。翠又曰。吾今茲行矣。吾且作吾違心之事。今冒不韙。直陳此惡劣消息。傷君心。繼此以往。亦無可贅述。請從此辭。後有相見時。若齒吾在朋友之列。是君仁慈言至此。哽咽曰。吾愛丹乎。此後吾兩人欲再得一轉瞬。一彈指之光陰。共住情天。不可得矣。女掩面泣氣。咽不得續。翠蘭福特曰。吾亦不知今茲之事。爲正當耶。非正當耶。第形格勢禁。不得不爾。別離在即。尙望憐我。境遇。恕我無狀耳。女哭曰。此有何可恕者。冷暖寸心。知之後。此天各一方。望君自愛。如我耳。兩人默無語。彼此領略情懷。如兩鏡對照。返映之影。深之又深。久之。女忍悲問曰。君意中。已有人耶。翠曰。此乃違心之事。惡得云。意中人。女曰。姑弗論此。第問有無其人耳。翠訥然曰。謙德溫特。女聞言。色驟變。嗔填氣。結兩人對泣時。雖翠立。愛丹身。旁。然不啻相依。至是。女遽起。遠之曰。此女乎。婢子。來自蠻荒。絕島。鄙陋。無人狀。不圖。乃偶及。下流。

言時氣促目張手指皆拳曲顫動翠默然俯其首無可置喙女忽笑曰望君恕我無禮我昏瞶乃敢詆將來之公爵夫人他且弗論卽二兆鎊金錢亦令人羨死如許不動尊使丐婦得之亦變爲天香國色君誠精於選擇天乎君幾身修到言時以巾自拭其面翠懼女狂易思欲慰藉之近前握其臂女躍起喘息言曰毋以一指觸我不能堪此汝可以手觸！既而換言曰大佳吾不更作一語吾且助汝婚彼女汝可得二兆鎊汝可保全佩而第雖然翠蘭福特吾知汝且無幸結婚時當知吾言非誣汝弗假惺惺汝以爲吾悲耶與其令汝見我哭毋寧死爲愈可速去俄延無益此時蔚藍色之橫波如火山也蓋初時犧牲愛情以卹家難兩人同其甘苦一往深情迨既知實有其人則苦樂判然宜其不與妒期而妒作不與怒期而怒來筆上眉痕刀上血寸心恩怨轉移間可畏哉翠蘭福特嗒焉如喪偃僕走出

第十三章 跳舞

翠蘭福特自狗頓園路逕返寓途中志乖意阻形神頹喪所寓爲同志組合之會社卽前夜借山耳聞所來處也自覺舉止失措終

日掩臥不接一友翌日方在吸烟室獨坐深思忽有少年入歎然曰翠蘭福特吾夢想不到以今日遇君此間吾渴甚速飲我威士忌若蘇打水翠隨手舉案頭玻璃盃斟酒與之少年舉盃鯨飲已曰數日不見君在佩而第耶曰然曰明晚佛蘭第宴客有煽動社會之新人物可見其人絕名噪甚君莫欲一觀真相否少年爲愛耳蘭世家男爵鄧華也承祖父餘蔭席豐履厚意氣頗豪才地亦不惡平日爲翠蘭福特談友翠曰君謂誰其密斯謙德溫特耶鄧曰舍彼更有阿誰今日曾觀輿論報紙否翠搖首曰今日該報中記謙德溫特事幾及一頁前幅述若何竟得於大洋洲中事迹頗奇入後記衣履裝束纖屑備載謂其人爲倫敦空前之美人使所言不溢美宜往一擴眼界翠曰吾日來竟未一讀報紙鄧曰近日各報所載社會所譚議幾人人注意此事有謂此女具絕大魔力必令王孫公子演可笑之活劇聞彼之保護人雲若夫人所期頗不菲尋常世家都不屑必天潢貴冑始當意也翠曰凡此情事吾皆不知鄧曰所言似皆可信無論其人何似卽二兆鎊資產亦宜其自待如是翠曰吾前日與謙德溫特晤譚片時固未及襲產事

那訝曰。不圖謙德溫特。乃君之友。幸未謬下。貶辭。翠微笑曰。吾不
 敢自居爲彼美之友。君弗相謔。鄧曰。口碑籍甚。吾必親見之。與君
 明日偕往往宜。早遲恐無插足地。翠曰。吾不能決吾去否。君獨行
 可也。嗣又作他語。少年別去。翠蘭福特入已室。伏榻冥想。以炙手
 可熱之謙德溫特。欲貿然與之訂交。總覺他人視已如見肺肝。且
 可憐之愛。丹彷彿猶對已。吸泣展轉。籌思恍惚。不能自決。日間枯
 坐而已。至晚十鐘時。怦然欲往。不能自禁。止即易外褂。徐步出過
 客室。聞數人聚語。一人曰。謙德溫特。可謂黃金野人。翠亦不知何
 故。第覺爲此語者。必惡其人。出門買貿。然向佛蘭第行第。在下爾
 路。主人名佛力阿。倫敦巨室也。既至。見車馬塞途。貴客方絡繹。蒞
 止。雲苔夫人與伊瑟姆。亦以此時始來。橘逾淮。泗爲枳。伊瑟姆之
 來。倫敦至此。不足三星期。初時。至不知寶珠玉。此時雖一帶一針
 之微。倫敦人所貴者。女亦貴之。歐俗凡貴族女子。當及笄時。必赴
 宴會跳舞。謂之入社會。入社會之第一次。其人而爲最著名。巨家
 之女子。恒全國注意其形態。舉止。以故雲苔夫人慎之又慎。鎮日
 教以酬應禮節。若何是不抗不卑。若何是適中規矩。何者爲自重。

行爲爲優美。舉止小。家女子。一旦置之貴族社會。其交際之間。必
 有一種村俗氣。非可以言語形容者。所謂婢學夫人。終不脫貧薄
 相。女則一一領會。略無整柄。惟在三星堡時。處處大踏步行。去此
 時。轉覺有羞澀意。兩頰常緋紅。天然嫵媚。不須多買胭脂矣。自字
 命珂第。赴讌後。雲苔夫人特延著名跳舞技師。日夜教授。女於此
 事。穎悟絕倫。技師歎爲得未曾有。不似先時老儒授文法。難如牽
 牛下井也。願有一事。頗近。駮鈍客之貴賤。有等差。則致敬。當有豐
 殺。此亦交際家所有事也。女則伯兄。鄉人。漫無辨別。大有佛菩薩
 拈花微笑。一切平等之雅。雲苔夫人無術使之領悟。聽之而已。是
 日。女所衣爲白色絲織花軸。電燈光下。皎潔如雪。月互映。益以照
 夜明珠。傾城顏色。見者目眩神駭。覺報紙所言。不迨什一。客皆以
 絲巾搖曳。表歡迎意。是日賓客之衆。視字命珂第。幾倍。蓊氣象之
 豪奢。亦過之。因佛力阿。方任內閣。勢傾朝貴。故伊瑟姆。則恍惚迷
 離。回思三星堡。總疑隔世事也。忽瞥見翠蘭福特。與主人偶語。面
 龐較前日相見時。似稍瘦損。私意此人。胡得來留意。窺之。見翠以
 目注視地上。作傾聽狀。已而舉目視佛力阿。已而目光移注己。面

鞠躬作禮。女含笑答禮。意必就。已寒暄。顧翠蘭。蘭特遙立。不近前。旋主人佛力阿相邀。跳舞。遂隨入。燕會室。人語。喁喁。樂聲。細細。女舉目四顧。見壁間錦障。地上氍毹。都作蒼白色。融融如春水。澄波四圍。陳設佳卉。白花如斗。奇香襲人。男女賓客。數百輩。秩然列坐。衣染。為黃。膚凝。冰雪。不數羣。玉山頭。瑤臺月下矣。客皆知首次。跳舞者。為謙德。溫特。為承襲。巨產之絕世美人。第女子。乍自海外來。都與無素。不知配者。為誰。樂音。嘹亮。處。楚腰。纖細。舞袖。編。為滿堂視線之交集點。

當翠蘭福特乍見伊瑟姆時。惘然癡立。酬酢都忘。忽又念及愛丹。驟生悲感。遂巡至跳舞處。見伊瑟姆方躡衣。佇立。因微近之。小語曰。密司肯與僕同跳舞否。女回眸見翠蘭。福特似向已索名刺者。女略一凝思。始與翠名刺曰。吾未嘗與他人約。但自前日別君後。僅學數小時。殊不熟練。同舞者。若稍疾。便亂步伐。意君不如與他女友為之。當較快。意且君色似不豫。不跳舞。亦得。吾不欲致君敗興。翠見伊瑟姆天真爛然。不覺微笑。女曰。君笑何事。翠曰。無他。見君顏色。令人忘憂。使有人與君同舞。而敗興者。罪當不赦。但問君

肯與僕同舞否耳。女點首曰。然則君舞時。弗過矯疾耳。兩人遂攜手同舞。舞時。翠婉轉相就。俯仰。悉如女意。女大悅。翠曰。密司步伐絕佳。女曰。此乃君就吾之程度。為之。故爾。然吾尚能稍速。一時樂止。舞畢。女笑曰。此事絕有味。無怪世人有樂此不疲者。但熱甚。君困否乎。翠曰。此間電燈太多。吾儕盍至外間散步。但恐更有人欲與密司跳舞。奈何。女曰。然但吾熱甚。敬謝不敏矣。翠笑曰。此人被君拒絕。必自恨來遲。女曰。自恨耶。使遇三星人。或且恥汝。翠問三星何處。女曰。是吾前所居地。翠窺女意。似頗厭喋喋。因即不言。導女出。相將至月臺。女曰。此處空氣絕佳。翠視女手中携一絲巾。濕欄凝眺。肩項皆袒。露即取巾為女圍之。女若有所思。遙指曰。彼其人必艷美。吾等翠視所指。則見圍牆外行人如織。門前電燈如皓。月過者皆佇立仰望。側耳聽音樂。女曰。吾等鮮衣美服。誠宜知足。彼儉教人之窮苦者。實可以數計。意彼中必有衣食不足者。彼等日事工作。吾儕日事跳舞。幾何不為鬼妒。翠曰。豈君所居之三星。無貧人耶。女曰。惡得無貧人。然三星人視吾儕。相去不若。吾固不知君之境況。為富為貧。但吾儕即貧。安知今日貧。明日不富。

彼倫敦之貧者。寧有金塊。可掘如三星。衆健兒之所爲耶。君試觀彼可憐之女人。面瘦無血色。雖以如此夏夜。猶有瑟縮意。非貧態。

可掬耶。吾意其人必餒。惜

今日非吾家宴客。否則吾

當命彼入餐室。厭梁肉。醉

香餅。始快意。翠微笑曰。果

如此密司。便快意。恐其人

仍不快意。女曰。此言何也。

豈彼窶人生活。藜藿驟飢。

肥甘。懼牛羊踏破菜園耶。

翠曰。吾意彼婦必有兒女。

受飢寒。如彼者。使密司與

以錢。則爲惠較普耳。女大

悟曰。君言誠是。此易事耳。乃亟翻衣裏。忽失聲曰。嘻。吾忘之矣。此

笨伯之衣。竟無袋。君速與我錢。翠見女躁急。亟檢已衣袋中。不知

何時。僕人爲已易衣。竟未置一辨士。搜索既遍。無可報命。大窘。囑



得。一策大悅。因憑欄大呼哈路。(譯音西國發語辭) 彼女人方

思仰視瓊樓高處。見一女

子美麗若仙。向已微笑。大

惑不解。忽見麗人舉手作

勢。旋一物直墮。已足下。大

驚。視之輝煌奪目。金釧也。

駭而却走。第聞上方人語

云。此所以畀汝者。第取去。

弗慮貧女返顧。墮釧。又仰

視。見麗人指地上曰。是畀

汝者。憫汝窮困。故畀汝。女

人乃俯拾釧。復仰視言謝。

翠與女咸不辨女人何言。意必爲禱祝語。旋見女人欣然走去。行

稍遠。復回顧。似不能無驚疑者。伊瑟姆顧翠蘭。福特。嫣然而笑曰。

此女人不知持此何作。吾深望彼。即刻售去。俾彼可憐之兒女。可

得美好之晚膳。翠曰：是必如此。但彼貧女，得此恐未必能得善價。吾見該釧似一甚美麗者，女自視粉腕曰：適所給爲一純金者，因笑曰：是君之過也。吾見彼婦狀至可憐，使無以給之，當竟日不悻。翠曰：君兩釧而去其一，他日吾必爲君偶之女。曰：是不必言時。以目視翠曰：此爲午後雲苔夫人爲我新購者。言時其美麗之形容純作童稚態。翠曰：吾儕來此已久，盍返室中。女搖首曰：室中溽熱如火坑，有何樂趣。此間清涼世界，令人意爽。倫敦人常以鄉居爲樂，君亦然否。翠曰：鄉居自佳，君來此不久，已厭塵囂。耶女曰：然吾自與大洋洲別後，更未得一日清淨，恒思得半日靜坐，一追憶三星風景，輒若不得間。自朝至暮無時不有所事，櫛髮、鑷面、午膳、更衣、晚妝、數事，既竟夕陽銜山矣。吾亦不知何時當何作，悉由吾婢排苛主之繁文縟節，祇覺瑣屑可厭。翠無語，背倚欄干，凝視女面，怡然神遊太虛之境。微聞室中時鐘鏗響，作響亦不知歷幾千幾百須臾，忽聞女囑已返室，始如夢覺。此時有一非常幸福爲翠蘭蘭福特始願所不及者，則女以玉腕挽已手，交臂偕行也。二人欸欸行，步伐與音樂節奏不期而合，纔入跳舞室，祇見對面來男女

二人容光照人，令人神爽。翠蘭福特大驚，女子蓋愛丹也。此時狹路相逢，更無可逃避。同行之男子知翠蘭福特與愛丹必有密語，鞠躬別去。翠本絕機警，此時突然相遇，不覺盡失對付之能力。愛丹亦變色失措，見翠勉強向已鞠躬，而欲神答禮，微笑曰：密司脫翠蘭福特爲我介見密司謙德溫特乎。翠因謂伊瑟姆此爲密司愛丹，願愛丹曰：密司應憶公園墮馬時，援手之人，卽此密司謙德溫特也。愛聞言赧然，因向伊瑟姆謝過曰：吾誠憤憤時，昔之夜在字倫珂第相值，竟未通一語，開罪誠多。其實胖子鈍拙，竟忘却前日事也。又向伊瑟姆審視曰：是矣，姊曾全我生命於萬險之中，吾至今猶銘感。今既相值，補過之日正多，否則負疚終身矣。愛丹此時之和藹爲翠蘭福特平昔所未見，私念此女子竟能去其倨傲，誠世界之完人矣。方凝想時，見愛丹似欲與謙德溫特偶談，不願已在座者因願與他客共話，心中則念愛丹玉成姻事，一語不置。

第十四章 訂交

翠蘭福特既去，愛丹挽伊瑟姆就一半榻坐，合壁連珠，一時瑣亮。伊瑟姆見他人總不如愛丹美，且身材窈窕，口齒輕圓，不覺注視。

不。已。愛。丹。亦。向。伊。瑟。姆。上。下。審。視。私。念。此。女。究。不。脫。蠻。腔。目。灼。灼。成。何。景。象。可。惜。珠。玉。錦。繡。包。裹。此。艷。皮。媼。骨。其。實。牡。丹。芍。藥。春。色。平。分。即。愛。丹。亦。未。嘗。不。自。知。之。又。見。伊。瑟。姆。項。間。珠。串。胸。前。鑽。石。皆。公。侯。貴。冑。所。不。辦。心。益。不。懌。然。愛。丹。雖。女。子。絕。有。城。府。雖。翠。蘭。福。特。自。小。爲。莫。逆。交。亦。非。能。窺。見。其。隱。微。也。當。時。含。笑。謂。伊。瑟。姆。曰。我。雖。未。識。荆。然。渴。慕。已。久。芳。名。及。影。片。已。常。常。見。之。伊。瑟。姆。曰。然。更。不。作。謙。讓。語。愛。丹。益。不。懌。徐。曰。君。乍。自。海。外。來。意。必。以。倫。敦。人。少。見。多。怪。爲。異。此。間。風。俗。凡。歷。史。可。以。引。起。人。之。注。意。者。便。都。執。爲。談。柄。言。者。津。津。聽。者。不。倦。人。皆。以。君。所。遇。者。爲。異。數。故。無。人。不。知。謙。德。溫。特。伊。瑟。姆。曰。以。我。所。遇。異。耶。此。語。誠。然。吾。亦。於。報。紙。中。見。之。然。吾。意。彼。等。不。過。藉。談。人。家。閨。闈。以。欣。動。讀。者。此。時。或。更。有。一。女。子。供。彼。等。舞。文。弄。墨。亦。未。可。知。愛。丹。曰。是。未。必。不。如。此。吾。意。凡。人。一。旦。置。身。繁。盛。文。明。之。新。社。會。意。必。甚。樂。頃。吾。見。君。與。翠。蘭。福。特。偕。行。狀。殊。自。得。頗。亦。覺。之。否。愛。丹。此。語。無。禮。極。矣。然。伊。瑟。姆。則。不。知。是。爲。故。相。輕。薄。語。答。曰。誠。如。君。言。吾。自。大。洋。洲。來。事。事。皆。爲。吾。所。創。見。且。此。間。人。遇。我。亦。絕。有。禮。吾。誠。樂。也。愛。曰。翠。蘭。福。

特。何。如。伊。瑟。姆。曰。渠。遇。我。甚。善。我。亦。樂。與。是。人。爲。友。愛。丹。手。持。扇。此。時。搖。動。倍。疾。笑。曰。吾。意。翠。蘭。福。特。乃。倫。敦。不。凡。人。物。其。謹。愿。亦。世。所。罕。有。吾。與。交。最。久。忽。沈。吟。不。語。頃。之。曰。情。誼。不。啻。手。足。也。伊。瑟。姆。曰。彼。狀。貌。甚。美。觀。愛。曰。渠。內。蘊。之。美。如。其。外。觀。雖。云。此。室。中。客。更。無。其。倫。亦。非。溢。美。伊。瑟。姆。忽。憶。拿。門。石。勒。之。言。曰。然。吾。曾。聞。之。愛。丹。曰。此。人。之。特。異。處。當。比。較。而。始。見。每。遇。宴。會。時。佳。客。滿。座。迨。翠。蘭。福。特。至。便。覺。風。度。翻。翻。他。人。皆。出。其。下。且。君。知。其。人。他。日。乃。公。爵。乎。此。時。愛。丹。談。笑。而。道。似。視。伊。瑟。姆。爲。襁。褓。兒。而。玩。弄。之。者。伊。瑟。姆。曰。然。此。間。人。恆。有。公。爵。伯。爵。等。字。樣。贅。其。姓。氏。之前。愛。曰。更。有。一。可。異。事。其。人。尙。求。鳳。未。就。也。伊。瑟。姆。曰。我。固。未。嘗。留意。及。此。然。亦。非。甚。可。異。或。尙。無。當。意。人。耳。覺。愛。此。語。刺。心。不。覺。頰。赤。曰。是。必。如。此。使。翠。蘭。福。特。向。人。求。婚。則。其。人。可。謂。有。幸。福。伊。瑟。姆。曰。我。不。知。然。君。如。是。言。或。當。不。謬。愛。曰。設。有。人。爲。翠。蘭。福。特。所。求。則。其。人。或。且。狂。喜。伊。瑟。姆。略。一。躊。躇。曰。雖。然。亦。視。其。人。愛。翠。蘭。福。特。否。耳。愛。曰。縱。有。人。不。愛。其。人。當。無。人。不。羨。其。爵。須。知。爲。佩。而。非。利。公。爵。夫。人。非。尋。常。事。也。伊。瑟。姆。曰。君。言。如。是。自。是。可。信。然。吾。

實不知公爵爲若何可貴他日吾處倫敦久或能知之愛丹笑曰
吾今日幸得與君相值君誠坦白可敬若不相鄰乘請從此爲素

他人所不能堪者君乃非但不破壞且畫策促成之吾感君甚然
自思更無面目相對愛曰否論常情固當嫉妒從事然吾兩人交

心交伊瑟姆曰是則君之
惠也愛丹曰幸常借雲苔
夫人惠臨或有事能爲君
助既而翠蘭福特與雲苔
夫人携手來二人皆起立
愛丹解胸際所簪白花謂
翠曰請君持此吾將一整
衣襟翠受之兩人立稍近
愛丹小語曰吾助君獵此
二兆金磅吾決計踐吾言
矣翠見愛丹毫無怨懟意



誼不薄前日不願而唾吾
甚悔之翠無可言愛曰君
弗疑舉前此交涉而悉忘
之則吾兩人之間當無可
芥蒂君亦不以我之處境
爲難堪矣君尙樂跳舞否
翠曰君若欲之吾胡爲不
樂因以手中花就愛丹胸
際親爲簪之愛丹本善舞
舞必與翠偕以故兩人手
法步伐疾徐悉相當轉折

心轉不安曰聽之可耳愛曰彼女郎譬之未斲之璞君必施以雕
琢而後可望就範今爲君計不如與約驅車游郊野更不使有第
三人在側則事當速成若僅宴會遇之無濟也翠曰君誠聖人矣

迴旋無纖毫差異殆如一人也伊瑟姆注目凝視歎羨不已久之
翠覺愛丹手足搖搖如不自持亟止舞愛喘息曰吾不能矣勞君
送我至格冷綦夫人處吾當卽歸翠因偕女覓夫人夫人亦思返

宅。遂別主人翠蘭。福特送之登車。愛丹既去。翠急返。就伊瑟姆。見伊瑟姆方與衆客共話。客環立。竟不得近。蓋人人願納交伊瑟姆。有均利主義之雅。不容翠蘭福特獨樂也。然伊瑟姆獨屬意翠蘭。福特心好其人。雲苔夫人亦願女與翠交。蓋佩而非利名震。全歐固非貧兒暴富者所可比擬。是日酒闌樂止。賓客雲散。雲苔夫人於歸途車中。向女津津道翠蘭福特不置。第二日午後。雲苔夫人以事出。伊瑟姆方獨坐客室。僕人白有適魁欲晤。少主客入。翠蘭福特也被盜服。肩章燦然。狀益威武。伊瑟姆以不規則之待客禮招待之。坐定。伊瑟姆曰。吾不諳禮節。弗笑簡慢。雲苔夫人適往某紳家。我因適纔市帽。回覺倦。故弗往。君真欲得茶若點心否。頃吾已按鈴命携來。翠曰。甚善。吾適需此。旋僕人以茶來。翠坐半榻上。視伊瑟姆執器傾茶入盃。似甚嫻習。不類貴家女公子。問茶中需糖否。翠蘭福特私念。集鳥從知吾嗜糖。又見纖纖素手。肌腴而澤。與純白之線衫相映。膚色瑩然。不御手套。翠蘭福特猶創見也。白晝相對。其艷麗視電燈光下。盛妝時。絕不減色。女分茶已。就別一榻坐。翠見女身旁有一書。因取翻閱。見插畫絕精。蓋小說冒險談

也。翠曰。君固愛讀此。可見胸襟不凡。女曰。吾不善讀。先在三星時。舍讀本文法。竟無他書。此閒書甚多。然艱深不易讀者過半。其餘淺易者。又類嚼蠟。吾獨喜此。因爲翠述書中事略。纔十數語。便迷頭緒。因自笑笑。時。狐犀。粲然。翠爲之魂搖。女曰。書中所述。爲一男子身涉險境。萬無生理。爲一女郎所救。其描寫遇險情事。頗極詼詭。然著此書者。似不知來福鎗與舊式鎗之別。是亦微瑕。然書固不劣。翠曰。意君必富冒險性。或喜馳馬田獵事。女掀眉曰。殆與君同嗜好。君善獵。然否。翠異之曰。我固好獵。然君何由知之。女訥然曰。識君者。皆如是言。其實。聞自拿門石勒。第不知何故。不肯直白。翠見女作羞澀態。態嫵媚。絕人不覺神奪。蓋美人真相。全在神韻。故畫家不尙形似。帆隨湘轉。自舟中望南嶽。橫看成嶺側看成峯。須面而領。略方不負好山好水。翠蘭福特此時。殆可謂不負好山好水者。曰。君誠好馳馬。吾實欣幸。若得雲苔夫人之許可。吾當以逐車來。同游郊野。一領略田間風景。女曰。吾意夫人亦必樂此。但必須風日晴妍。且必其地有珈非店。可以小飲者。乃可以午後夫人必得茶也。我則願騎不願乘車。車中悶甚。恆令人不得呼吸。翠曰。

逐車絕不問人。夫人若允許者。吾明日即以車來。女喜曰。明日最佳。時已入夏。夫人當不至畏寒。但吾意須真至鄉間。凡此林立之烟突。必無一具觸吾之眼簾。因此物可厭。特甚。翠曰。過遠恐不能。君如欲登曠野如三星者。恐此間無有矣。女點首曰。然。神色悵然。翠曰。君似甚眷念三星。能令我略聞三星景物否。女因細述種種。義父萬留。蒿回及其所騎之馬。尤深眷戀。第遇拿門一節。則終秘之。伊瑟姆娓娓而談。翠蘭福特則敬聽不倦。祇覺唇吻動處。吹氣如蘭。令人心醉。而伊瑟姆之於翠蘭福特。亦復如是。覺拿門石勒之言。信非謬。贊石鼓銅魚絲絲入扣矣。雲苔夫人自外入。見翠蘭福特與伊瑟姆共閱書中。插畫孜孜。慈天夫人入。未覺也。夫人曰。密司脫翠蘭福特。惠臨蓬壁。生輝矣。翠斂容致敬。意殊局蹙。思作寒暄語。倉猝不能致辭。率爾請曰。明日擬請夫人同游郊外。幸蒙俯允。夫人略不推諉。曰。辱承惠愛。是當領盛情者。可笑。吾家伊瑟姆。日以不得吸新空氣為憾。若再尼之。恐作意與老娘負氣矣。言時。以手撫女首。金色之髮。與粉白之手。相映益覺光澤。翠疑夫人特意指示。此美髮也。無何翠辭去。夫人謂女觀汝兩人。似甚相得。

吾亦樂汝友此人。女無語。目注小說。似用心頗專者。入夜翠復來。與夫人晤談。移晷始別。別時約明日午後某時以車來。倘憊不羣之翠蘭福特。此時蓋不免患得患失。亦竟僕僕不憚煩。第二日翠蘭福特如期以車往。聞者入白。夫人與女偕出。蓋伊瑟姆躍躍欲試。已坐待半小時矣。及門見兩馬絕駿。偉意殊歡躍。翠曰。夫人弗嫌無御者否。前月佩而第携來之人。因顛蹶傷足。臨時雇來者必不適用。不如一身作僕。較自山也。夫人笑曰。吾甚惡車肆中困卒。但君與伊瑟姆可並坐為吾屏風。翠乃挽夫人登車。雖清和時節。猶須以絨毯自衛。翠自侍者手中取毯。為夫人圍被之。伊瑟姆已待久。翠乃就坐。執韁著鞭。驅馬行。伊瑟姆着窄邊灰色氈帽。海獸皮短衣。不御面網。昂然無嬌怯態。翠曰。此去有地名藪蘭者。絕荒曠。女曰。愈荒涼愈佳。此時吾則注意此兩馬。彼實良驥也。途中兩人絮語不已。翠蘭福特時顧夫人作一二語。既至藪蘭路。人烟漸希。天忽有雨意。兩馬在綠陰中馳。絕。空。驟。寒。夫人。顛。顛。顛。尾取暖。翠顧曰。夫人似覺衣單。奈何。夫人曰。否。但來已甚遠。言時。為風所咽。伊瑟姆見夫人不能支。亦不欲行。翠曰。然則稍進飲膳。

亦得。此間稍西卽威客旅館。頗堪憩息。因趨之。既至。屋宇精潔。陳設絕華。餐室中頗溫暖。侍者進香餅。問須燃爐火否。夫人領之。伊瑟姆目視窗外。意殊失望。曰。此卽所謂藪蘭耶。翠曰。否。相距尙里許。夫人曰。吾覺此間甚適。汝等若必欲往者。不妨自去。弗因我敗興。吾知伊瑟直欲至雪山之顛。始厭其欲。吾在此間遲汝等。但得趣卽止。弗過留戀。翠蘭福特躊躇未答。伊瑟姆得此慈愛之溫諭。大樂不暇。再謀促翠蘭福特速行。二人遂出。仍由翠執鞭。伊瑟姆則坐適間。夫人所坐處。此時健馬輕車馳騁。絕疾頃刻至一小山之顛。女曰。吾自至倫敦。今日乃得呼吸此清新空氣。此間風景麗絕。四圍乃有此大松樹。吾疑去倫敦塵境三百里矣。忽指一處曰。山後一片如日光輝映者何耶。翠曰。是名綠石潭。山石皆結晶體。亦倫敦一名勝處。女曰。此兩馬可謂健絕。視吾在三星時所騎者。殆不多讓。翠曰。君好馳騁。盍一試良樓妙技。女疑曰。此事女子可爲否。翠曰。是胡不可。女曰。設爲報館訪事人見之。不致譏誚耶。翠曰。無慮。此何害者。因虛左。泥女並坐。授以轡。此時坐至近每一問。答口脂之香。直接觸鼻。觀因之心。突突跳躍不已。伊瑟姆顧盼自

若漠然。無所動。惟努力勒兩馬。使疾馳。馬振鬣昂頭。奔放超躍。偶一不慎。可立致顛覆。女則一手執鞭。一手控轡。秋波注視馬耳。晏如也。翠蘭福特頗心折。自愧弗如。疾馳兩英里。路漸窄。女驟勒馬首。使俯。截然竟止。翠大贊歎曰。君具此身手。吾輩男子直當愧死。已而返轡徐行。天微雨。車中備有愛爾蘭織呢雨衣。翠取一女式者。爲伊瑟姆被之。女搖首却之曰。弗需此。吾方熱甚。翠曰。是胡可者。衣濕夫人且責我不能事。言時漸以一手抱女纖腰。女初不覺。嗣稍稍之微移。其身兩頰緋紅如桃花。映旭日。弗怒也。翠則大動。覺血輪運行。加速呼吸。驟促私念。此地可謂猗頓園。伊瑟姆殆伊夫之女而已。則亞當之子也。竟不暇再思。其伊瑟纖腰間之手。不覺抱持漸緊。而兩馬則行極遲。似不欲以蹄踏春春之聲。擾亂主人密語之聲。浪而翠蘭福特則微呼。密司謙德溫特。伊瑟姆。寶兒。恕吾唐突。吾願得君！恕吾唐突。伊瑟移身遠之。坐微斜。略與翠相向。以一手拒翠手。微回顧曰。弗爾言時。目下垂注。視翠臂聲細。纔可聞也。翠則訥然。尙欲有言。而威客旅館中之雲。若夫人坐待已久。或且睡魔相尋矣。

大俠錦幟客傳下卷

英國哈葛德原著

吳門 蟠溪子 天笑生 同譯

第十五章

此時村長因企乃大忙亂戴金緣三角之冠履柔韌光澤之靴適自法堂邊小門而出此間蓋勃蘭司馬爾之長官惠司脫理事處也立於村長前者匪他乃法律家密茨琦是密茨琦欲求進見惠司脫乃請村長為之通謁而因企則方



審驗其長官厚我手一卷強密茨琦觀之曰先生試視此一卷者皆余所經手之公事也良以長官信余常呼余曰密斯脫因企

：先生亦知余名為極難因企乎……蓋長官呼他人從未有作如是之稱謂者其容貌之謙恭更與人以不敢當渠又語我曰密斯脫因企余此寫字房時時為人所充滿余雖心厭之而無可如

何也脫能避此囂雜僅與君羣一二人閑坐清談豈不佳甚豈不佳甚村長因企方信口而談而密茨琦則心亂如麻欲止其語顧村長又口如懸河滔滔不絕幾無可以插入他語已而村長喘息略停密茨琦即乘虛直入曰村長我將與君商酌一事因企曰

否否先生當恕我我今日殊大忙疲命於簿書可知一行作吏直將以身命殉也重以長官惠司脫之信託余者亦不復再以瑣事

鑽鈞座也。語仍續續未已。大都自炫得長官之歡心。密葵琦無奈。僅在旁歎息而已。

少選密葵琦得一策。乃於衣囊中播弄金錢。鏗然作聲。又時時出數。克郎拈弄之曰。村長亦識亨番貴族乎。此為英國名侯也。今欲一面長官乞君代達。因企目注其手中拈弄之克郎。兩頰翁動曰。事雖違例。然我或可以勉力為之。密葵琦曰。佳。君能為力。則我知亨番侯爵必且獎爾。因企故作難色曰。君亦知之者。向例公事。畢不得復進。以詞矧以我長官嚴重言出。法隨雖然。以我故。且試為之。他人不能也。

密葵琦曰。君但言。亨利侯爵擬謁長官。刻方早膳。頃即前來耳。語時將數克郎復入囊中。不復播弄。村長沉吟半晌曰。以亨番侯爵之故。我當為君一効力耳。密葵琦以責任已盡。遂欣然歸。蓋密葵琦自為錦帳所劫。即星夜奔馳入城。僑寓皇家佐治大旅館。路上既極勞頓。復受驚恐。即倒頭而眠。酣夢未醒。即聞履聲窸窣而來。者視之。則亨番也。密葵琦與寶繁均大驚。亨番一入門。即令密葵琦往告長官。惠司脫謂將於飯後往謁。密葵琦奉命往。然竊訝其

顏色之非善也。

至是密葵琦歸自公堂。見亨番仍怒容盛氣。以待密葵琦。知貴人性情不易。輕犯因整折而言曰。頃已告長官。惠司脫謂侯爵欲見之矣。亨番怒曰。倘汝勿作態。且坐。我語汝。密葵琦乃復鞠躬。擇一長背之椅。距離亨番最遠者。斜坐曰。侯爵今日從何處來者。亨番努目曰。咄。汝鼠輩。若將我金錢何往者。密葵琦忸怩久之。不知將作何言。已而曰。侯爵恕我。我方與書記寶繁過一曠野。驀見有戴銅面具之盜兩人。以鎗嚮余。而第三人則令余止步。試思我以一人敵彼三盜。是何可者。亨番微笑曰。勇哉。後事如何。

密葵琦見亨番之有笑容也。以為其怒解矣。此時膽氣稍縱。曰。余爾時立出手鎗。余之書記寶繁亦然。余鎗聲發處。即顛一人不意。寶繁見敵心慌。鎗彈乃向空而飛。余則方預備。再取他鎗。以迎敵。亨番曰。然。然。據若所言。則立汝面前者。想均木偶人耳。不然。牽絲之傀儡。手足亦能運動。

密葵琦尚以為亨番之故作謔詞也。復曰。此時我輩抵禦強梁。自謂勇甚。顧不料我等背後尚有二人。試思渠輩以五人制兩人。乘

寡相距太遠。遂為所縛。并以棉絮塞余等口中。而我輩遂無力。可以抵抗矣。余審其第五人。即舉世所稱之錦鞍客。候爵想亦識其人。亨番聞言。忽發大笑。已而遽即歛容曰。僮奴若勿誑我。我悉知之。密茨琦聞亨番道破其隱。癡然如木人。瞳目不知所可。

密茨琦坐良久。窺亨番顏色。略和悅。即乘機進言曰。然則候爵昨晚亦在野間耶。脫如是者。今日候爵與長官。惠司脫一言將轉瞬。獲此劇盜耳。亨番此時氣亦漸平。因移椅略近曰。老僮爾尚不知我之至。勃蘭司馬爾何意耶。密茨琦曰。良是我頃者正與我書記寶繁揣測耳。亨番曰。若非為余設謀。合余與錦鞍客商劫郡主乎。密茨琦曰。有之。亨番曰。我思此策未必妥善。因念不如追隨郡主車後。相機行事。願亦僅遠遠相隨。繞道數折。忽見其在野間。停驂而御者及老僕不審何往。車中僅有一婢子。在余方錯愕。斗見數十碼之遙。有人跳舞。余自月光。矚之。嗟乎。彼金枝玉葉之郡主。方與綠林豪客共相跳舞也。我此際悲恨已極。願喉不能聲。幸目的已達。我即飛騎而歸。曰。然則閣下已得此書類乎。亨番曰。然。余此時推開車輛。遽取信而出。嗟乎。特不審郡主何乃與此賊跳舞也。

我殊願見其纓首耳。

密茨琦自旁見亨番貴族諛諛之狀。因知其妒心方熾。然又故作暇豫之狀。少選心神。略定曰。老僮聽之。自余得此書類。後疾馳而去。孰知錦鞍客及約翰斯的溪。已追蹤而至。余不得已。報之以乎。鎗見砰然一聲。已有人倒地。密茨琦曰。創乎。亨番曰。余烏能停轡細嚼。大約此賊已顛撲。因追其後者。僅有約翰司的溪。也是人癡。恐故易脫身耳。

密茨琦曰。然則公已將此書信燬滅耶。亨番曰。若乃俱甚。夫我與司屈登子爵有何深仇。宿恨而必欲致之於死。汝亦知我命意所在。未蓋此信在余手。則配敵司兄弟之性命。均懸余肘。且視郡主之情狀。再燬未遲也。密茨琦點首稱善者。再亨番此時不覺心為歡喜。曰。若識之。我得與配敵司偕。為侶者。必以二百其尼耶。庸酬汝勳。密茨琦曰。敬拜厚賜。

少選密茨琦曰。然則此書類已安置妥貼乎。亨番曰。此何待汝之懸念。密茨琦曰。想候爵常弗離身。此固要件也。曰。錦鞍恒蹤跡。余余何能出入懷袖也。曰。然則置諸行囊中。無妨。曰。此處旅館人多。

而。喧。雜。萬。一。爲。人。所。窺。寧。不。全。功。盡。棄。密。葵。琦。無。言。亨。番。曰。爾。時。余。覺。後。有。追。者。卽。鞭。馬。疾。行。而。馬。性。忽。作。癩。狀。徑。奔。愛。特。槐。克。維。時。大。霧。四。合。我。雖。未。辨。別。追。者。爲。誰。顧。心。急。慌。斗。見。轉。角。處。有。小。舍。余。卽。避。匿。其。中。因。將。此。一。束。書。類。置。之。亂。草。堆。中。蓋。無。人。知。也。

密。葵。琦。問。言。聳。肩。不。已。默。念。蠢。哉。我。之。二。百。其。尼。耶。斷。送。汝。手。也。乃。曰。侯。爵。此。非。善。地。也。此。處。爲。牧。羊。人。所。居。若。曹。雖。不。識。字。恐。爲。人。所。踐。踏。耳。亨。番。曰。無。傷。我。亦。非。欲。置。此。間。者。今。欲。挽。汝。往。取。可。乎。密。葵。琦。曰。我。我。弗。勝。任。亨。番。曰。儉。汝。勿。驚。恐。此。一。束。書。類。淺。之。物。耳。置。汝。身。畔。何。致。爲。人。所。疑。彼。錦。鞍。所。欲。得。甘。心。者。僅。我。耳。想。與。汝。無。涉。者。密。葵。琦。曰。雖。然。彼。錦。鞍。亦。知。我。爲。侯。爵。之。人。此。事。究。竟。太。險。亨。番。曰。果。如。是。者。余。可。另。覓。一。人。予。以。二。百。其。尼。耶。之。酬。勞。重。賞。之。下。詎。無。勇。夫。乎。

密。葵。琦。正。躊。躇。無。措。又。聞。二。百。其。尼。耶。之。賞。金。心。旌。更。搖。搖。莫。定。且。恐。不。當。貴。人。之。意。失。此。動。爵。之。歡。後。將。無。從。覓。此。噉。飯。地。也。一。時。情。急。智。生。曰。得。之。矣。余。前。者。曾。向。此。間。農。夫。購。得。肥。羊。一。羣。牧。

羊。人。名。乾。克。米。蚩。羊。未。入。余。牢。例。先。領。籌。我。當。令。此。牧。羊。人。取。彼。一。束。書。類。交。我。書。記。資。繁。掌。管。語。時。因。出。羊。籌。示。亨。番。亨。番。曰。以。我。重。大。之。書。件。交。彼。愚。夫。乎。密。葵。琦。曰。此。正。計。之。至。妙。者。試。思。錦。鞍。者。專。與。貴。族。爲。仇。奚。能。留。意。一。村。夫。者。故。以。此。信。件。交。彼。不。識。字。之。氓。至。爲。奇。妙。錦。鞍。斷。不。疑。也。亨。番。曰。既。如。此。但。求。無。償。我。事。聽。汝。安。排。可。也。

第十六章

方。亨。番。與。密。葵。琦。辨。論。時。孰。知。蘭。台。配。設。司。一。行。人。亦。逕。奔。此。皇。家。佐。治。大。旅。館。來。是。旅。館。者。雖。名。爲。大。然。其。形。制。樸。陋。在。此。勃。蘭。司。馬。爾。之。旅。客。則。趨。之。若。鶩。焉。門。前。設。一。麥。酒。小。肆。村。夫。雜。遯。時。喧。嚷。其。中。酒。香。烟。氣。併。作。一。團。惟。約。翰。司。的。溪。知。此。間。外。雖。譁。囂。內。實。僻。靜。因。并。其。受。創。之。友。及。郡。主。車。輛。均。指。此。旅。館。而。來。

願。錦。鞍。客。者。當。時。已。忍。痛。躍。馬。而。去。然。不。及。數。十。步。已。昏。然。而。顛。幸。爲。約。翰。司。的。溪。所。見。郡。主。卽。請。以。車。處。創。人。而。已。與。佩。葯。兩。人。並。騎。錦。鞍。之。馬。惟。山。路。崎。嶇。一。經。車。輛。之。顛。播。而。益。其。暈。有。時。神。志。略。清。則。注。念。於。郡。主。之。書。類。謂。必。須。星。夜。至。勃。蘭。司。馬。爾。於。事。

方安否則享番早有所佈置少縱即逝耳

郡主亦知享番今日之劫取此信命意在有所要挾我既洞矚其奸必不入彼牢籠然又撫念身世別無可恃之人足以援我一臂者要惟有此錦帳客耳心中展轉思維因急驅車直趨皇家佐治旅館而來郡主先擇一暖室以養創者約瑟司的溪急出延醫生未幾醫生撥羅司至謂受創尚不甚重或不至於致命因用法拊出其鎗彈而乾克盤斯鼎至是如釋重負沉沉然睡去至數小時之久

郡主看護創人終夜不曾合眼約翰的溪勸之再三謂郡主鎮日勞頓宜事休息當保重此萬金之軀可耳郡主乃與佩葯暫休憩於旁側一小舍也已而天漸大明錦帳斗醒髮髻憶昨夜郡主坐已旁特不審往安息未舉目四矚則見約翰司的溪趨前曰頭領頃覺稍癒否錦帳默念司的溪其終宵在我旁乎實余忠篤無二之好友也乃曰敬謝吾友頃已大癒尙望吾友扶我一臂司的溪急止之曰頭領幸勿爾適醫者言貴體不可勞動也

錦帳客笑曰丈夫奚能鬱鬱臥病如女子哉少選又曰吾友郡主

奚往者曰在複室中少休憩乎曰然郡主見君受創曾未一息離爾側也錦帳長歎曰我知之我知之因掖約翰司的溪強起四顧血染之汗衫不禁大笑再顧見錦衾疊疊乃謂約翰曰郡主爲我賢備此耶我且不知蓋直在夢中耳約翰曰頭領君且倚於床柱間勿動竄聽醫生言爲安

錦帳曰我知之我自不妄動我聞隔房中步履瑣碎聲或且郡主來也約翰曰然則我且他去此時錦帳客靜倚牀柱微聞隔房中郡主與佩葯互語聲亦不見郡主臨前已而早餐矣錦帳已能強起同至餐室中郡主已先在發其嬌婉之音曰先生何乃遽起創其大愈乎錦帳曰敬謝郡主惠我良厚既而侍者進餐郡主乃約錦帳同飯乾克盤斯鼎固豪爽善談吐者席間歷述奔走之情狀有時躍馬以看日出有時倦遊以傍鳥棲有時擷取花果以當食有時常伴鹿豕以遨遊郡主於此得以不寂寞矣

少選錦帳客方與郡主閑談忽見佩葯與約翰司的溪踉蹌而入若有非常震動之狀佩葯即呼曰郡主郡主余適自窗間窺望有一人頗似享番貴族也約翰司的溪則捲袖振臂忿忿欲出曰頭

領幸許乞假數小時。我將自享番手中奪取此書札也。錦帳止之曰：吾友耐此去無益。若當知享番素狡詐，恐反受其欺耳。約翰曰：我亦知之。特時機不可失。頃余見密茨琦律師方與村長因企作商懇狀，恐別有狡謀耳。

錦帳曰：君於何處見之？約翰曰：地在惠脫司長官署前，不知何作也。錦帳曰：信乎？曰：信。余見渠輩語畢，村長自去，而密茨琦則徑向佐治旅館而來。不審鬼鬼祟祟者作何勾當也。乾克大笑曰：此何難解說？不過享番貴族欲令錦帳之頭顱高懸於六尺之桿，乃始作心耳。郡主在旁不覺失聲而噫。錦帳曰：郡主在座，我殊失言耳。斯時約翰司的溪益增怒態，曰：儂奴敢爾者……語未畢而義形於色，之情狀令人為之失笑。

錦帳客仍快閑閑之狀，曰：渠何言不敢者？方以全神切望於此也。因回身語佩葯曰：姑娘，汝其確認為享番貴族耶？佩葯曰：我當無訛。錦帳曰：彼何服也？佩葯曰：服與昨日相同，仍以紫巴之褂，四緣之裡衣，而三角之帽，上有徽章，其握於手中者，則金絲編成之馬鞭也。錦帳聞之，喜躍以起，曰：佳佳，汝目光甚銳，卽此一着，或足以

挽救我輩之所失也。

郡主見錦帳作躍躍欲試狀，乃曰：先生將何往者？錦帳曰：余將竭我心力，以與享番一角逐耳。郡主曰：當以何法入手？錦帳曰：今不問我下手之方，第一當詢郡主能否信我為效忠於郡主者。郡主曰：此何待言？自當完全信君。錦帳曰：果爾，則吾友司的溪請假我以冠，郡主為繕一控訴狀，簽字於上，但言昨夜半途被劫盜者，有人窺之，為錦帳客無疑，請速緝獲。

郡主愕然曰：此狀與君耶？錦帳曰：然時不可失，請郡主卽繕狀與我。郡主曰：雖然，需此何用？錦帳曰：我將親持此函，以見惠司脫長官耳。郡主曰：我心終懸，懸脫為渠輩窺破為君者，奈何？錦帳曰：我出沒此間，常戴面具，故識我者，殊寡，卽有亦不過一二牧羊奴耳。郡主第作信可也。郡主不得已，允之，乃為之繕狀。錦帳急揣於懷，欠聲為禮曰：某去矣。郡主留此，勿他往，縱有驚愕之事，亦但鎮靜可也。

語畢，卽下樓而去。逕奔惠司脫長官法庭而來，以一克郎授因企，囑為之介紹，謂郡主配款司之虞候，以要事求見。此時正享番與

其律師密焚琦談論時也

第十七章

惠司脫長官今垂垂老矣當青年時在陸軍中為不可一世之人物豐姿玉貌傾倒一時故貴族中名媛閨秀咸願與之締交惠司脫亦以貴介子熟於交游請於禮數今聞蘭台配啟可以使者來急出而酬應先邀使者就坐曰足下想從勃蘭司馬爾長道而來有何見諭或郡主有命當洗耳恭聆也

使者曰郡主駕臨此村特不欲驚衆耳惠司脫似有驚訝狀曰噫郡主已在村間耶老朽失送之至特此間荒僻無適當之屋足以居貴人倘不嫌褻慢者則老朽有屋三椽尙足以棲郡主也使者曰謝長官第郡主此來道出寶境不過一小時良不欲長官之有所供張茲所以特遣小可來者因有事正欲相煩耳惠司脫曰理當効力曰郡主昨晚離司屈里登至此不意在中途曠野中被劫其地適在貴境距此不遠所有鑽石金塔一切貴重之物及有數種緊要之件亦均被盜劫矣
惠司脫曰噫乃有此事錦鞍即自其衣囊中出訴詞呈諸惠司脫

曰郡主爰具訴狀控諸長官台下刻暫駐駕於候刺院士坐待獲此賊人惠司脫聞之躊躇曰是是特此間僅此一小队兵耳使者曰果爾請長官迅即搜捕少縱即逝矣惠司脫曰我恐此區區一小隊兵不敷所用此事既為大盜錦鞍客所為是人行蹤詭秘縛之良不易易

少選又歎息曰此人不獲我輩無安枕之日矣惠司脫語時乾克遊目矚於窗外斗見對面一人不覺愕然蓋惠司脫之公事房本在樓上而此樓對面即皇家佐治旅館也乾克漫應曰是是也此賊良凶險彼以鎗鎗我我至今創尙未愈也語時指其創痕以示惠司脫惠司脫曰君為郡主之衛隊歟曰然茲特奉求長官借助一臂之力以獲此賊至於珠飾等物尙非至要初可慮者則一束之書翰所關係者非細也

惠司脫曰雖然欲獲此賊亦良不易易乾克曰公不嘗言有兵一小隊乎惠司脫握手攢眉曰實告君此等兵欲其與錦鞍相抵恐亦無用乾克曰我敢仰望長官勿視郡主之訴狀為等閒一盜案也惠司脫曰某何敢某何敢自當盡力搜捕且當令村長巡緝俾

獲此賊。乾克曰。果如是者。則我能摹寫其狀。彼雖常戴面具。然全
頗視之親切。弗能爽也。

惠司脫問言。急按鈴呼村長。村長既進。惠司脫迴顧乾克。令言錦

帳之情狀。乾克乃徐語

曰。彼身所服紫色之外

褂裏衣。以緞綠邊三角

帽。牛革褲。穿過膝之馬

靴者是也。惠司脫回顧

因企曰。若聞之。清澈乎

曰。清澈。乾克又從衣囊

中。摸索其尼耶。鏗然作

聲。以示意。謂郡主有言

如有人能獲此賊者。將

酬以二十其尼耶之獎

金。因企聞之。笑逐顏開。即攜警鐸。與乾克大踏步而出。

第十八章



享番既與密茨琦議定後。即自皇家佐治旅館中。出而散步。見綠
陰徧地。中一村之父老婦。均集焉。而村長因企。則瞞其腹。睥其
目。揚長而來。頻搖其警鐸。曰。大眾注意。大眾注意。此間有賊也。享

番見圍而觀者。其衆不

審所譁。蓋者何事。則亦

擠身而入。駐足立人叢

中。旋聞村長大呼曰。大

衆注意。此人者。紫色之

外褂裏衣。以緞綠邊三

角帽。牛革褲。過膝之馬

靴。大眾注意。汝曹村莊

中。如見其人。迅來報信

勿得隱藏。自取咎戾。

此時村人聞之。咸唯唯。

而里巷羣兒。則鼓譟以和之。享番聞其語。不甚了了。因排衆人而

出。忽一年少村人。舉手指之曰。是即紫色外褂者也。於是諸村人

視線均注於亨番。亨番厭之，即以手中金絲之鞭揚之，曰：汝曹目灼灼視我，何爲爾時？村長之顏色忽有異，不禁失聲曰：咳！村人大衆亦失聲曰：咳！而村長手中之鈴不覺墮於地。村人之黠者，即附耳語村長曰：卽此人也。卽此人也。

村長因企不敢少怠，卽以手拍亨番之肩曰：何處不覓足下？乃在此處相遇耶？亨番以貴族之故，狀殊高慢。今爲因企所侮，大怒，漫罵曰：咄！嗟奴也！敢以手拍吾肩，當入地獄。語聲未畢，而村人已羣起環繞之。中有兩人素以村中無賴著，至是竟來牽亨番之領巾。亨番怒不可遏，村長因企正色語之曰：若有話請向堂上自辯。於是村人鼓掌和之，曰：村長縛賊當急。亨番大怒曰：鼠輩何敢爾！再如是我鞭立下矣。

爾時譁聲四起，密茨琦在佐治旅館中始不甚經意，迨憑欄一望，則見貴族亨番正被縛如階下囚，而村人有以蔓菁番薯之屬遙擲之者。乃自旅館之扶梯急趨而下，力排衆人而前，如投林之鹿。人人幾疑其癩發也。時乾克方坐對面樓上，全狀均收羅眼底。覩念脫密茨琦下樓者必爲亨番辯獲地，則我事敗矣。

乾克盤斯鼎感覺極銳，此時不敢稍延，乃卽下樓。逕趨是間來，則遙私約翰司的溪方在野間調馬。因見此狀，不覺匿笑。村長因企則方在搜索亨番之衣囊。乾克遙呼之曰：門長辛苦矣。因卽衣囊中出兩其尼耶遞與之曰：是區區者聊酬微勞，其餘郡主還當犒汝也。惟請以郡主之書札與我也可。

因企乃隨手遞以一紙曰：僅此片紙，君請視之可也。乾克遂攜此嶽至約翰司的溪之旁讀之。詎曰：噫！是不過一紙牧羊券耳。司的溪曰：君乃墮彼殼中耶？竊不令人失望。乾克曰：無傷，特事機不可失。趣以馬來，我卽他行。約翰從之。乾克縱身上馬，然耳際已聞裁判庭一片聲喧。其中有惠司脫駁詰聲。因企村長報告聲。亨番貴族吼怒聲。密茨琦律師解和聲。萬聲雜作。乾克乃回顧約翰曰：事發矣。爾我其趣行者歸與郡主言，勿道此事，恐其悶損也。乾克盤斯鼎遂徑奔馬爾堡而去。

此時亨番旣被獲，經密茨琦無數之解釋，長官惠司脫始悟爲向者之人所誑。然此際又不審踪跡之所在矣。乃以種種卑牧之言央求亨番使平其氣，併令兵隊晝夜巡邏，以求務獲此賊。統兵以

巡緝不力。罰俸兩月。而村長因企亦備受訶責。因企因悟。頃所見栗色之馬。方踴躍於野間。則此人必爲錦帳客無疑。我何以昏憤若此。鄉村之人先方附和。至是則一闕而散。頃者擲果以餉。亨番者亦已自匿其影。而兵隊中方招村人作嚮導。諸無賴又蟻附之。蓋轉瞬之間。而情狀又一變。

亨番又懸重賞。謂脫能獲得錦帳客者。囊金不吝也。餘怒未息。卽跨馬偕密莢琦先行。將往索牧羊人之草屋。是日天氣佳晴。月光掩映於林梢。偶見三五邏卒結隊遊行。均爲巡緝錦帳客來也。乃以圖狀告村人。村人亦言今日下午。曾有人親見其坐騎。密莢琦乃低語亨番曰。得無又爲所逸耶。亨番志極怒罵曰。此輩庸奴。誤人不細。苟非是者。行見惡人已懸首於斷頭之台耳。

密莢琦曰。我聞此時長官惠司脫所派遣者。均係能者。意或有所獲。正未可知耳。正語時。忽聞犬聲。狺狺於林間。其音頗瘁。亨番點首曰。此犬當屬長官。惠司脫者。捕此惡奴。宜用獵犬。踪跡耳。雖然。我輩今日能見此牧羊人否。密莢琦初聞犬吠聲。已噤不能語。至是期。期答曰。或然。或然。

少選。亨番又回顧密莢琦曰。余念錦帳必爲郡主所用。不然必無如此大膽矧我。與彼又無宿仇。何必弄此狡獪。以賣我。密莢琦頷之曰。以我思之。亦如公言。願密莢琦口雖作是言。心中默念前日被劫之地。距此不遠。不禁毛骨爲戴。亨番則傲藐自若。不數武。已抵配獄司前日停車之地。亨番以手中鞭遙指曰。爾友所居。離此正不遠也。密莢琦顛不能啓吻。惟點首示意。亨番曰。若攜有種火之具。來否。曰。有。亨番以手指茅草一叢。曰。此中卽我藏書札之所在。若爲我取之。

密莢琦此時不敢再語。亦不敢不遵。其命然觀其唇角作顫動。而兩手又震搖不能自持。欲擊石取火。而心慌意亂。火乃不燃。惟時月光又爲雲氣所掩。亨番又促促不已。復以怒容相向。密莢琦默視曰。上帝佑我。上帝佑我。脫爲錦帳所獲。則性命休矣。侯爵幸勿迫我。太甚。亨番在旁揚之以杖曰。若何膽怯。乃爾脫再遲滯不前者。我杖爾矣。

密莢琦不得已。乃蛇行鼠伏。入此茅草之叢。越數分鐘。始偃偻而出。手足面目悉以泥塗。然手中固持有一束之書信。爲狀良恐怖。

享番見之忽發大笑即以手奪取此信曰此物已入我手趣往覓牧羊人乾克米蚩時機不可瞬失也且我輩在此作爲安知無人窺伺耶

乾克米蚩翕唇作聲呼羣羊來歸羊歸其欄正思歸寢驀見有人呼曰乾克米蚩歸乎乾克米蚩猛被一呼正驚詫間忽一人猛捉其臂卽扭至郊野荒寂無人之一區乾克米蚩待其釋手始撫臂曰先生殆欲語我者耶何以爲此惡作劇也若再堅握不放者我血滯矣其人曰勿聲若識密茨琦大律師者乎乾克米蚩癡然木立僅以手指其羊羣曰然然此中有渠名下之羊也密茨琦亦從而和之曰良是良是我正以此事來也若今晚趣爲我向恢克皖士一行我有書信一束爲我將去交與書記寶繁也可

乾克米蚩詫曰此時夜已深矣奈何奔波長道享番曰牧羊人汝須知此際正需用羊今速行送往寶繁也乾克米蚩狀有難色密茨琦從旁敦促曰牧羊人若能於今晚向恢克皖士一行者我將酬爾以一其尼耶語時在衣囊中出此燦然之金幣把弄之乾克米蚩張吻不能語吃吃作鷺鷥笑享番已急不能待曰勿作態我

有書信一束爲我攜至家中金固具在既許汝不汝吝也

乾克米蚩欲取此金幣者屢矣旋復縮手曰先生余思送羊一事係余分內當盡之責不勞先生獎勵享番曰否奚必作此違心之論我今與汝此要書若往恢克皖士處付我書記寶繁我當再獎汝以一其尼耶耳隨從衣囊中摸索出紙筆卽繕一紙條掣付乾克米蚩曰持此可向寶繁領獎牧羊人曰先生此一紙書卽值如許金銀歟公等咸上流社會想必不以狡獪手段弄我密茨琦曰勿多言矣速去速回乾克米蚩欲行又止曰萬一我羊欄中有逸而出者則將如何享番意不能待曰牧羊人汝速去必無有襄汝羊者乾克米蚩又往屋中攜一挺踉蹌而去

第十九章

吾書今又叙錦帳矣錦帳自逸出惠司脫長官之署卽跨馬至於荒林之間四顧無人下馬少憩而饑疲交迫創痕復發爲狀殊狼狽蓋以頃者之愚惠司脫長官諱不遇強振精神今則失望之餘益復顛頓臥地幾不能起面目亦憔悴不堪非復前時之神采奕奕矣耳鳴頭重覺天地爲之旋轉斯時錦帳客幾幾乎不能自舉

其軀矣。

乾克倫探者良駿也。正乾草於野間，忽不見其主人。馬識人性，往往竟不得其主人，則自往約翰司的溪茅屋之左右，以待其主人。錦帳方藉草為茵，臥於平沙淺草之間，起視不見其馬，則往叢林迹之。第見林中有兵隊步履之踪，跡而獵犬縱橫，吹聲四起，則又不敢自露其面，因潛匿於一小山之邊，忽見亨番與密茨琦兩人，匆匆而過，情狀至為慌張。錦帳微步，躡其後，兩人不覺也。

既而聞亨番遙呼密茨琦曰：汝謂我策善否？此亦足以制彼女郎死命矣。密茨琦曰：亦將令彼野賊出於不意，不敢復弄狡獪也。錦帳知其語及己也，益緊隨不釋。顧此時惠司脫長官逮捕之，令既下郊野，已徧佈獵狗。蓋當時凡屬緝捕之責，狗亦有功。第以錦帳之縱跡無定，故莫從追逐。然錦帳方循大道行，已聞犬吠聲四起，私訝景象非佳。人且羣以謀我，我將何以應之？正躊躇間，忽聞羊圈中遠遠有鳴聲。錦帳猛省曰：噫，得之矣。余尚有牧羊之券，在頃者村長於亨番衣囊中搜得者，因以授我。脫有人來盤詰者，我即以此示之，可爾。

於是錦帳即至乾克米蚩茅屋前，則見柴門虛掩，闕其無人。羊棚中有羊數頭，以犬守之。錦帳又眺望草舍外，則一片方廣之場，正二十四點鐘以前，與郡主跳舞之地，而在旁奏樂者，則尚有乾克米蚩之短笛橫吹，今相隔僅一宵，而悲歡之不同已如此。又自念信誓旦旦，至今尙未能實踐，良無足以對配。司郡主者，因復自一小徑穿至十字之路，以偵情狀。

斗見一人迎面而來，其狀至蹣跚可笑，手中似攜有一物。錦帳默揣此非乾克米蚩，而誰耶？視之果然，因念時已深宵，此牧羊人者，何以不往看守羊棚，乃踽踽於荒村野田間耶？是人雖癡，然其行事往往與我有密切關係之點，殊未可解也。因即跳躍而出。

第二十章

錦帳縱身一躍，即植立於乾克米蚩之前。乾克米蚩身穿一汗衫，頭戴闊邊之帽，口銜一烟斗，于于然來。錦帳聞追者益近，均明火縱狗而來，知事機且不可失矣。因念倘再遲五分者，我身命或在他人之掌握，而所誓亦且歸諸空花泡影。因即自衣囊中出一尋常戴用之黑色面具，罩於面，復自腰間出手鎗，遙擬乾克米蚩口。

咄。奴。趣。交。出。

乾克米蚩方一路行來胸中籌度何以夜深必欲余奔波。不意傍側躍出一人驟着此驚語不成聲而膝已着地步口中惟呼幸上帝援我幸上帝援我錦帳不覺暗笑曰毋多言趣交出則弗傷若命乾克米蚩良久始能出聲曰君君勿嚇我我乾克米蚩牧羊人也實無物可以交君此時錦帳見牧羊人駭悚之狀意良不忍蓋錦帳生平從未劫掠貧人故也。

願遙聞獵犬之聲信然愈逼愈近第覺事機迫蹙在此數秒鐘之間須了此事因復厲聲呼曰若謂無物耶若身上之汗衫曷不卸以與我乾克米蚩顛聲曰我汗衫已破裂不完且殊不值錢奚用此者錦帳曰否我最愛汝破裂不完之汗衫乾克米蚩念我身處勃蘭司馬爾多年往來山徑間曾未一遇盜踪且不審此人究竟爲誰蓋逆知脫爲錦帳者則決不凌及貧困之夫今爲所劫不問其爲誰何亦惟有遵從而已。

乾克米蚩至是惟有作饜笑曰奇哉奇哉乃欲我脫此破裂不完之汗衫何爲者此時錦帳意良不忍以生平從未劫此貧薄之輩

願今日事急不得已而爲之且爲時僅三分鐘耳而我性命即在肩睫不能稍事猶豫因大呼曰朋友趣脫口衫無多言我手中鎗不能久待也。

牧羊人見鎗魂魄即脫壳而飛因思強梁剪徑切物必以財貨爲目的物今乃偏欲我之一領破汗衫實不審其用意所在乃戰慄而言曰我去此衫在茲深夜不且凍死耶錦帳曰是不難若試衣吾衣我與汝易服可爾乾克米蚩曰噫上帝我服汝衣耶錦帳曰勿再多語速去而衫米蚩不能拒惟有解脫其汗衫而錦帳亦即自脫其衣身上本有創痕爲血漬所黏膠解之良非易易特以時光局促錦帳亦不覺其痛遙聞人聲犬吠漸行漸近乾克米蚩亦瞿然曰此何聲耶錦帳曰無他追兵耳職是之故我乃與汝易衣汝縱被縛尙可自解也。

乾克米蚩知其爲金蟬脫壳之計遂亦無言錦帳復語之曰我皮帶中尙有一披斯禿爾脫有急需汝尙可用也乾克米蚩亦不審追者之爲誰惟領首而已時則人聲狗聲尋踪而至遙聞腳步聲震地作響有一人噓氣作聲曰在此乎又一人曰此間一路有只

痕或不訛也。又一人曰：風高月黑，將於何處踪跡之？一人又曰：且隨洛孩，且隨洛孩。洛孩者，蓋狗名也。

少選，又聞一人言曰：洛孩前行矣。我輩速往，時值晦日，洞黑如墨。乾克米蚩與錦帳遠瞭，均不能清澈，而羣獵狗則嗅之不已。至於兩人身畔，則曳尾大嗥。乾克米蚩如喪其魂魄，兩足重如縛鉛，不能舉步。錦帳則伏於叢灌之中，不敢一舒其喘息，而犬則對之大嗥。乃自腰間出手鎗，向之一發，而彈入狗喉，犬遂立斃。

乾克米蚩不知所可，聳肩癡立，亦不敢一發身。邏者方在黑闇中，左右狼顧，亦不知狗已倒斃於側。斗見一人癡然木立，即立報其首領，謂此必賊也。領兵官不待語畢，遽率兵隊掩至乾克米蚩之身旁。乾克米蚩初未覺也，方欲移步，吶喊一聲，而乾克米蚩已爲所縛。首領於馬上大呼曰：縛之急，勿稍縱。此賊以悍著名也。

乾克米蚩不敢作一語，而兵士輩又廣搜其衣囊，則有假面具一枚，手鎗一枝。又有一人，則於米蚩所立不遠之地，拾得一初燃發之彈丸。一向其首領處請功。首領曰：觀此面具，與手鎗必爲錦帳無疑。吾輩此場功勞不小，望諸君加意守護。此賊本領非小有。

神出鬼沒之智，少縱即逝耳。汝曹當知，即此一百其尼耶之賞金，亦不可爲菲矣。

時則此可憐之乾克米蚩，遂爲兵士輩蜂擁而去。錦帳客見人去稍遠，定神自思，不覺啞然失笑。又念倉猝間，桃僵李代，乃擁此牧羊人去，及至解訊時，乾克米蚩不難自辨也。語時略提其汗衫，乃覺廓然殊不附體。蓋此衫已門戶洞開矣。第覺着紐處有一夾袋，袋中尚有紙件之屬，乃隨手出一物，則成束之書札也。時東方微明，談談作青色。錦帳客一閱此書札，不覺驚喜交集，蓋即停辛行苦，千幽萬戾所欲得之一束書札也。

第二十一章

嗚呼！造物生人，恒與以種種欲望，不能使人無半星難過者，而况朝夕所祝禱而不獲者耶？配啟司郡主，此時度日如小年，覺有萬苦千愁，未能輕出口，而又未能一時置念自受。錦帳之囑，亦不敢輕離此地，則鎮日徘徊於旅館之迴廊，欄干六曲，幾乎倚徧矣。乃寂寞空庭，不見來者，僅有老人約翰司的，溪俯首作長吁爲狀，殊慘淡。

司的溪既見錦鞍之所為歸告郡主惟中節去險要之一二語恐
 驚郡主也願郡主慧心人感覺極銳加以約翰鈍於詞視其吞吐
 之狀知必有異其中心之惶急殆尤甚於繫念阿弟也又思錦鞍

賦賦丈夫豈野死於外
 即其英雄肝膽義俠心
 腸已足令人敬佩耳郡
 主思念及此悄立迴廊
 對此盆花出神因念斯
 人不幸以救援吾姊弟
 之故殃及其身萬一不
 諱我實負此良友矧馬
 爾堡人時不知老司的
 溪與錦鞍雅有瓜葛則
 以後約翰之鐵廠人且
 為之通逃數也而率一旅來以圍搜茅屋則吾弟菲里伯其入於
 危途也矣



已復憑欄眺望郊坰則今日野外騎步之衆逾於尋常數倍四面
 巡邏不紅配散司郡主慕得一策因念吾弟處此鐵肆為道甚險
 終非妥善之策不如令其喬裝至此即使有人踪跡猶得以我從
 者之名義不許他人檢

約翰已不知何往而郡主亦長行以意度之必向倫敦而去爾時
 暖涉長途吾姊以金闥之質乃為弟故將受無量驚恐然持以自

視因此商之約翰司
 的溪司的溪亦良為以
 是即輕離旅館直指鍊
 肆而來菲里伯自從避
 難潛居之日以至於今
 憔悴風塵羽毛鏗落非
 復當年雛鳳風矣飢驅
 寒迫欲求作一尋常百
 姓家而不可得第一夜
 自郊野返艸舍見老人

慰者則念錦鞍與約翰必不我欺萬一有難當來警告我也

是日倦極而臥殆醒則日上已三竿矣而老人仍未歸草舍中寂寞無聊幸有司的溪之母白髮蕭蕭一老婆時以溫語慰菲里伯且曰爵爺勿慮獲此壯士夫豈易易縱使雄兵千萬圍困孤城向吾頭領蓋如生龍活虎未可捉摸也菲里伯頷首曰誠如姥言豈不大願是日錦鞍與約翰仍不歸來及後始見錦鞍之名駿乾克倫探渾身汗血直奔村屋而來菲里伯牽入此馬滿腹疑雲不禁擁積念錦鞍客頃刻不能離此馬者今何以放馬先歸且如此喘汗尤足令人不能無懸懸也

時則壁上鐘聲已鳴三下孤燈慘淡映照愁人之面菲里伯左右思量不知所可恨不立跨此馬馳驅郊原以一訪錦鞍消息正凝思間忽聞闐然門關則約翰司的溪已歸一見菲里伯即詳述兩日間情景及郡主如何盼望之意末復言郡主繫念子爵以在此草舍終覺不安故特命老朽奉送爵爺同往旅館路上尙爲平靜蓋以官家全神方注於錦鞍已率全隊往追吾頭領故不復留意子爵子爵其趣行者

菲里伯此時亦不復多問跨馬徑行約翰隨之臨行迴顧老母曰頭領或來煩母爲之照拂嫗點首曰兒放膽前去家中事阿母自能料理約翰曰頭領來時或須小睡母曰我知之約翰曰度彼必渴或須茶湯須先爲預備其母曰老身理會得約翰曰倘需易衣儘可以兒新衣予之母曰汝有新製之藍掛頭領頗稱腰圍也約翰曰佳佳歡躍而去

第二十二章

當菲里伯與約翰司的溪至旅館時適當破曉之際悄風拂面寒氣襲人羣鴉啞啞於枝頭似訝行人何早也配款司以憶弟心切一宵未曾安睡斯時見弟其歡愉爲何如乎庠主人雖未知其詳然逆知是人必爲通客以郡主所覆護者亦不敢多言蓋藉此可以結配款司郡主之歡心而即令官中問訊亦自有郡主擔其任也爾時庠主人又獻策不如令來客僞爲從者使人不疑郡主領之

此時旅館中人人注念錦鞍口有談談錦鞍耳有聞聞錦鞍又率多相右之者蓋以錦鞍雖名爲盜而此村之人曾未受其擾累

且有從前沐其大惠者。故語意中頗多不願錦帳之就擒。惟約翰司的溪則頗沉憂。謂錦帳昨夜侮弄村長太過。或且出死力以謀錦帳也。爾時羣客擾擾無一寤息。而約翰司的溪則取麥酒狂吸以解懷抱。廝主人攢眉不語。而其女主人亦張其如炬之目以左右望。郡主手握菲里伯目未交睫。已而一輪紅日雲蒸霞蔚而起。配啟司郡主以疲倦之故甫一合眼。即聞有人呼曰錦帳賊被獲。錦帳賊被獲。

配啟司郡主睡夢之中驟聞此語。欲起立。遽倒臥於床。急按心神向意外一觀。又聞呼曰錦帳已獲得。錦帳已獲得。斯時沿村一帶之田舍家均趨而出。視環繞一周而遙望綠野中有兵一隊。咸絳衣赤幘。望之如荼。火中間背縛一人。繫以革帶。一路蜂擁而來。惟其面則蔽以白布。不甚分明。而身上之大褂與夫腰間之手鎗。則明明錦帳客也。

此時軍士中譁呼有高唱。以示凱旋者。配啟司郡主慘不欲觀。倒坐於椅中。惟約翰司的溪究竟老於事者。以習見錦帳客。其人身材殊不類。然亦未敢自信也。因即飛步出旅館。見此一隊之兵士。

整旅而來。中所俘繫之一人。外披大褂。中襯汗衫。確為錦帳平時所服者。腰圍皮帶。皮帶中尚有錦帳之手鎗。約翰司的溪固熟見之。始而亦覺驚駭。迨再行審視。則見其背剪之手頗多皺紋。因念此又不類錦帳也。

再視足下所登之靴。尤形破爛。與錦帳所穿者大異。決計為另一人。為無疑。約翰固與統帶兵隊者熟識。因前迎勞曰。將軍輩辛苦矣。此間有大麥酒。盍少飲。以助興。老朽敬為將軍賀得此功。今日獲此大盜。厥功匪細也。統兵者頷之。遂集飲於旅館之前。軍士輩口吻乾渴也。久矣。一見酒。人人作鯨吞不數分鐘。而東倒西顛。咸有醉意。約翰司的溪細視被囚者。確非錦帳。心乃大慰。即奔告配啟司郡主。謂所獲確飛我頭領。郡主微笑無語。而中心亦錯愕不已。

第二十三章

越數點鐘。此間野老村夫與彼山林之獵者。均圍集而觀。乾克米蚩為兵士輩。蒙以布囊。尚恐其呼吸也。以絮塞其口。兩手仍被縛不少。釋村長因企馳抵家中。急易其金邊之大眼。謂今日有獻俘。

大典宜御此服長官惠司脫圍先下手諭言定於午刻殺審大盜
 屆時軍役人等咸各注意
 村長因企今日意氣自得念富時誤拘亨番貴族大受搶白請汝

為公門中人膽敢戲弄
 我動閱之家其亦知生
 居海停汀之享番侯爵
 有未可輕侮者脫汝不
 獲真盜我且使人撻汝
 於市曹以洩吾忿今我
 已獲盜亨番當無詞惟
 先受此醜穢之氣令人
 難堪今可報復之於錦
 賊之身耳

因大呼曰吾輩受此賊
 之累亦已久矣一腔惡氣無可發洩今當先令此賊略受苦楚乃
 快時則手下一班少年選事之徒聞此言相與響應謂大名鼎鼎



之錦賊客今日為我輩所獲問渠向日雄名今何在哉特為我輩
 捉擒棄擲如小兒耳語時笑聲如雷即有一二人奔赴其前五六
 人隨之或捉米蚩之頭或握米蚩之足沉於沿村一放鴨之池塘

塘中水固不深諸健兒
 又合其水及肩而止不
 便沉沒而可憐之乾克
 米蚩乃大窘矣
 此時村長因企方大得
 意乃曰快哉錦賊宜有
 此報忽圍觀中一人作
 駭笑曰噫是牧羊人乾
 克米蚩也何事開罪於
 君輩蓋乾克米蚩所縛
 之繩遇水而鬆布囊既

脫其首斗現於外鄉人以彼為村中癡人故多識之者至是亦同
 聲笑曰乾克米蚩也乾克米蚩也乾克米蚩也乾克米蚩為以大盜著乾

克米蚩此時亦嗚嗚作聲各軍士則面面相覷不敢作一語因企復近前諦視之則確爲乾克米蚩不禁頓足曰孽哉孽哉我入地獄矣

先是錦帳之被獲也鄉人初不之信殆乾克米蚩斗露其面一時喧笑之聲四徹謂爲若有神助者約翰司的溪與佩葯兩人本亦難在人叢之中見軍士一覩米蚩知爲舛訛卽掩面奔避不遑老司的溪卽趨前解其縛并攜米蚩之手至於旅館外之一廣場就向者餉彼軍士之處與以勃蘭地曰乾克米蚩若爲彼人所侮弄恐感濕氣宜飲此酒可驅濕祛風也

村人見乾克米蚩被縛嘲詠雜出有人曰乾克米蚩亦爲大盜無怪近日羣盜如毛也又有人曰我等應備酒以餉此大盜亦不可多得之機會也又有人曰若輩勿妄語須知近日軍士輩有偌大勢力恐其老羞成怒也佩葯斯時見爲米蚩不禁大笑念此人者我初至鐵肆時所撞見之人物也此一癡人何謂大盜且亦宜爲人所布弄矣

乃語之曰牧羊人汝今日乃大苦彼人何爲擲君於淵耶乾克米

蚩張其巨眼曰是也頭濡於養鴨池塘其何以堪又一面飲酒一面搖首曰晦氣晦氣佩葯曰不入池塘何來此酒飲乾克米蚩期痴笑不能答佩葯又詢之曰然則若何來此不中程式之衣曰言之可笑有人以此衣衣我又以手鎗與我而我乃裝成一出沒無常之錦帳客彼已去如冥鴻而我乃冥如死鼠

佩葯又笑曰然則若究爲錦帳客耶乾克米蚩耶牧羊人曰我不知也彼人呼我爲錦帳客則錦帳客矣彼人呼我爲乾克米蚩則乾克米蚩矣軍士輩聞此痴人之語且悲且笑忽鈴聲響處有一飛馬疾馳而至謂肯勃蘭公爵卽日將經行此間囑軍士輩少駐再不必追捕錦帳

第二十四章

約翰司的溪既知錦帳未爲所獲喜不可支已又審肯勃蘭公爵不久將來此間檢閱營隊凡身隸尺籍者一一均在此迎送長官則至迅又須兩日之勾留而吾友趁此時機又可潛避庶不爲彼所迫一轉念間又思亨番屢遭失敗必且又邀其律師密茨琦作謀主以出詭謀而司屈登子爵與錦帳之運命亦尙懸懸於其手

腕間也。

老司的溪思深。腦動心神爲之不寧。斗見對面來一鄉人。村槍之氣撲人衣。一長褂過膝。沒腰戴一闊簷之帽。幾不能望其面目。行路蹣跚爲狀。似憊。此時軍隊已散去。荒村間頃刻人烟寂寞。風來能捲此數里外之笑聲。觸我耳鼓。已而鄉人愈行。益前。約翰自其帽簷中潛心窺之。不禁失聲曰。噫。頭領在此。何爲者。鄉人制之以目曰。郡主在此乎。能爲通報。一見約翰曰。頭領若宜稍休息。曷爲冒險來此。

錦被曰。老友。余在爾鐵肆中已休息數小時矣。有爾老成人在此。足令郡主放心。我此來欲一見配。司耳。約翰司的溪細相。錦被之面血脈俱興。聲嘶氣促。似困頓之後。竭力支持者。因慰之曰。頭領何事。急急宜葆此萬金之軀。觀彼情狀甚矣。憊也。錦被曰。老友。勿爲我慮。須知余之軀幹素稱壯實。余亦尙足支持。此來爲郡主事也。

約翰曰。公既爲郡主而來。則尤宜以郡主之心爲心。當知郡主萬不欲令援彼於難之英雄顛頓萬狀也。錦被曰。否。我今日所以改

裝而來者。因有要事。欲面公。爾乞君爲我通報。僅言有一鄉人欲見。萬勿道我姓氏。蓋此事秘密。須於旅館中相見也。約翰知關秘密。即飛步進內。以語菲里伯。菲里伯亦不審爲錦被也。但知有一鄉人。晉謁阿妹。配。司。郡主。珊瑚。至扶梯之次。則見果一長褂之鄉人。冠闊簷之冠。一時未易覩其面目也。

鄉人既見郡主。點首爲禮。惟不脫冠。郡主曰。君非欲見我者耶。鄉人曰。然。特爲人作寄書郵。第此書必面交配。司。郡主不能交他人也。語時俯首若甚恭肅者。配。司。郡主此時方懸想其人。是否爲錦被所遣者。乃不審當面者之即爲錦被也。郡主乃語鄉人曰。配。司。即我是也。誰令汝來送書者。付我便可。鄉人曰。我亦不審其爲誰。何今日於野間遇此人。授我以書。其人來若颯風。去如疾電。我未詢彼姓氏也。語時即在乾克米崙長褂之囊中出書上郡

郡主展讀書曰。

書奉配。司。大郡主玉鑒。郡主讀此書時。有足使人心胸一快者。則此秘密之信札。已爲某所獲得。將徑送倫敦。某固有友在

政府中大足為我臂助也。今當以此書獻諸國王與樞密院某。既攜有此信，即不應再呈身於勃蘭司馬爾。以動夫己氏之疑。故今夜即赴恢刺脫士，明日天未明時，可抵倫敦。某仍望郡主

此時暫駐勃蘭司馬

爾，佇候佳音，不必長

途，辛苦也。僕指數日

間，當使司屈登子爵

仍為完全自由之身

耳。敬祝

郡主萬福。隱名拜

啓。

郡主閱畢，將此書摺疊

置諸懷中，一面又殷殷

垂詢曰：託汝寄書之人

汝曾親見狀貌乎？是人想面目豐腴，未見憔悴。鄉人曰：佳。郡主曰：

若此，後將再見是人乎？曰：或且相見亦未可必。特此人似風中飛



絮見影即逝耳。郡主曰：君倘復見是人，為我致聲道謝。鄉人曰：決不浮沉。此言配飲。司郡主乃自胸前摘一玫瑰花，下曰：以此為信。足表感謝之意。為道見花如見人也。鄉人諾諾而出。

第二十五章

錦鞍客今日忽得配飲

司郡主賜此名花寵榮

如膺九錫心花之燦爛

如與手中之名花爭艷

者爾時方欲告別忽聞

扶梯上履聲難查最先

登者為約翰司的溪喘

汗而前頭上熱氣蒸騰

如初出於釜面上現遑

避之色似欲攔阻他人

而不得者。隨後則冠軍冠佩長劍之將弁拾級而登。將弁之後軍

士叢蜂擁而至。郡主此時如晴天霹靂，魂魄俱喪。念今日之事如

以星火近炸藥必無幸也矣。願回首視此鄉人則已不知所往。惟聞此將弁抗聲曰：我柯伯爾也。奉命至此檢查汝曹。趣交此罪人出。約翰司的溪本拙於詞，又加以中心惶急，舌本爲之木強，急欲分辦而期期不能道一字。忽自人叢中出二人，衆視之一爲亨番貴族，一卽密葵琦律師也。蓋亨番自得緝獲錦帔客之信，喜極至於滿飲大白，已聞所獲者乃村中痴人乾克米，豈不覺痴立如塑。又大罵密葵琦謂我固言如此大事，乃託付於痴人，豎子敗乃公事矣。亨番明如錦帔，得此書札後必送歸郡，主意不如竟往郡主處一探消息也。

乃方及旅館之門，則見柯伯爾，翹其軍冠，方指揮軍士登樓。亨番自恃爲貴族，且與柯伯爾有素，乃亦廁身而入，以爲有我作眼線，罪人不能遁也。既登樓，則謂趁此可見好於郡主，乃百端貢媚曰：郡主容我作保護人耶？郡主見其佻狀，置不理。第令約翰司的溪詢軍士登樓，曷故？柯伯爾曰：約翰司的溪趣讓路，此間非爾鐵肆不干渠事，勿廁身其中也。

約翰曰：此係郡主私室，汝輩武夫何能擅入？是豈英國法律所許

耶？柯伯爾曰：老鐵匠汝敢違軍令耶？郡主頗不耐，曰：汝曹受何人命令來此騷擾？既爲軍人，亦當稍知禮法。柯伯爾曰：郡主幸勿罪我輩，受將令來此捕獲黨人，此人非他，卽司屈登子爵爲郡主之介弟也。王家法律，臭在郡主，幸勿見阻。

配飲司爾時窘迫萬狀，念前此急難中幸有錦帔爲之解圍，今日亦安有錦帔出而解此困厄乎？正思念間，而亨番又在旁獻其殷勤厭狀，可掬。時時詢郡主書札尙在，未我當將護令弟出於罪藪也。郡主見其狀，忿極，心念此人狡猾，凡設阱以陷我者，均此獠也。郡主念及方盛氣欲唾罵此人，既念處此窘地，不可再樹一敵，思一法以遣之爲妙。乃曰：侯爵請君暫一迴避，我將與約翰有所商略也。亨番聞言，聳肩而出。

爾時柯伯爾左右顧視，正欲令軍士輩搜捕，見一少年排衆而出，曰：汝輩擾擾何事？柯伯爾迴首視之，衣服麗都，容貌俊秀，儼然一菲里伯子爵也。乃曰：君司屈里登子爵耶？曰：然。曰：君亦知政府方有命令，逮捕若耶？曰：知之。柯伯爾乃回首語兵士曰：趣縛之。衆兵方閃應而上，少年乃聲色不動，曰：吾姊在此，汝曹烏敢妄動？丈

夫作事豈遺累他人去則去耳特須與我以數分鐘之勾留俾吾姊弟得以訣別此亦例所許可者也柯伯爾以其爲貴族且出於渠之自首也遂傳令衆健兒暫退下樓去予以五分鐘之稽留

第二十六章

方衆下樓時約翰司的溪卽耳語郡主曰喬裝之公子卽吾頭領錦轍客也郡主遽覺曰頃者作鄉人裝束來此下書者卽君也耶然則君何可去我決不令君去耳錦轍客知此數分鐘之光陰至可寶貴不能再加以夷猶亟相告曰郡主當知我之此行仍爲此一束書信也郡主不解曰此何意者錦轍客曰我無他法惟當面謁肯勃蘭公爵告以此中曲折且聞公爵今日將檢閱來此公爵爲國中最有權力卽爰書已定彼尙能起而平反况我輩尙有此一束之書信以爲之證據我思必能爲郡主一雪此冤也

郡主曰然足表盛情斯時錦轍客自懷中出此一束之書獻於郡主而樓下之兵卒又一擁登樓享番亦躡足隨衆而上立近牆隅以偷覷郡主之顏色詎意方當驚惶之際郡主手中所握之信遂遺於地管爲享番所見亟出人不意鼠伏蛇行而前取書藏之懷

中郡主驚定斗憶及信札不覺失聲曰嗟乎我之要件奚往耶我之要件奚往耶

願此時錦轍在側頓首中留意享番之所爲知其人行蹤詭秘爲狀幾類鬼蜮因大呼曰軍士輩速縛此偷信賊者軍士正欲訶斥錦轍郡主亦曰事有可疑者我明明手中一束之書類必爲其人

所盜爾錦轍復呼曰汝曹以我爲司屈登子爵乎質告君輩我固有同謀者卽此人是也試觀渠倉皇思遁矣此時享番方盜得書札倉皇欲下樓乃適有錦轍客之誣爲同黨其時進退維谷爲狀大窘諸軍士及柯伯爾見其情狀頗覺疑慮因語之曰勳爵恕我勳爵既被此嫌疑殊難洗刷非我輩無禮於勳爵蓋爲勳爵計不如一爲搜檢轉足以明此心迹也且肯勃蘭公爵行將至此某等奉命巡邏若忘其職分者將立見黜革耳享番意良不欲然亦無法足以抵拒柯伯爾卽飭兵士輩如法搜檢則信函一束赫然在其衣囊中也享番此時赧極垂首無語而郡主則大悅奔告其弟曰吾弟趣出今日必能出君於生地也配敵司郡主見書函已在柯伯爾之手欣喜過望亟往奔告菲里

伯而非里伯始聞衆人喧鬧聲。卽反鍵其門。郡主破扉直入。告以詳情。謂吾弟正宜於此時露面。阿姊必能爲弟白其冤也。時軍士輩正擁護錦帳客與亨番貴族。忽見配飲司郡主。又引一少年來。曰。諸君視此少年爲何如人者。衆茫然不審。所對郡之笑而指示之曰。此卽可屈登子爵也。

柯伯爾與軍士輩咸大詫曰。然則所縛者又何許人。郡主未及答。亨番在旁冷笑曰。是卽諸君所欲捕之大盜錦帳客也。諸君乃未之識。夢夢如此。無怪其以我勳爵認爲賊黨也。一兵士睨之笑曰。若勿多言。頃所獲之司屈登子爵。既非真身。安知今日汝亨番侯爵。必非贗鼎乎。寧有身爲貴族而竊取人書信也耶。

亨番此時欲辯。不得而兵隊紛至。傳言肯勃蘭公爵且至。亦將暫駐行旆於皇家佐治旅館。未幾陸軍一大隊續續而至。如長流之水。肯勃蘭公爵虎駕遙臨。卽以佐治旅館爲行館。柯伯爾及各軍士一一參謁畢。卽報告頃者之事。并以書信上公爵。公爵細閱之。曰。險哉。但憑悠悠之口。幾何不累及無辜也。立命延見配飲司郡主。公爵一見卽慰之曰。郡主勿焦慮。既有此一柬書信爲證。老夫

當力保令弟向固疑司屈登子爵年方幼穉。何致入彼黨籍。今益曉然於爲人所陷耳。郡主放心。矧老夫與老子爵夙爲好友。此事斷無不盡心者。

配飲司郡主感激至於涕零。再三謝之。復曰。尚有庭前所縛之兩人。須待公爵發落。一卽亨番貴族。彼百出其計。以謀陷吾姊弟者。乞公略加揮斥。其一氣宇軒昂者。此人蓋游俠一流。常出萬死一生。以援我姊弟者。幸公一切寬假之。肯勃蘭公爵微笑點首。令先傳亨番入。曰。若何人者。亨番自承爲英國貴族。肯勃蘭公爵曰。此時非與君論婚不必侈陳家世。若既英人。當知英律。若亦知英律。凡竊人書信者。罪更甚於盜竊耶。照國家法律。本宜拘君於營倉。今既自號爲貴族。暫寬拘禁。趣去萬勿再干預此事。

時則密茨琦亦廁身人叢中。見亨番爲公爵所訶。汗流浹背。已而釋出。兩人遂倉皇遁走。亨番既行。肯勃蘭公爵復召錦帳客入。曰。人人均呼若爲錦帳客。汝之真實姓名究何在也。錦帳曰。某名乾克盤斯。公爵屢誦其名曰。乾克盤斯。是矣。是矣。向者我營中有一統制席間爲其兵官所殺。此人亦一男爵。其卽汝耶。錦帳

曰。實。告。公。爵。某。卽。是。也。公。爵。曰。自。爾。擊。斃。此。統。制。後。汝。則。鴻。飛。冥。冥。高。舉。遠。引。我。逐。日。詢。問。此。統。制。之。行。爲。乃。知。其。人。酗。酒。貨。無。所。不。爲。怨。聲。載。道。矣。微。汝。一。擊。此。人。亦。有。致。死。之。道。若。今。被。赦。矣。乾。克。盤。斯。鼎。趨。謝。衆。遂。歡。呼。而。散。

越三日。佩葯走告約翰司的溪曰。老伴。今日有一事。足令汝聞之。當開笑口。司的溪曰。何也。佩葯曰。向者。人人目爲英雄之錦帳客。孰知其亦爲一勳爵。今日且爲吾輩主人矣。司的溪曰。郡主已許嫁我頭領耶。佩葯曰。噫。今已男爵。何復嘗稱頭領也。司的溪曰。佳哉。佳哉。孰爲主婚也。曰。肯勃蘭公爵耳。老司的溪喜極欲狂。曰。好姻緣。好姻緣。恨我馬齒加長。否則亦將求婚於姑娘也。佩葯一笑而入。

(完)



秋風落日滿江湖。交盡黃金兩小夫。自對湘蘭揮涕淚。當門

香草任人鋤。

醜醜百怪杳無宗。冥寂心光制毒龍。坐到甚深微妙處。遙山

時度一聲鐘。

散花不着拈花笑。病榻維摩萬念無。終是愛根鋤不去。藕絲

雖斷未曾枯。

(秋星)



◎地中海沿岸之潛水者 地中海沿岸之島人常業潛於海水底二百四尺之深為深海棉確然稱世界上潛水技界之首位然時見該處之人遭一種水氣之麻痺于其身者又為他地方之所未聞也

◎波斯皇烟管絡 波斯國皇帝於公然禮式之時必携一烟管而出臨其場聞該烟管吃旱烟絲者刻銘曰(依爾卡爾治)并見其管乃鑲紺紅藍綠寶石及金剛鑽石值在金八萬磅以上

◎印度洋之一島 印度洋中有島名曰馬荷島乃一孤島也景緻頗佳而島中有一寺全用珊瑚造成者雖經有心者之考究然未發表其寺之建造於何年代

◎俄人大殮色別 俄國之風俗例凡男子以及孩童之死其棺蓋上必以桃紅色之綢或絨或布而蒙蓋之其婦女等之棺上則

用深紅色者惟寡婦乃施以京醬色分別如此

◎英皇說教權 英皇愛華德陛下之在於英國國教監督教會為會首世人既皆知之矣然陛下之在聖達比特寺乃充牧師受年俸金一磅公許陛下可得立於說教壇上有說教之權此則世人所不知也

◎法國風鑑家 觀相者流無處不有之然考各國中法蘭西國京城之巴黎市中確有觀相者之人數達千名由此推想則信於觀相家之人數必不較也



平等閣瑣言

(小叫天)……(賽金花)

京師名優小叫天姓譚氏名鑫培湖北人以善用漢調變易京調得名其演劇聲容臺步卓越一時能以韻勝洵非餘子所能幾及此次到滬演劇而觀者頗鮮轉不如在都之盛因憶辛丑秋聯軍駐京師時每逢叫天將赴某劇場演劇其日都中士女相遇則莫不以是為談助其盛名動人如此當時余有即事俚



言十餘首皆紀都

門一時之事有句

云太平歌舞尋常

事幾處風翻五色

旗國自興亡誰管



得滿城爭說叫天

兒新民叢報中曾

為錄之

余尚有咏賽金花

一首云售意輸情

本慣家聯歡畢竟賴如花銀驄擁出宜鸞殿爭認娉婷賽二爺賽於庚辛之際時作男子裝束騎怒馬出人各處此詩字字皆紀實也至癸卯歲由都門來滬身為房老旋因事構訟遞解回蘇州寂居鬱鬱不得意比聞嫁一滬甯鐵路車站之賣票人俛仰身世亦可傷已

(論畫四則)

天地間之文章以圖畫爲首出文詞詩賦皆導源於此者也考文章二字之精義文者美麗之彩色也章者彩色之有條理者也故寫生繪彩爲目界之文章管絃歌曲爲耳界之文章目未能視耳未能聽口未能傳者乃寄之文詞詩賦是爲意境之文章乃自明迄今以制藝占此名詞者垂五百年詎非一大奇事圖畫何以居文章之首楞嚴說法先就目言其餘耳口鼻身意亦復如是云云蓋眼爲六根之首色爲六塵之魁萬事萬物多由見塵起也

清風明月高山流水村烟澹蕩浦帆出沒皆佳境也以吾國至高之畫意論之則清風明月者天籟也高山流水者地籟也村烟澹蕩浦帆出沒者人籟也人籟不能如天籟故雲林畫山水不畫人物專寫天籟也巨然有烟浮遠岫圖 國初時尚在烟客南田石谷皆有臨本余藏有石谷臨此圖扇面一頁（已印人扇面第二集中）石谷題云巨然此幅不用道路水口屋宇舟梁唯以雄渾之勢取勝每每至深山樵牧不到處遇此真景在巨公本色中更爲逸品云云此圖亦寫天籟者也堪爲吾國文章中之特色矣董小宛有言夜之時逸月之氣靜碧海青天霜縞冰淨較赤日紅塵迴隔仙凡云云每當早夢初醒時但聞賣菜聲市肉聲爭鬧聲狗鬪聲喧騰雜遝耳爲之聾較之夜間觀月時相去不可道里計矣及起後展南田畫冊第八頁曉烟一幀及南田畫曉行圖扇面兩圖頓覺囂聲盡滌恍如置身寒江秋水中是此種文章真可以換凡骨滌塵襟也

息樓談餘 九則

◎有游歸化城歸者爲予言，蒙古部落中活佛非一，向例一大喇嘛死，臨終必遺言轉生某處，其徒衆則詣而物色之，三數日內有適見者，則抱持歸寺，乳哺而敬事之，呼爲活佛。活佛自孩提以迄於成人，謹閉置寺中，不令見生客嫻外事，所與游處者，惟婦女徒衆而已。至十餘歲時，乃教以講解藏經，廣召蒙古婦女入寺居處，伴食侍寢，惟所擇，故活佛名位甚尊，而資性甚庸闇。蒙地大喇嘛多，故活佛亦多大，抵皆愚而不曉事者。今有一活佛，獨生資穎異，博通多能，迥殊於衆。蓋金和圖將軍（順）駐軍蒙境時，有部下一偏裨，漢人也，與蒙婦暱生一子，其時適僧徒至其地，覓活佛不得，僅有此孩，乃携以歸，奉爲活佛。既長，機警敏悟，出言行事能當於人心，蒙人羣然歸向，喜交游，能爲俄語，與庫倫俄領事交甚洽。活佛嘗耽一蒙古美女，暱愛逾恆，不可一日離，徒衆有諫者，活佛曰：去之，遺歸母家，其母家距寺十餘里，俄領事聞之，亟送一汽車來，俾活佛乘坐，可疾馳視而迅返也。活佛又嘗過俄領事居，悅其洋房爽塹軒豁，俄領事又亟亟於寺外照式築一洋房以贈之，其交情篤厚如此。論者曰：吾恐他日以蒙古贈俄，爲瓊瑤之報者，卽是此活佛也。

◎王紫詮（韜）嘗爲上海英領事威陀瑪文案，威欲探洪逆情實而締結之，命其至蘇州見忠逆李秀成，王遂上書於忠逆歷陳諸策，忠逆不能用，李文忠既克復蘇州，得其書而捕其人，威陀瑪匿之不出，電

告香港特遣一軍艦來迎王去。王去時，英巡捕房派英捕全隊護送下船。王既居香港積年，屢上書於李文忠（時李督畿輔）而假他人名數陳時事，卓有見地。文忠屢采用之，繼又上書言事，有知者語文忠曰：此王韜書也。文忠笑曰：王韜有如此才識，何不自用真名上書？吾不復更竟前事。王聞之，乃徑上書旋歸滬濱，主持報論久之，乃終。王遜跡香港時年未四十，自號天南遜叟，歸滬卒時年逾七十矣。無子女，一適錢欣伯。

◎內務府各官皆包衣旗人爲之。包衣旗者，名雖滿人，實漢軍也。自太宗御宇之初，簡先朝俘虜明人之驍健者，成漢軍左右兩翼，設都統統之，以備折衝之用。（後以降人衆，乃分爲漢軍八旗官職俸餉一如滿洲八旗之制）其留以給事、宮庭（時未入關，尙無奄宦中涓之職，皆此輩充之）與分配諸王府供奔走者，皆撥入滿洲，而錫之名曰包衣旗，以示區別於漢軍焉。雍正中復定制，漢軍上三旗每旗設佐領四十人，下五旗每旗設佐領三十人，其有畸零之數不能成一佐領者，皆撥入內務府隸包衣旗籍。是以內務府旗人既有滿姓，復有漢姓，如前戶部尙書立山姓楊氏，前大學士崇禮姓蔣氏之類是也。蓋其先世皆出自漢人也。至於王府包衣旗人，其卑彌甚，雖有人仕途游擢至侍郎、副府而一人本王府邸，輒與輿臺齒，躬親賤務，如左傳所謂隸子弟也。必官至尙書，乃能邀特恩，升入滿洲旗，謂之抬旗。故包衣旗人視抬旗之典，爲希世之殊榮也。

◎岑西林督兩粵時議裁綠營標兵以節存餉精易實甫時爲左江兵備道以境內桂匪未平獨持論不同岑性剛怒甚嚴檄斥其荒唐易固名士毅然不少撓屈覆電云憲電所謂荒唐當別有人在岑愈怒疏劾之去官易走別某京卿述其由某京卿曰君何遽出此易曰吾時適讀孟子北宮黝養勇章惡聲至必反之之語故云爾爾某京卿笑曰彼欲裁兵君欲養勇（國朝兵制綠營各標有定額之兵其名曰兵續募征戍無定額之兵謂之曰勇）其被劾也固宜蓋藉孟子養勇一語而相戲也

◎年大將軍（羹堯）以陝甘總督建劄平青海之勲錢編修（名世）贈詩云分陝旌旗周太保自天鐘鼓漢將軍詩旣雄偉語亦確實非阿諛辭也迨年以驕縱被誅錢因此詩遭禍幾不免然二語竟爲人傳誦

◎同光之間張子青相國（之萬）任蘇撫時常召妓入署讌賓僚卽藩臬兩司宴客亦時呼妓入署侑觴此風乃倡於曾文正秦淮河游船曾理學人乃能別具風流於亂後實力鼓吹昇平恢復六朝金粉氣象此老胸中實別有見地故流風遠被吳中猶仿唐時官僚徵營妓之舉

◎光緒初年上海洋場戲園極少惟英租界大馬路紅廟街旁有大戲園一家乃男女班合演此外各馬路茶肆樓上皆夜演髦兒戲族居滬埠者看戲極易不費多金也

◎比歲銅幣盛行古錢頓絕不特佳者難得卽尋常習用者市上亦不恒覩聞藏古錢家云古錢中王莽

錢爲上。次則南唐李璟錢。又次則宋徽宗錢。此三者圓法書法皆精。秦半兩錢亦佳。乃李斯書。遼錢明建文錢皆貴。一枚值數百金。以不經見也。周之泉刀。幽燕人掘土尙有獲者。錢肖刀形。文曰半兩。泉刀徑二寸廣三分。

◎對聯中借對者。又有云。欲慰蒼生須作雨。相思黃疸慢驚風。又云。將軍下筆開生面。狂士如琴張牧皮。人名借對者曰。烏拉喜崇阿。鴻飛遼遠渚。黃體芳。烏鬚藥。李慈銘。華嚴經。朱迥然。赤奮若。聞係南皮在翰苑時。與同院諸君所作者。又有贈妓聯云。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蓋薛時雨贈江山船妓者。又有贈妓青青者云。清且漣漪。有如此水。倩兮巧笑。旁若無人。又有贈妓秀英者。作拆字格曰。禾水昔曾歌款。乃草橋今又夢鴛鴦。蓋初見於嘉興而又重遇於杭州者也。



四期預告

▲短篇新作

不夜城

催眠術之一

(冷)

題未定

▲名著雜譯

心

俄國名著

(冷)

▲各國新聞

飛行家雜談

題未定

▲長篇名譯

世界三大悲劇之一

(冷)

六號室

俄國名著

(笑)

豆蔻葩

▲雜記隨筆

息樓談餘

其他種種有興味之作以及水彩美人畫及各種寫真版材
料豐富趣味醜深能令讀者愛不忍釋

宣統元年十一月望日印刷

宣統元年十二月朔日發行

編輯者 小說時報社

發行 有正書局

定價目表

全年	五十册	郵費在內	二元五角
半年	二十五册	郵費在內	一元二角五分
每一册	六角	郵費五分	

廣告價目

頁數	價目
一頁	六元
半頁	四元

正 有 書 局 各 種 碑 帖 墨 蹟 價 目 上

西嶽華山廟碑	三冊五元
北宋拓聖教序	定價六角
小宋拓晉唐小楷十一種至寶	上下兩冊 共一元六角
唐拓顏魯公多寶塔碑	定價六角
北宋拓多寶塔碑	定價六角
宋拓顏魯公大麻姑仙壇記	定價五角
宋拓顏平原東方畫贊	定價八角
宋拓顏真卿元次山碑	定價四角
北宋拓顏魯公爭坐位帖	定價三角
宋拓柳公權玄秘塔	定價五角
北宋拓九成宮醴泉銘	定價八角
宋拓皇甫君碑	定價五角
真宋拓道因法師碑	定價五角
宋拓褚河南哀冊	定價二角
宋拓褚河南枯樹賦合冊	定價四角
宋拓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定價五角
宋拓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定價四角
陶齋藏宋拓麓山寺	定價七角
北宋拓李北海麓山寺碑	定價七角
宋拓李北海雲麾碑	定價六角
宋拓薛紹彭書譜	定價七角
宋拓太清樓書譜	定價七角
宋拓初拓書譜	定價六角
唐拓十七帖	定價六角
宋拓河南本十七帖	定價四角
宋拓十七帖	定價四角

小宋拓十三行	定價三角半
草初拓壞素草書自叙帖	定價五角
草原拓博塔銘兩種合冊	定價三角半
草唐賀季真草書孝經	定價四角
行宋拓蘇長公雪堂帖	定價四角
宋拓東坡西樓帖	定價五角半
大北宋拓蘇書醉翁亭記	定價八角
宋拓蘇書豐樂亭記	定價七角
行新拓蘇文忠習字帖	定價三角
三希堂蘇長公法書	裝訂三冊 共取大洋一元四角
三希堂黃山谷法書	定價六角
三希堂米南宮法書	上下兩冊 定價八角
三希堂蔡君模法書	定價三角
三希堂小楷八種	定價四角
三希堂小楷四種	定價三角
宋拓定武蘭亭	定價二角半
小舊拓王右軍樂毅論	合刻 定價三角
行舊拓趙松雪蘭亭十三跋	定價二角半
正舊拓趙松雪正草千文	定價二角
草趙松雪小楷金剛經	定價三角
小舊拓靈飛經	定價五角
初拓滋蕙堂雲飛經	定價四角
寸趙松雪蕭山大成殿記	定價二角半
行新拓董香光習字帖	定價三角
書海內無第二本東海廟殘碑	定價四角
書明清兩代名人尺牘	定價一元半
海內大代華兵廟碑	定價四角

海內第一本 漢劉熊碑	定價三角
初拓鄭文公碑	定價六角
初拓出土本虞世南東廟堂碑	定價五角
行張司直書李元靜碑	定價六角
篆吳天發神機碑	定價四角
行金拓蜀先主廟碑	定價五角
書陶齋藏瘞鶴銘二種合冊	定價一元
大水前拓本瘞鶴銘	定價四角
隋上方寺塔梁遺刻漢眠池五瑞圖題名一冊	定價四角
初拓崔敬邕墓誌	定價四角
初拓刁惠公墓誌	定價四角
初拓元公姬夫人墓誌	定價四角
初拓真賞齋法帖	定價四角
初拓張陶二夫人墓誌	定價四角
魏墓誌三種合冊	定價四角半
原拓魏鄭道忠墓誌	定價三角
初拓張猛龍碑	定價五角
最初拓劉懿墓誌銘	定價二角半
初拓董美人墓誌銘	定價三角
書明拓史晨饗孔廟碑	定價五角
書明拓石鼓文	定價三角
龍藏寺碑	定價四角
人間至寶 淳化閣帖十冊	定價七元
初拓快雪堂帖五大冊	定價一元半
宋拓淳熙秘閣續法帖	定價一元半
黃小松藏漢碑五種	定價一元二角
宋拓智永正草千字文	定價五角
思古齋真本足榻	定價三角
宋拓唐姜柔遠碑	定價四角

有正書局各種碑帖墨蹟價目下

宋拓黃庭內景經 定價四角
明拓漢隸四種 定價六角
五代拓聖教序 定價五角
漢石經殘字 定價二角
最初拓禮器碑及碑陰本二冊 定價八角
宋拓孔宙碑 定價七角
魏孝昌石窟碑 定價三角半
唐國子祭酒曲阜孔冲遠碑 定價三角
內府藏王獻之玉版 定價三角
精印 三希堂法帖三十二大冊 定價每部洋十四元
龍門二十品 定價六角
以上碑帖印出者八十餘種

楊鐵崖書張氏通波阡表墨跡 定價三角
傅青主先生自書時稿墨跡 定價四角半
文徵明書懷歸詩墨跡 定價二角
文徵明正草千文墨跡 定價三角
劉石庵楷書墨跡 定價三角
劉石庵楷書墨跡 定價三角
董香光行書錢忠所神道碑墨跡 定價四角
董香光墨跡三種合刻 定價四角
董香光四種墨跡 定價五角
董香光五種合冊 定價四角
元楊孟載手錄詩稿眉菴集 兩冊八角
祝枝山草書墨跡 定價三角
祝枝山草書詩稿墨跡 定價四角
祝枝山草書杜詩墨跡 定價三角
王覺斯草書 定價三角半
張文敏公真跡 定價三角半
姜西溟先生墨跡 定價三角
王夢樓行書墨跡 定價三角半
王夢樓行書第一第二 定價二角半
陳玉方小楷墨跡 定價三角
王虛舟先生墨蹟 定價三角
王虛舟臨萬歲通天帖墨跡 定價三角半
汪退谷臨河南聖教序墨跡 定價二角
包安吳家書臨帖兩種合冊 定價三角
汪退谷楷書御製說經詩 定價六角
金冬心先生自書詩稿墨跡 定價三角
錢南園楷書墨跡 定價二角

鄧石如楷書隸書三種合冊 定價三角
鄧石如書司馬溫公家訓 定價四角
陳曼生先生尺牘 定價四角
鄧石如口隸書姜敬亭傳 定價二角
何子貞張遜碑 定價五角
何子貞書石門頌禮器碑 定價四角
何子貞親臨木拓化度寺碑墨跡 定價二角半
大張廉卿墨跡 定價四角
常熟翁相國手札墨跡 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二集 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三集 定價三角
翁相國手札第四五集 每冊四角
翁相國隸書三種 定價五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 定價四角
翁叔平手札 定價六角
翁叔平手札 定價六角
翁叔平手札 定價六角
沈文合璧 定價三角
六朝人書左氏傳 定價四角
黃山谷書發願文 定價六角
宋人手寫發願經 定價兩角
虞世南虞汝南公主墓誌墨迹 定價七角
何煖叟行書墨蹟 定價二角半
莫友芝正草隸篆墨蹟 定價三角
以上墨迹印出者七十餘種

總發行所 北京琉璃廠 蘇州都亭橋 上海望平街 有正書局

凡購本局以上各帖實價現洋十元以上者八折二十元以上者七折三十元以上者七折五十元以上者六折無論何處批發零售信郵局原班回件通郵局處不另加郵費此佈

上海小海說林◎有正書局發行各種小說

▲歷史小說	孽海花一二編	每冊五角
	身毒叛亂記上中卷	每冊四角
	俠奴血	四角
	海天嘯傳奇	二角
	風洞山傳奇	四角
▲地理小說	秘密使者上下	每冊四角
▲科學小說	秘密海島上中下	每冊四角半
	黑行星	一角半
▲偵探小說	福爾摩斯偵探案 原名大復仇恩讎血	三角
	福爾摩斯偵探案 深淺印	二角半
	福爾摩斯偵探案 黃金骨	二角
	福爾摩斯再生後一至五案	四角半
	福爾摩斯再生後六至八案	四角
	福爾摩斯再生後九十案	二角
	福爾摩斯再生後十一二三案	四角
	纖手秘密	三角
	棄兒奇冤	二角
	鏡中人上下	六角
	獨體杯上中下卷	每冊三角
	秘密隧道	上三角下三角半
	狸奴角	二角半
	銀行之賊	三角

一封書上卷	三角
一封書下卷	三角半
奇獄一二	每冊二角
日本劍上下	每冊三角
馬丁休脫偵探案之一	二角半
馬丁休脫偵探案之二	三角
馬丁休脫偵探案之三	三角
彼得警長上中下卷	每冊三角
一捻紅	五角
大魔窟	四角
巴黎秘密案上下	六角
眩術術	二角
女首領上下	六角
少年偵探上中下	一元
聶格卡脫偵探案一	三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二	三角半
聶格卡脫偵探案三	三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四	一角半
聶格卡脫偵探案五	三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六	三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七	一角半
聶格卡脫偵探案八	三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九	二角半
聶格卡脫偵探案十	三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十一	三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十二	三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十三	三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十四	二角
聶格卡脫偵探案十五	二角半
聶格卡脫偵探案十六	二角半
遺囑	三角半
黑蛇奇談上	二角半
黑蛇奇談下	三角
燧中燈	三角
印雪簪譯叢	二角
竊電案	二角
砒石案	一角半
鴉片案	一角半
紅閨鏡	三角
▲言情小說	
影之花 上卷四角半中卷五角半	一元
愛河潮上中下	一元
銀山女王上中	每冊四角
新戀情上中	每冊三角
萬里鴛鴦上中下	每冊四角
女魔力上卷	四角
女魔力中卷	三角半
女魔力下卷	三角
離恨天上下	每冊三角
妬之花	四角
美人妝	二角
車中美入	二角半
情海劫上下	每冊四角
情海魔	四角

上海小說林有正書局發行各種小說

黃鉛筆上下	五角
電感	三角
▲國民小說	
無名之英雄上中下	每冊四角
俠英童上下	六角
蘇格蘭獨立記一	四角
蘇格蘭獨立記二	三角
蘇格蘭獨立記三	四角
劍膽琴心錄	六角
▲家庭小說	
小公子上卷	三角
小公子下卷	三角
鴻巢記	四角
▲社會小說	
俠女奴	二角
啞旅行上卷	三角半
啞旅行下卷	四角
冷眼觀一	五角
冷眼觀二	五角
冷眼觀三	五角
黃金世界	五角
懸崖馬上下	五角
▲冒險小說	
海外天 (版權歸本社)	四角
飛行記	四角
▲神怪小說	
海屋籌上下	四角

▲滑稽小說	
新法螺	三角
大除夕	三角
▲理想小說	
新紀元	五角
○小本小說第一集	
第一種 孤兒記	二角
第二種 紅泥記	二角半
第三種 錢塘獄	三角
第四種 瑤瑟夫人	四角
第五種 文明賊	一角半
第六種 埋香記	一角
第七種 霧中案	二角
第八種 黃鑽石	五角
○第二集	
第一種 鬼室餘生錄	三角
第二種 里城案	四角
第三種 小紅兒	一角
第四種 鳳卮春	一角
第五種 香粉獄	一角
第六種 賣解妃	一角半
第七種 海門案	二角
第八種 三疑獄	三角
○第三集	
第一種 鴛鴦碑	二角
第二種 薔金夢	一角
第三種 金籟葉	一角

第四種 將家子 二角
第五種 黑革囊 一角

◎時報館編輯各種新小說

阿難小傳	上下兩冊 洋五角
俠女碎琴緣	每冊 洋三角
環球旅行記	洋四角
女學生旅行記	上下兩冊 洋六角半
滑稽旅行	洋三角半
銷金窟	洋四角
蝴蝶影	洋三角
雙淚碑	洋三角
莫愛雙麗傳	洋三角
新蝶夢	洋三角
雙臂絲	洋三角半
曼玳琳	上中下三冊 洋九角半
土裏罪人	洋四角
情網	上下兩冊 洋八角
新西遊記	洋三角

北洋新編分類約章成案匯覽

此書為外交最新最備之書乃北洋大臣由外部新行編出者全部四十六本大洋十元

平等閣詩話選本 上下合一冊 洋三角半

太皇太后中坐皇太后左立 嬪妃右立 八角

八寸太皇太后獨座 八角

六寸太皇太后獨座 四角

六寸太皇太后在南海乘船 四角

六寸太皇太后在觀音李蓮英扮章陀 八角

六寸太皇太后乘棧 嬪妃戲裝 四角

六寸太皇太后李蓮英崔玉桂扮觀音 四角

六寸太皇太后容照片七種全套 大洋三元

德宗景皇帝像 四角

宣統皇帝陛下御容 合影 六寸照相

皇帝攝政王醇王世子 每張三角

銅版印者每張二十文批發從廉

總發行所上海有正書局
小說林社

